

The
Great
Omission

Reclaiming Jesus's Essential Teachings
on Discipleship



大使命與大使命

再思耶穌的門徒訓練

靈修學大冊 二 當改變生命認識

魏樂德 (Dallas Willard)

應仁祥 東紋尼

大使命與大抗命：再思耶穌的門徒訓練

作者 / 魏樂德 (Dallas Willard)

譯者 / 應仁祥、東紋尼

責任編輯 / 楊秀儀

美術設計 / 李家珍

發行人 / 饒孝楫

出版者 / 校園書房出版社

發行所 /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 號 6 樓

電話 / 886-2-2918-2460

傳真 / 886-2-2918-2462

網址 / <http://www.campus.org.tw>

郵政信箱 / 10699 台北郵局第 13-144 號信箱

劃撥帳號 / 19922014，校園書房出版社

網路書房 / <http://shop.campus.org.tw>

訂購電話 / 886-2-2918-2460 分機 241、240

訂購傳真 / 886-2-2918-2248

2016年3月初版

The Great Omission

: Reclaiming Jesus's Essential Teachings on Discipleship

by Dallas Willard

Copyright © 2006 by Dallas Willar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U.S.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6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P.O. Box 13-144, Taipei 10699,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Mar., 2016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198-484-1 (平裝)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16 17 18 19 20 21 年度 |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謹將本書

獻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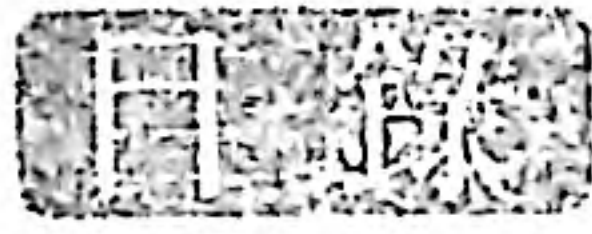
Bertha Von Allman Willard

她是真正的耶穌學徒；

凡她所接觸的一切，

不但得著祝福，

並且充滿著恩典和真理。



前言	007
----	-------	-----

Part 1 耶穌的學徒

第 1 章	作門徒	019
第 2 章	為什麼要作門徒？	031
第 3 章	誰是你的老師？	038
第 4 章	看起來像耶穌	044
第 5 章	進入國度的關鍵鑰匙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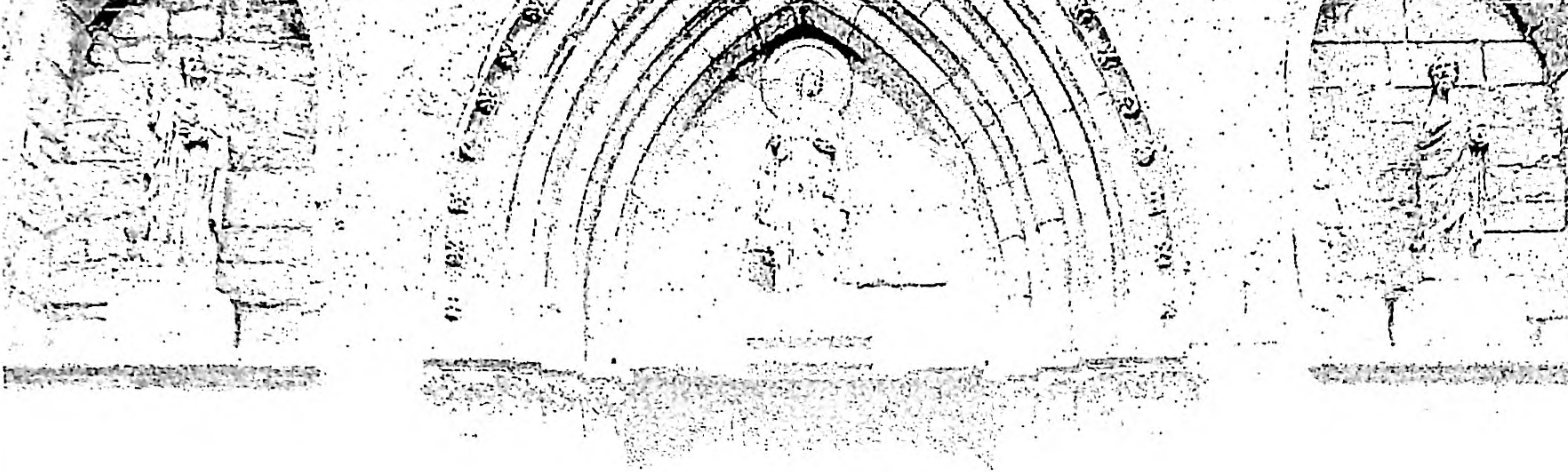
Part 2 靈命塑造與品格發展

第 6 章	全人、全生活的靈性生命	067
-------	-------------------	-----

第 7 章	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	099
第 8 章	心靈願意，但.....	113
第 9 章	活在神的異象中.....	127
第 10 章	關於靈命塑造的幾個問題.....	142
第 11 章	關顧個人的靈魂.....	165

Part **3** 關乎靈魂和思想的門徒訓練

第 12 章	靈性操練、靈命塑造，以及靈魂的甦醒	185
第 13 章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	211
第 14 章	為什麼？.....	225
第 15 章	耶穌是邏輯學家.....	237



Part 4 與靈性生活有關的好書： 視野與實踐

- 第 16 章 羅北克的《現代神祕主義者的信箋》 259
- 第 17 章 大德蘭的《七寶樓臺》 268
- 第 18 章 路得·芭彤的《會晤孤靜》 273
- 第 19 章 我與詹姆士·勞森的《享受基督——
屬靈偉人的深刻見證》 278
- 第 20 章 司傑恩的《一間奇妙的房子》 287
- 臨別贈言：「所以，你們要去……」 291
- 附註 297
- 版權說明 303

前言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迎接君王！惟願眾心，預備地方，諸天萬物歌唱！」這首偉大的聖誕詩歌暗示，因為耶穌降臨世上，進入我們的生命中，現在，事情真的不一樣。此一主題世世代代不衰，直到今天。任何有點常識的人都會這麼認為：生命變得更為美好，正是「好消息」的內容……不是嗎？

然而，今日有愈來愈多的失望，正衝著基督徒的品格與影響力、基督教各式機構，以及（或多或少暗指著）基督信仰的真實性而來。大多數的失望，來自於基督徒，他們發現所熟悉的一切——「就是不管用」，不只在自己身上，還包括身邊所見的每個人身上。若真要加以評價，似

乎他們所發現的基督信仰，往往不怎麼「超乎預期」。「失望」在基督教書籍當中，也成了一個獨立的子類別；自我究責也不會從基督徒的清單上消失。

失望，同樣也來自於另外兩種人：一種是不想被歸類為打著基督教名號的人（也許是因為對信仰的認識不足，也或許就是「受夠了」）；另一種則是那些公開反對基督教的人。這兩種人常常會批評基督徒，用的是耶穌說過的一些話。我們發現一個很大的鴻溝：鴻溝的一邊，是渴望得到耶穌所展現的生命，這在聖經及許多耶穌跟隨者耀眼的榜樣上，都再真實不過；鴻溝的另一邊，則是那些現今跟隨耶穌的人，每天實際的生活、內心世界與對社會的參與。

這個問題是躲不掉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鴻溝？是否耶穌存在的本質，以及祂所教導和帶給人類的一切，導致了鴻溝的出現？還是說，隨著時間的演變，基督教組織與信徒沾染了原本不屬於信仰本質的要素，才是起因？我們是不是正活在一個所有基督徒和領袖們都錯失真正重點的時代？

如果鄰居的車子出了問題，你可能會覺得他真是倒楣；不過，如果你發現，原來鄰居時常在幫車加油時，加入一公升的水，於是當汽車跑不動或是引擎不順，你不會責怪車子或是製造商，因為車主並沒有用正確的方式來使

用汽車。相反地，你會告訴鄰居，應該要在油箱加入合適的燃料。經過重新處置後，這輛車也許就能正常上路。

我們也應該用類似的方式，看待近年來與基督同行時出現的「失望」。不是你隨意以怎樣的方式，這個信仰都能運作。如果信仰行不通，或是進行得不順暢，那是因為我們沒有按正確的方式把自己交託給信仰，讓我們的生命由信仰來管控。很可能，也從來沒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做；對於永恆生命中「我們該負責的部分」，不曾得到正確的資訊。也或許，我們只是學到了所屬群體所教導的「信仰和實踐」，卻不是耶穌自己的教導。還有可能，我們的確是學到跟耶穌有關的某些事，卻誤解了祂（以致衍生出法利賽人或「律法主義者」，致使他們陷入生活得如此艱難的困境）。更有可能，我們認為這條「道路」的代價太高，企圖讓這一切更經濟實惠些（把一公升道德主義或宗教性的「水」加進油箱裡）。

現在我們知道，基督信仰這輛「車」性能很好，可以在任何外在的環境中都跑得很好。姑且不談那些諷刺漫畫，或是當代某些不好的樣本，我們可能都曾看過——或至少，每個人都期望能看見——不管是在耶穌身上，或是歷世歷代以來，那些將耶穌的生命活出來的人與事件，讓這台車良好運作的時候。根本上來說，耶穌自己就是人類景觀中最亮眼的焦點，沒有足以匹敵的競爭者。就連那些

反對基督徒的人，也是用耶穌的原則與教導來批評、譴責基督徒。祂從來沒有隱藏起來，只是對於今天想要在世上彰顯神的人來說，我們需要去把祂找出來。事實上，這也正是祂計畫的一部分，為的是我們的好處。如果我們去尋找祂，必定會被祂找到，然後，我們會在那進深之處找到祂。這正是身為耶穌的門徒將要蒙受的祝福，不斷地「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後三18）。

不過，就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問題所在。在今天的基督徒當中，誰才是耶穌的門徒？什麼是「門徒」這個詞的實質意涵？一個門徒，就是一個學習者，一個學生，一個學徒——一個實踐者，儘管可能才剛起步。透過新約聖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個詞的意思，特別是身為與基督同行這條道路上的繼承者，新約應該是我們定義很多事情的依據。在新約裡，耶穌的門徒不只是接受了耶穌的某些觀念而已，他們更把自己對天國日漸增長的知識，應用到世上生活的每個層面裡。

相反地，在今天的基督徒當中，存在一個普遍的假設：我們可以只作個「基督徒」，而永遠不用變成門徒；事實上，連在天堂都不用，畢竟到了那裡，誰還需要作門徒？這是一個已廣被接受的教導，不妨觀察你的四周。這也是對耶穌「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的「大抗命」

(Great Omission)，它以各式各樣的樣貌出現，上述的大鴻溝，追根究柢，就是導因於這個大抗命。只要「大抗命」的想法仍被接受、支持，大鴻溝就會變得更猖獗——既在信徒個人的生活當中，也在信仰的群體與活動當中。相反地，我們若能砍掉深植在大抗命裡的根，大鴻溝就會萎縮，正如過往曾一再發生過的情形一樣。不用與它對抗，只要停止餵它營養就好。

耶穌很明確地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握有說明書，正如車主擁有車子的使用說明一樣。祂告訴我們，作門徒，並且要使人也成為門徒。這不是指歸信基督教，也不是指接受某些「信心和實踐」。耶穌不是要我們為人們死後的結局作安排，確保他們能不能進天堂、是不是已取得資格，也不是要我們消除各種殘酷的不公義制度，亦不是要建造「成功」的教會。這些都是好事情，祂也的確對這些事說了些話。這些事情確實會發生，前提必須是我們真的成為祂的學徒，並且去做了祂告訴我們要做的事情——使更多的人成為祂的學徒。如果我們確實做了耶穌要我們做的事，其他該做的事情才會有意義。

一旦我們這些門徒能夠幫助其他人成為門徒（耶穌的，而不是我們的），就能聚集他們，在日常生活的情境裡，藉著三位一體超越的同在，形成一個從未在世界上出現過的社群。這群門徒是祂所「呼召出來的」，祂的教會

(*ecclesia*)；他們已然「行」在「天上」(腓三20)，因為他們在哪裡，天國就在那裡行動(弗二6)。如今，這些人將被教導和遵守「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太二十八20)。一旦成爲耶穌的學生與學徒，便是同意接受教導，隨之而來的是唾手可得的資源，以致他們可以有方法地完成使命。這一切都將帶來「超乎預期」的生命。

爲了幫助當時那一小群跟隨者，耶穌是這樣表達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18~20)我們已在人類的歷史中看到，當那一小群的人真的照著耶穌所說的去做，沒有「抗命」，會發生什麼事情。

西方教會，特別是北美的教會，通常不假思索就認爲，耶穌的大使命只會發生在其他的國家。部分原因是我們常常用「國家」(*nations*)來翻譯 *ἔθνη* 這個希臘字，其實更好的翻譯應該是我們當代的「族群」(*ethnic groups*)，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人」(*people of every kind*，譯按：此爲北美的情形，和合本則譯爲「萬民」)。也因爲這樣，導致實際的情況裡，我們傾向不把「同我族類」視爲同樣需要引導成爲耶穌門徒的人。有些人甚至認爲「我們」不需要，因爲我們基本上都已經進入永生之門了。事

實上，在今天，最需要大使命的宣教領域，是在北美與歐洲的教會。也是在這些地方，大鴻溝的現象最是明顯，並且正往世界其他地方蔓延。我們的責任便是要把大使命帶進當下置身的地方，而不是以為非要到其他地方才能進行。事實上，如果我們不在當下的處境中落實大使命，也很難讓大使命進入「其他的地方」。

讓人覺得可惜的是，很多人錯誤地以為，耶穌告訴我們，在祂離開後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教會。的確，在很多時候，建立教會是恰當的事。然而，耶穌希望我們做的是更大的事。祂要我們在所處的地方就建立起「灘頭堡」，或是神國的基地。藉著這個方式，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子孫得福（創十二3）——將會實現。這種在基督裡的生命，將會帶出一場持續到永久的道德革命，直到人性得以在全地上完全。

此一世界歷史的意義和願景，也可在《聖經·生命陶造版》（*Renovare Spiritual Formation Bible*）的導言看見更詳細的解釋。身為耶穌的門徒，如今我們已然參與在神對世界的計畫中。然而，我們不該忘記，計畫的實現，只是結果，並不是生命本身。使命是由生命自然流露出來的。這一點絕非無關緊要，而是生命中不可忽略的事。這份湧流出所有可見與榮耀果效的永恆生命，指的就是與神、與神獨特的兒子，在聖靈指引下，有著互動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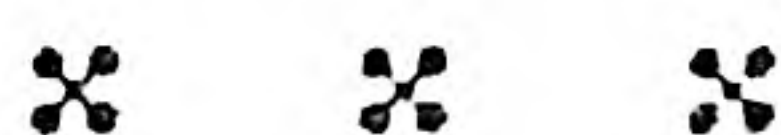
永恆的生命就是國度所在，我們將在完備無缺的國度裡，「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藉著成爲耶穌的學徒，我們學習如何行出這一切。祂的學校總是開課中。

我們必須強調，所謂的大抗命，指的不是不順服基督，而是不當祂的門徒。成爲門徒，就自然會順服，也可以因此避開律法主義和論斷的陷阱，不論是對我們自己的論斷，還是對他人的論斷。

「教會」，這個門徒聚集的所在，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人、更多的錢、更好的建築或計畫、更好的教導，或是更好的聲譽。有些人聽到這說法可能會大吃一驚。基督召聚的這些人——教會——當年就是在什麼也沒有的情況下，展現出最好的面貌。教會需要做的事，就是完成基督在這地上的目的：讓更多的人擁有基督門徒所展現出來的生命品質。擁有那樣的生命品質，教會自然會以特有的方式蓬勃發展，讓世人看見，「生命確實帶來生命」。當然，我們有許多場戰役要打，不過繼續放縱大鴻溝的擴大，還把這個錯謬視爲基督對人類的想法，絕對不包括在內。

因此，當今世界所面對最迫切的議題，也是心靈最深的需要，就是那些被信仰和文化認爲是「基督徒」的人，是否能夠成爲耶穌基督的門徒——學生、學徒、實踐者，持續向祂學習，在人類經驗的每個角落，活出天國的

生命。他們能否讓眾教會有所突破，成爲祂的教會，爲著世界的美善，成爲祂的精兵（但是不使用人類的武力和暴力），吸引其他的教會一同朝向神永恆的旨意邁進？從這角度來看，再也沒有其他人類面對的議題，比這件事更重要了，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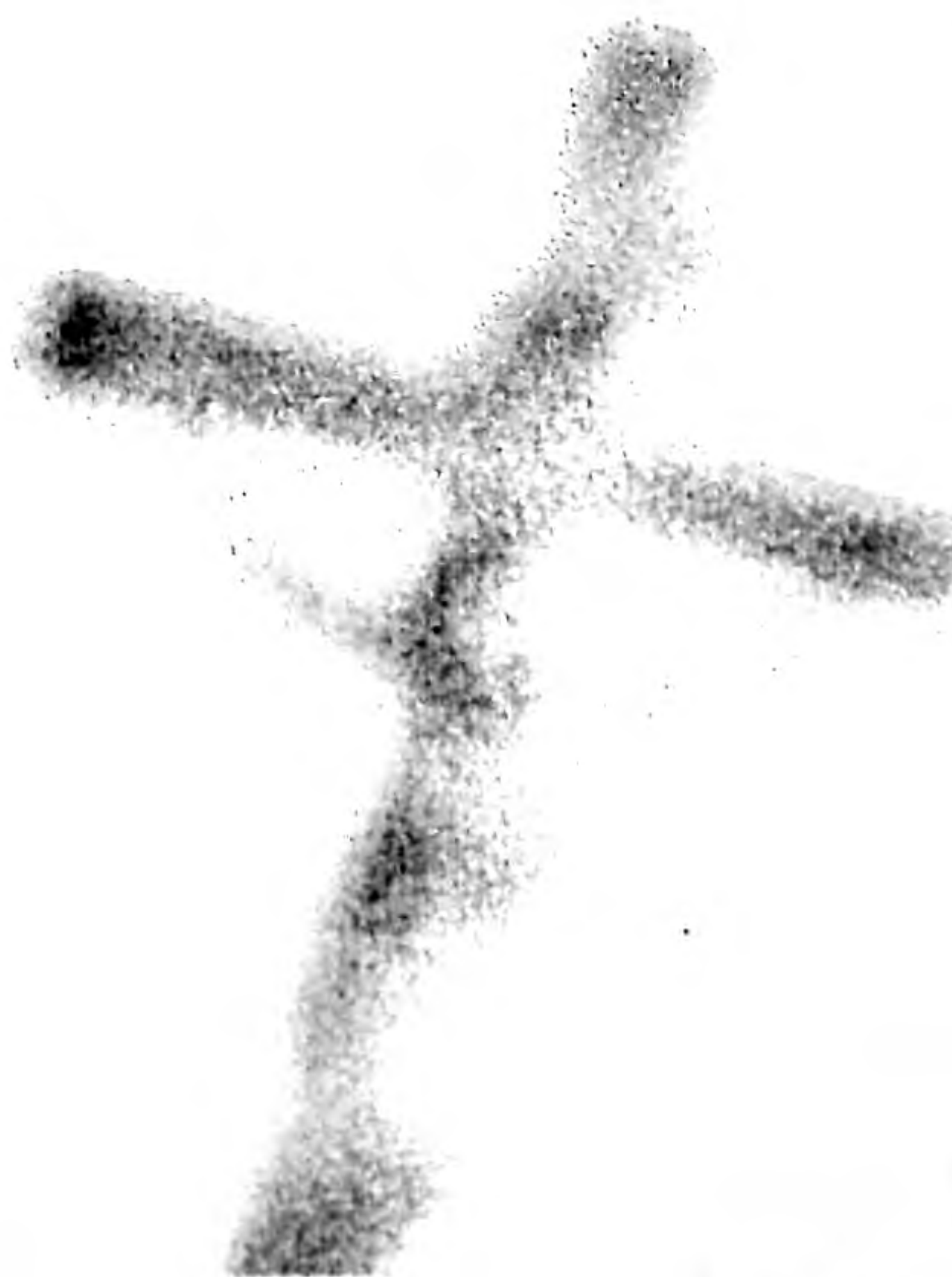
有哪些事物能幫助我們轉化，並且成爲耶穌基督的門徒？本書接下來的篇章，集結了筆者曾經出版過，與門徒、屬靈操練、靈命成長塑造有關的文章。其中有很多篇文章，一般讀者幾乎都找不到了，有些人覺得有再次出版的需要。有幾篇文章經過稍微的修改，不過大部分的文章都保留了他們當初出版的樣貌，部分文章會有些許重複，畢竟這些當初都是「臨時的」作品；此外，格式上也會有不同。有些文章可能對事奉者來說更適切，不過裡面提到的原則，基本上可以應用到每個人身上。筆者希望，這些因素不至於造成讀者的困擾。本書的最後，增寫了一篇「臨別贈言」，試著簡單地強調讀完本書後的「下一步」，盼望可以爲個別的讀者或是小組，提供行動的方向。

耶穌希望我們去做的事情，既不複雜也不晦澀。在某些情況下，這會要求我們改變曾經做過的某些事情。然

而，耶穌的大使命——祂對「靈命塑造」、「教會增長」、「服事世界」的計畫——再清楚不過了。讓我們就照著作吧！祂教導我們，並且提供一切需要。記得，「當其他都失效的時候，就照著說明書作吧！」



Part
耶穌的學徒



01

作門徒

只適合超級基督徒？

「門徒」這詞在新約中出現兩百六十九次，「基督門徒」一詞只出現三次，第一次出現時，所指的正是耶穌的門徒，因為當時已經無法再把基督徒視為猶太教中的一個支派（參：徒十一26）。新約正是本「門徒之書」，談的是作門徒，由門徒來寫，其對象也是耶穌基督的門徒。

但重點不只是在這個字的意思上，最要緊的，是我們能不能看到，早期教會中的那一群人，他們所活出的獨特生命。福音應許要為人類帶來的一切好處，明顯地是以那樣的獨特生命為前提，不然，便毫無現實意義可言。耶穌的門徒，並非是指基督徒的豪華動力加強版——有著最

段：決志、作門徒、作工人。這本書認為，每個人都要經歷某些過程，才可晉升其中一個階段。傳福音使人決志，跟進栽培讓決志者成爲門徒，門徒經過裝備便成爲工人。門徒與工人都能藉著傳福音，來領人決志，但是只有工人才有能力，讓決志的人，透過跟進栽培而成爲門徒。

此書所鋪陳的「教會生活」，的確就是美國基督徒的現況。豈非正是這種模式，使得作門徒變爲純粹只是基督徒的一種選擇嗎？事實正是如此，就好像門徒要不要成爲工人那樣，也只是一種選擇。今天，大量決志的人，因爲聽到的講台信息都是如此，使他們以爲自己有權利可以作選擇，選擇不成爲（或至少不選擇成爲）基督耶穌的門徒。穆迪（Jess Moody）便認爲，教會裡充滿了「不作門徒的門徒」。當代教會出現的各樣問題，都可以歸結於這個事實，那就是會眾從未決定要跟從耶穌。

所幸，教會還堅持基督是主，但是在我可以作選擇的邏輯下，基督的主權就變得可有可無，頂多只像一輛新車的輪胎框該是什麼顏色，或該裝哪種立體音響設備一樣。唉！這與基督徒應該遵行基督主權的目標相去甚遠。此種福音版本所宣揚的救恩，在教義實踐上，根本不會要人順服，更別提要訓練信徒順服了。

對大使命的大抗命

耶穌透過「大使命」，為教會奠定與眾不同的制度模範。耶穌給初代教會訂立的第一項目標，就是吩咐教會運用祂掌管萬有的能力和權柄，使「萬民」（太二十八19）不論種族，都作耶穌的門徒。這吩咐與祂早期的命令，只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太十6），有所不同。只有先讓人成為門徒，才可以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洗。有了這雙重的預備以後，就要教訓他們重視與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太二十八20，新譯本）。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會，便是施行這個「教會增長」計畫之後的結果，後來的人都難以超越。

但是，「使人決志，歸附某個『教條和教會』，並藉施行洗禮，讓他們歸入教會的名冊」，卻逐漸在（基督教）歷史中取代基督原初的計畫。這導致教會遠離了大使命，並且出現兩種大抗命的表現。首先，我們疏忽了「讓人作門徒、成為基督的學生」這件事，讓他們沒有這樣的期待；此外，我們也疏忽了對他們的訓練，以致他們愈發無法依從耶穌的指示行事，這是嚴重的大抗命。

這兩種大抗命，彼此間互有關聯。如果我們並沒有努力讓人成為門徒，便不可能教導他們要依從基督的生活和教訓過活。然而，我們並不認為「成為門徒」是整體基

督信仰中的要點，也不是他們歸信的目標。結果我們就發現，今天的信徒面對基督的教導和生活典範時，與其說他們抗拒，不如說他們覺得迷惘：學習基督的典範和教訓，究竟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當日作主門徒的景況

耶穌在世間往來生活時，那時候的人很清楚地知道，作祂門徒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基本上，作門徒就是學習認識主、服從主、效法主。換言之，作主門徒絕不是什麼函授課程。人們明白，作個門徒應該做些什麼，也了解應該要付的代價。西門彼得喊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可十28）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長時間跟隨主走遍各處，宣講、展示、解釋上帝的治理。門徒必須與主在一起，才能學效祂的行事為人。

試想像這樣的舉動，在今天的環境下會是怎樣的情形。家庭成員、僱主、同事對我們放下一切的舉動，會有什麼反應？或許對他們來說，會認為我們太不為別人著想，甚至連為自己著想都不會。當西庇太眼巴巴看著兩個兒子背棄家庭事業，只為了去當耶穌的夥伴時（參：可一20），是否亦有同樣感受？不妨問問任何一位父親，在類似的情況下，他們會怎麼辦？所以，當耶穌說到，一個人

必須放棄其最珍愛的事物到一種程度，包括家庭、「一切所有的」，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路十四26），才能跟隨祂的時候，耶穌等於作了一個簡單的聲明：放下一切是作門徒的惟一途徑。

現今作主門徒的意義

在過去，儘管作門徒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卻有著十分清晰而直接的涵義。可是，到了今天，作門徒的機制卻大為不同了。我們不能再像第一代門徒那樣，與主一起生活。不過，作門徒該有的心志和內在態度，包括生活的優先次序與動機，卻古今如一。所謂的門徒，心中一定都有一種渴求，並且要能作出決定，立定意向。基督的門徒所渴求不是別的，就是要更像耶穌，不管要做些什麼，或要付上什麼樣的「代價」。所以，耶穌說：「學生若能像老師一樣……也就夠了」（太十25，新譯本），並且「學生……所有學成的，不過和老師一樣」（路六40，新譯本）。

對於那些按著主道生活與言行的基督徒來說，有了這樣的渴求，尚要作出一項決定：把自己獻上，為要活像基督。門徒立意要變得學像基督，以祂的「信仰實踐行動」為依歸，有計畫、漸進地重新安排生活事務，好達致學像基督之目的。直至今天，人仍要透過這些行動，接受

基督的訓練，成爲祂的學生或門徒，捨此別無他法。我們必須牢記此事，除了自己應該作門徒外，也要下決心去使人作門徒。

相反地，對那些仍不是門徒的人來說，不管這些人是在教會裡面或外面，卻認爲還有比學像基督更重要的事情，像是買一塊地、五對牛，或者才娶了妻（參：路十四18～20）。這些難以立足的藉口，突顯出名譽、財富、權勢、耽溺於感官肉慾、享樂等，這些會讓人變得麻木沮喪的事物，依舊徹底占據了那些人的心靈。即或有人看透了這一切，可能仍舊不曉得，原來還是有可能走出來，尤其是我們可以在神的眷顧及治理下，像耶穌那樣與神同行同工，靠著先尋求神的國度和祂的義而活。

人的心若充塞了各樣的藉口，便會對作門徒產生疑慮，或感到可怕。但是，渴求要像某個人，或是立志要學像誰，原本就是人之常情。因此，按正常人的邏輯來說，我們立意要學像基督，根本就不應該被視爲是件很奇怪的事。當然，如果所謂的作門徒，是要離開家人、結束事業、跟隨耶穌周遊各處，那麼，對今天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會是件難以理解的事。但是，我們可以透過愛敵人，爲那咒詛我們的人祝福，替壓迫我們的人多走一哩路，活出蘊含著信、望、愛的恩慈生命，來實踐作門徒的功課。這些行動，我們都可以在實行紀律操練的人身上看見，他們

身上將散發出恩惠、平安與喜樂；這些人讓今天的門徒生命更爲具體，令人大爲詫異，而不再像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那樣，遭到世人厭棄。任何活在主道上的人，都能證明，作門徒絕不可怕。

不作門徒的代價

一九三七年，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面世。¹這本大師級的作品，對「輕鬆的基督徒」與「廉價的恩典」等觀念，抨擊得不遺餘力。潘霍華不但未將作門徒的要求擱置一旁，甚至強調作門徒要付上不菲的靈性代價——只有內心充滿催逼和蒙召的人，才配作主門徒。他正確地指出，要作基督的門徒，便得放棄尋常人在生活上所追求的事物。那些不願爲了主名而付上代價的人，應該仔細想想，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否站立得住？事實上，不作門徒要付出的代價，即便在今生今世，也會比與耶穌同行所付出的代價，還要更大。

不作門徒要付上的代價，就是會失去以下這些東西：內在的平安、充滿愛的生命、看凡事都在神管治下的信心、在最令人氣餒的情況下依然持有堅毅盼望、行事端正和抵擋邪惡權勢的力量。一言以蔽之，不作門徒要付上

的代價，便是基督所應許的豐盛生命（參：約十10）。最終來說，基督那十字架的軛，是那些住在祂裡面、學習以柔和謙卑的心使自己靈魂享安息的人，得釋放和得能力的工具。

「我找到了，請跟從我！」

托爾斯泰（Leo Tolstoy）寫道：「人一生都不斷在違背自己的本分。在生活的各個範疇，人都在背離良心和常識的支配而行事。」²在當今這個汽車保險桿標語隨處可見的年代，一些頭腦靈活的商人就想出了這樣的標語：「我迷路了，別跟著我！」很多駕駛人車上，都貼有這種貼紙。標語的內容以幽默方式點出了托爾斯泰的觀察，世人都確實感受到了自己的背離與失敗。這種失敗感更導致人人被深沉絕望所攔住，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我無法在世上立足，成爲鹽與光，向世人展示生命之道。耶穌所形容失味的鹽，恰恰證實我們對自己的感覺：「毫無用處，惟有丟在外面任人踐踏」（太五13，新譯本），甚至連用來軟化堆積的糞便都沒辦法（參：路十四35）。

俗話說：「言行不一」，耶穌描述當日的宗教領袖（文士和法利賽人）時，便曾說：「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爲；因爲他們能

說，不能行。」（太二十三3）耶穌並不是在說笑，而且我們也看到，情況如今依舊。我們必須問自己，如果耶穌今天看到我們的情況，會有怎樣的看法。我們是否高舉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行爲，當作生活中的首要原則？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影響了我們作門徒的選擇？

筆者所談的，並不是要人當個完美主義者，或是靠功德來賺取神的生命恩賜。筆者的目的是要讀者們思考一下，進入上帝生命所該要有的態度。沒有人可以靠功德得救，但人若要蒙救恩，就必須有所行動。我們要問自己，可以藉著哪些內心行動、渴想、意向，來進入基督的生命？我們可以在保羅身上看到這一點。保羅在寫下「這不是說我……已經完全了」（參：腓三12）的同時，也要我們行他所行的一切事情（參：腓四9）。保羅的缺點（不管是什麼）試著要把他拉回過去的光景，但是他定意要得著耶穌，竭力地向著未來活著。保羅一方面定意像基督（參：腓三10~14），同時又滿有信心把握主的恩典，以致他才可以說：「我找到了，請跟從我」（參：林前十一1）。

生命中最棒的機會

魯孚·鍾斯（Rufus Jones）博士在其作品中曾經提過，二十世紀福音派教會很少在社會議題上發揮過什麼影

響力，並且將之歸因於保守陣營缺乏關注社會公義的態度所致。若要追本溯源，他認為過去數十年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爭論，使得保守派基督徒爲了反抗自由派神學的立場，卻忽略了對社會公義的關注。

社會與歷史上各種複雜關係的成因，很難釐清，不過筆者認爲，鍾斯博士的分析，理據不夠充分。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公義這個概念，本身就仍有待進一步的解釋。事實上，我們會發現，若從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共通點，而非兩者的相異處，來解釋當今教會的現象，會更爲合理。儘管用了不同的理由和方式，兩派其實都認爲，對一個教會會友來說，作基督的門徒仍可有可無，不過只是個選項罷了。因此，在教會所教導的信息裡，從來不會提到如何擁有一種不一樣的社會，這種生命能夠改變人類的社會，在各樣的時機中發揮作用。

若要活出這種生命，我們就必須自問：「我是基督的門徒嗎？抑或只是個符合時下標準的基督徒？」試著檢查我們終極的渴求和意向，看看自己如何作選擇，又是如何回應生活中的各樣事情，這些都能讓我們看出，自己是否正把持著一些比「像基督」更要緊的東西；若然，則代表我們根本還不能算是基督的門徒。若無法甘心樂意地跟從耶穌，再怎樣天花亂墜地表示自己信靠祂，都只會流於空談。如果我們並不聽從某位醫生、教師或汽車師傅的建議

做事，怎麼可以說自己是信任他們呢？

對那些站在牧養崗位上的人來說，他們尚要面對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我依憑什麼，給那些還沒清楚決定作基督門徒的人施行洗禮？我有勇氣告訴信徒，不作門徒，就不可能擁有神所賜的平安嗎？我又根據什麼權柄，來傳達這種信息呢？或許，至為要緊的問題是：身為牧師，我有沒有信心承擔使人作門徒之責？我首要的目標是使人作門徒嗎？

沒有任何東西比追隨基督的腳蹤，對人類的靈魂更為重要，也更符合現今世界的需要了。任何其他的方法，都不能令人得蒙救贖。這些方法剝奪了人類的權利，使他們無法聽聞那生命中最棒的機會，反倒把今生奉上，讓給了現世的邪惡勢力。跟從主不僅是人的需要，更是人類所能達致的最圓滿狀態，也是生命的終極境界。正如邱立基（Helmut Thielicke）所說，我們將看到：「基督徒並不立足於『你應當』的獨斷律法要求，而是在『你可以』這賦予力量的自由許諾下，像鐵遇上磁石般自動獻身。」

02

為什麼要作門徒？

如果，身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相信耶穌爲了我們的罪而死，而這份信心讓我們的罪得饒恕，也讓我們死後可以上天堂。那麼，爲什麼還有些人堅持，我們應該渴望得到比這更多的東西呢？成爲君尊的祭司、主的門徒、靈命塑造，以及其他種種？

對永恆結局的確信，以及與一群擁有相同信仰的人喜樂地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比這些更值得去追求的呢？當然，做個好人也是每個人的希望。不過，這不代表你確實做了耶穌所說和所做的事情。「基督徒並不完美，他們只是被饒恕。」你難道沒聽過這樣的話嗎？

對於那些誠實面對上述問題的人，以下幾點也許可

以提供一些幫助：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耶穌和早期跟隨者的教導中，從不曾認為在耶穌付出的極重代價下，一個人能決定享有饒恕，而不用和耶穌一起多做些什麼。

幾年前，陶恕（A. W. Tozer）就曾說過：「有一種新的異端瀰漫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圈子裡，這些人抱持著一種觀念，認為人類之所以選擇接受基督，只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救主；只要願意，我們有權在『把祂當主人那樣地服從』這件事上拖延！」¹他緊接著說：「在聖經裡，救恩與服從從來就不是兩件事。」

這種「異端」讓人有種印象，我們有理由作個「吸血鬼基督徒」。我們可能會這樣對耶穌說：「請給我一點祢的血。不過，我並不希望成為祢的學生，有祢那樣的品格。事實上，請容許我保有一些自己的生活。我們天堂見。」我們真的覺得，這是耶穌認可的方法嗎？

只要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我們怎麼可能在相信祂饒恕了我們的罪的同時，卻不在其他的事情上相信祂呢？我們不可能既相信耶穌，卻又覺得祂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正確，不認為祂掌握了與我們生命每個面向都有關的重要線索。反之，如果你真的相信祂，就會很自然地希望自己在生命中的每個層面，都盡可能地與祂靠近。

第二，如果沒有成為耶穌學徒活在國度生活中，我

們便仍舊困在人類道德意圖導致的挫敗當中。這正是今天許多基督徒的情況，統計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一般來說，人類傾向於犯罪，同時也會找各式各樣的解釋，說明為什麼自己非這樣做不可。儘管如此，仍舊沒有人想要當罪人。舉例來說，大多數的人不會否認自己曾經撒謊，但是他們會堅決否認自己是騙子。

我們想要變好，卻又暗自準備，假如情況需要，自己是可以做些壞事的。事實上，他們總是有那個「需要」，這成了一種致命的循環。誠如耶穌所說，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僕（約八34）。從日常生活就可以確知這點。你有多常看到一個人可以避開原本想做的壞事，而成功地做了許多好事呢？

相反地，實踐耶穌所說的話，作祂的學徒，能使我們對生命有更多的認識，並且明白如何支取神所賜下、近在眼前的救恩資源。我們只需從祂那裡學會如何做對的事情，我們就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得以從道德的挫敗中脫身。透過練習遵行耶穌的教導，我們得以認識真理，而這真理必能使我們得自由（約八36）。我們將有能力去做我們想做的好事。

第三，只有熱切渴望的基督門徒，才能透過聖靈的引導，帶出思想、情感、品格等方面的內在更新，「洗淨杯盤的裡面」（太二十三25）並且「成爲好樹」（太十二

33)。當我們向耶穌學習，我們變得不再裡外不一，我們的內裡（與「暗中的父」同在，參：太六6）真實地體現於外，包括身體上可見的行動、心情、態度，以及社會關係裡的種種。我們的生命展現出一種驚人的簡單樸實，一種真實透明的簡樸。

這需要持續且專心地向耶穌學習，特別是當表裡不一已經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更是需要花時間來根除。我們已經養成習慣，認為置身在這個世界裡，只有妥善「處理好」關於我們的一切，把我們真正的想法、感受、想做的事情全都藏起來，才有可能躲開別人的目光。也因此，耶穌才會教導我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路十二1），因為藏起來並不能解決問題。

在耶穌的時代，法利賽人在許多方面，都是最優秀的一群人。他們把敬虔定義在行為上，透過小心管理行為來確保自身身分。然而，那是沒用的。人類的行為，是受隱密的人性所驅使，來自於靈魂與身體的深處，單靠外在的表現是沒用的。因此，法利賽人總是在某些「對的事情」上失敗，他們必須重新定義、描述，解釋失敗（或是乾脆隱藏起來）。

反之，聖靈的果子，如同耶穌、保羅及其他聖經作者所描述的，並非由行為構成，而是來自於我們的態度、人格，這些形塑「潛在自我」和「內心」的東西。「愛」

這個字總括了聖靈果子的真義，只是太過濃縮，需要多些解釋。因此，聖經才這樣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單數〕，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22）類似的經文還有很多，例如彼得後書一章4～8節，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以及羅馬書五章1～5節。

基督教傳統中的「靈命塑造」所談的，就是當我們成為耶穌這位老師的門徒，背負祂輕省的軛時，慢慢就會被上述這些人格品質充滿、滲透。於是，便從這內在的品格自然（但又超自然）地流露出愛的行爲。當然，總是有可以改進的空間，而且往往要花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的時間，因此，我們不必擔心自己是否已經夠完美。我們的目標就是藉著持續與耶穌同行，讓自己被祂徹底充滿。就像我們的弟兄保羅所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著標竿直跑……認識我主基督耶穌。」（腓三13～14、8）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對於那些願意盡可能與耶穌同行的人，都會發現自己正在行使一股超越他們的力量，去處理影響全地的問題與邪惡。耶穌正在尋找值得祂信賴的人，好把力量交付給他們。祂清楚知道，若非如此，面對環繞身邊有形和無形的邪惡時，我們將仍然那麼地無助，無法用該有的力量（按著祂選定的策略），將祂良善的旨意傳遞出去。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太二十八18），耶穌就是那位曾說過這句話的人。在其他的經文裡，也曾這樣描述耶穌：「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祂同在。」（徒十38）而耶穌所擁有的這股能力，如今也給了蒙召的我們，好讓我們藉著祂的能力來完成祂的工作，不再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不論我們對這些細節知道多少，毫無疑問的一件事是，根據聖經所描繪的人類生命，可以容讓神來住在裡面，並且藉著祂那超越我們的能力而活。人的問題無法用人的方法解決；人類的生命也永遠無法繁茂豐盛，除非能與「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弗一19）相連結。然而，只有持續作耶穌的學生，才能被賦予如此的能力，在這世上、在各個時代與位分上，蒙召作個屬神的人。他們將成爲獨特的一群人，發展出好的品格，讓神的能力可以被穩妥地使用與擁有。

或許，還是有人會問，如果沒有上述這些，我還能被「拯救」——也就是，死後可以進天堂嗎？也許吧！神如此偉大良善，我很確定只要有足夠的理由，祂也會讓你進來。不過，你可能也要想想，在死之前，你的生命品質如何？你成爲了什麼樣的人？假如在這世上，對於花上幾

個小時甚或幾天的時間與祂同行，你都不渴望的話，以後進入永恆，你真的能適應永遠與耶穌同在的這件事嗎？畢竟，祂就是現在正對你說著「跟隨我」的那一位啊！

03

誰是你的老師？

我們通常稱現今的世代為資訊時代。當然，資訊對我們所做的每件事來說，至關重要；不過，這是資訊一直以來都在扮演的角色。真正區分現今與過去的不同，在於我們有了以前從未有過的大量資訊（以及錯誤資訊），以致身邊總有一大堆的人，試著向我們兜售資訊。

在這個資訊鋪天蓋地而來的時代裡，我們該如何看待耶穌？不幸的是，祂通常被推到一旁。許多基督徒在尋找生命中的可靠資訊時，甚至從沒想到祂。通常，他們不會想要成為耶穌的學生。畢竟，耶穌能有什麼可教的呢？我們不時看到基督徒努力成為合乎人類標準的專業與成功人士，然而，在他們學習的內容中，很少提到耶穌和祂的

教導。爲什麼會這樣？

不久前，我剛主領完一間大學的教職員退修會，那是全美最好的基督教大學之一。我在開場白中告訴他們，我認爲這次退修會最應該被看重的一個問題，就是假如耶穌是講員，祂會說些什麼？我接著指出，耶穌一定會問他們這個簡單的問題：你們在專業與研究的領域裡，爲什麼從不尊重我？在你們擅長的研究或知識領域裡，爲什麼你們認爲我不夠格當個大師？

這些基督徒教授與專業人員的回答，其實相當值得觀察。有些人認爲這問題再適切不過。不過，大多數的人並不真的確定我在說什麼。爲數不少的人問我：「你是認真的嗎？」耶穌是代數、經濟學、工商管理或法國文學的大師？這樣的觀念無法通過他們的大腦，必須花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說服他們。

這件事讓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我們的文化裡，包括基督徒，很自然就把耶穌排除在卓越知識分子的行列之外。一千個人裡面恐怕找不出一個人，會自動把耶穌與「博學」、「聰明」、「天才」等字眼聯想在一起。

更多時候，我們認爲的耶穌，幾乎像是毫無意識。祂只被當成一個「圖像」，一個像幽靈一般的人，在你我生活圈的邊緣徘徊。祂最適合的角色，就是被獻的羔羊，或是像外星人般的社會異議分子，此外就沒有了。

然而，如果耶穌不夠聰明，我們能想像祂是我們的主嗎？如果祂是神，還會是個笨蛋嗎？或是搞不清楚狀況嗎？如果你不把這件事情想透，那基督徒該怎麼讓其他的人尊重耶穌，相信祂是個萬事通，擁有最棒的頭腦，甚至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能夠把重要的知識帶給我們？

專業基督徒輕忽耶穌的現象，幾乎無時無刻都在發生，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缺乏對祂的尊重。我們從未認真地把耶穌看成一個滿有能力的人。然而，如果不這樣，我們怎麼可能欽佩祂呢？如果我們缺乏對祂的尊重，還能有所謂的委身和敬拜嗎？

相反地，對於那些從耶穌身上領受到神的大能，進而將之帶進世界各個角落的早期基督徒來說，他們眼中的耶穌是「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西二3）。他們將耶穌視為生命中各個領域的大師。

這樣的信念，很自然地便衍生到他們所做的每件事情上，「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西三17）換言之，早期的基督徒學習在他們所說和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與耶穌互動合作，每時每刻都將耶穌視為他們的老師。

如果，我們想要活出神在創造時便希望我們活出的生命，就必須從三方面向耶穌尋求引導。

首先，我們必須從耶穌那裡學習為什麼而活，以及

爲什麼要做某些事情的理由。一直以來，我們都持續不斷被各式各樣錯誤的資訊轟炸，使我們悲慘地被自己的欲望，或是那些想利用我們的人所操控。結果，我們認爲一個正常的人，不外乎選擇一份工作、一個專業、一個配偶、一棟房子，爲的是我們自身的享受、權利與榮耀。這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壹二16）掌管的法則，最終只會讓生命更破碎。

耶穌帶來的是值得信任的資訊，關於我們是誰，爲什麼在這裡，以及什麼才是做任何事情該有的動機。祂從一開始就指出，本質上，我們的存在一直都是一種靈性生命，在神所創造的宇宙中，有著永恆的目的。我們會一直永遠存在下去，沒有任何事情能影響這一點。

儘管我們已從神的旨意中墮落，然而只要我們願意在每件事情上信賴祂，祂仍能使我們重新回到神的湧流生命中。這樣的信靠是真正的信靠，並肩負起祂給的任務，祂的「軛」（太十一29）。然後，祂會教導我們，如何按照神的榮耀來作決定，爲全人類帶來福祉。在祂的指導下，一切都將證明，這是最令人振奮的生命想像，人的創意將不斷地被擴大，也將不斷地變得更豐富。

其次，我們必須從耶穌——我們的「線人」（informer）——身上，學習一種新的內在品格，有個古老的翻譯說法，就是成爲新的「瓶子」。到了今天，我們或許

會更直接地說是：新的勇氣（參：西三9～10）。在耶穌的教導中，這是最優先的事，也是神定意要在我們身上成就的事。

馬太福音五章21～48節，記載了耶穌對於良善心靈的核心教導，以處理那些日復一日導致人類邪惡猖獗的種種態度：對他人的敵意和鄙視、放縱的情慾與內心的憎惡、言語上對他人的操控、仇恨與報復，諸如此類。耶穌告訴我們，隨著「內在」的更新成長，這些都能被真誠與憐憫、純潔與善意所取代。

當我們問：這一切要「如何發生？」耶穌要我們回到上述的第一點，提醒我們，在神的永恆旨意中，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位置和未來。透過神的眼光，我們清楚看見自己的身分，透過神看待事物的方式，憤怒和情慾似乎都變得愚蠢和醜陋。

接著，耶穌邀請我們一起練習「屬靈操練」，好比獨處、靜默、研讀、服事、敬拜等。透過這些操練，我們身體中原本傾向作惡的習慣，慢慢地被移除，到一個從未有過的地步。我們的「肉身」漸漸與我們的靈性、與聖靈站在一起，為要服事神。這些為靈性生命所安排的操練，在耶穌的教導中，位居「形塑內在」的關鍵中心，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我們已經談到耶穌教導中的兩個重要資訊，現在，

讓我們進入祂帶來的第三個重要「資訊」。我們必須學習，讓耶穌在每一天大大小小的事情與活動中，積極地參與和介入。每一次，當我們「奉耶穌的名」行動，我們就成為祂的代表，祂也總是參與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務必熟悉這一切如何運作，並且隨時留意，因為祂會回應我們的期待，進入每一個處境中，實際地教導我們。

我個人曾在許多情況下，經歷到這種「介入」，從每天的家務事到大型的研究計畫，從激烈的討論會議到個人陪談時間，從尋常的聊天到修理壞掉的水管或車子。可以確定的是，只要是真心為著神的榮耀，為了祝福他人，而不是出於某些錯誤的動機，你都將會看見神大能的手介入，如你預期的那樣，參與在你的工作中。你要負責的部分，就是真心期待、滿懷感激，並且分享你的經歷，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去做。

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穌基督是你的老師，祂將會用上述這些方法來教導你。當然，你仍然需要全力以赴，你也總是會發現需要改進的地方。不過，你也很篤定地知道，來自神的永恆生命，必會在每時每刻，透過你流露出來。誠如聖經所記載的人物和事件，你的每一個努力所帶出的結果，都會比過去單靠自己的力量時還要甜美！

04

看起來像耶穌

改變生命的神聖資源，總是唾手可得

就在不久前，我才意識到，其實我不太喜歡我的鄰居。按照任何的標準來看，他們都是危險和不討人喜歡的一群人——如今靠著販毒維生的前自行車手。

他們從不曾傷害我的家人，只是買毒的人絡繹不絕，動不動就有人坐在庭院裡大聲喧囂，還是逐漸磨去我的耐性。有一天，就在我又耿耿於懷，沉迷在自己的煩惱中，主耶穌讓我意識到，原來我對他們一點愛都沒有。多年的「折磨」下，我很確定，假如有一天我的鄰居突然死掉，我一定會偷偷竊喜，終於擺脫他們。我也意識到，在那段日子裡，我對身邊的人根本毫不在意，事實上，就連在從事「宗教活動」時都這樣。我得承認，我從沒有像那

一天一樣，如此渴望被神的愛所充滿，尋求更像耶穌。現在，或許就是尋求的時機了。

不過，真的有可能像耶穌嗎？我們真的可以擁有天父的品格嗎？我們知道，神的確展現了對每個人真摯的愛，就算被拒絕，祂也從不改變。同樣地，耶穌總是充滿憐憫，大方地饒恕傷害祂的人，樂於給予，卻不要求回報。保羅告訴以弗所教會的人：「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弗五1）我們真的有可能像那樣嗎？

如今我相信，這是有可能的，我們可以「披戴主耶穌基督」（羅十三14）。我們身邊的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夠活出神國的豐盛，讓耶穌的靈和耶穌的行爲，都自然而然地透過生命流露出來。我們可以成爲好樹，也當然可以結出好果子（太十二33）。這份神所賜予的新生命，關乎一個目標和一個方法。

祂的心，我們的心

身爲耶穌的門徒（字面上的意義是學生），我們的目標就是學習像祂一樣。一開始，先要相信祂接納我們的本相。這份對祂的信任，將引導我們擁有跟祂一樣的信心，這樣的信心曾讓祂行出許多事情。耶穌的信心展現在祂所

傳講與天上的治理有關的福音，即關於「天國」（太四17）的好消息裡。「天上」（heaven）這個詞非常重要，從亞伯拉罕（創二十四7）開始，這個字對以色列子民來說，指的就是神與祂子女之間的直接互動，也意指神對萬事萬物的治理權。從天上，「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詩三十四15，另參：彼前三12）

耶穌所關注的，就是把天國的治理傳遞給門徒，祂的生命因此成爲基石。當耶穌差派門徒進行第一次的宣教任務時，祂告訴他們：「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太十16），有如蝴蝶對抗槍砲；想像一下，這群羊聽見時的反應！然而，祂告訴他們不用害怕。同樣地，儘管兩隻麻雀賣一分銀子，「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隻也不能掉在地上。換言之，天國是如此靠近，就連我們的頭髮都被數過，「所以，不要懼怕」。耶穌還告訴我們，「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29～31）。

避開沉悶的替代品

活在天國的治理下，能夠釋放我們，讓我們有能力像神一樣地去愛。然而，一旦離開天國的安全範圍，就會太害怕、太憤怒，以至於無法去愛別人——甚至無法愛自

己；也因此，我們找了許多無聊的替代品，用各式各樣的「歡愉」和「愛」來包裝。如果用現代的文字來說明，耶穌如何比較神的愛和一般人所追求的愛，大概會像這樣：「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恐怖分子不也是這樣行嗎？如果這就是你說的『愛』，神一定不在其中。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別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黑手黨不也是這樣行嗎？」（參：太五46~47）

現在不妨想一想：你曾否大方祝福那些得罪、羞辱過你的人？你曾否爲了他人的福祉付出，不求回報，儘管那個人曾經鄙視過你，甚至可能說過「要你去死」這樣的話？你曾否熱情地幫競爭對手一把，就算他在利益、職位或經濟收入等方面，與你有衝突？那些被神溫柔的愛所充滿、滲透的人，常發現自己正在做這些事情。

有個長銷的門墊上寫著：「朋友，歡迎你！」你家的門墊，是否也歡迎敵人來訪？當你借人一件洋裝、一台音響、一部汽車，或是某些工具、書籍，你是否能夠真的放手，不期待還會見到它們，一如路加福音六章35節所建議的？我自己會做一些器械或木工的工作，擁有一套很不錯的工具，很快地，我的鄰居就發現了。每當有機會出借工具裡的鏈鋸、斧頭、月牙扳手或是鉗子，我都非常開心，試著把這當成一種屬靈的操練，練習爲神放棄。當然，自私的念頭還是三不五時地刺痛我，但是藉由這些小

事，我可以學習去愛其他的人，因為這些才是真正關乎人類彼此關係的大事。

黃金三角

如果，從天國而來的信心與愛心，是耶穌門徒追求的目標，是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最自然的體現，我們該如何得著呢？儘管，從某方面來說，這一切都奠基於神在我們裡面的同在，新約還是描繪了一個需要我們參與的過程——要「穿戴」救主耶穌基督。事實上，聖經一次又一次地談到，這個過程牽涉到三個層面，彼此獨立，又互有關聯。我們可以用靈命塑造的「黃金三角」來形容這個過程，一方面對門徒來說，這個過程有如黃金一般珍貴；另一方面，這三個面向在整個過程中都很重要，就如同三角形裡的三個邊，缺一不可。

三角形的第一個邊：我們要憑信心接納每一天的難題。憑著信心忍受各樣的試煉，這能夠幫助我們將天國的治理實現在生命當中。

耶穌的兄弟雅各，在寫給教會的書信起頭，就指引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如何仍有「大喜樂」。「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不要以為這些是侵入者，而是要當成朋友一般地歡迎。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忍耐。」（雅一2~3，腓力斯譯本〔J. B. Phillips〕）藉著每一天的經歷所生出來的忍耐，將使我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一4）。

雅各肯定是從他的哥哥耶穌那裡，學到這些的。特別是在那二十多年，有時還挺針鋒相對的家庭生活中學到的（約七2~8）。我們不該忘記，耶穌大多數時候過的生活，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藍領階級、銀行交易員，甚或是「獨立承包商」。祂因為使用第一世紀的槌子、釘子、斧頭、鋸子和刨刀，雙手都是老繭。在祂的村子裡，人們都認為祂是個「木匠」。

就是在那裡，雅各看到他的哥哥怎樣實踐祂所宣講的一切。我們知道什麼是「和一般人做生意」，耶穌也知道。每一件耶穌教導我們去做的事情，祂都曾在類似的日常生活環境中實踐過。在每一天經歷的試探裡，在家庭和村莊的生活中，祂很清楚，神照顧那些信任祂並且遵從祂的人。至於雅各，起碼在後來回想的時候，也明白了這一點。一旦看清他的弟兄究竟是誰，他也明白了，每天生活中的忍耐——特別是藉著在話語上沒有過失（雅三2）展現出來——究竟會有多大的力量，神又是如何藉此將祂的品格成就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的生命向聖靈敞開

黃金三角的第二個邊，是與在我們裡面和環繞著我們的聖靈互動。誠如保羅所指出的，活在聖靈裡，讓我們有辦法「靠聖靈行事」（加五25）。這個滿有能力、充滿創意的位格存有，應許中的「加添力量者」，約翰福音十四章說的保惠師，正溫和地等候我們邀請祂到來，與我們同在，為我們成就。

聖靈感動我們去做耶穌會做的事，成為像耶穌那樣的人（約十六7~15），這也是用來明白聖靈同在的不二法門。當我們從內心深處體會到，耶穌所說的天國的美好，以及帶來愛、喜樂、平安的生命力量，就知道是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了。

從外在來看，活在聖靈中也會有兩方面的表現。聖靈的恩賜幫助我們發揮某些特殊的能力，例如服事、醫治或是帶領敬拜，帶來單靠自己很難達成的果效。這些恩賜有助於我們的服事，讓神的旨意在祂的子民中成就，不過，這些恩賜並不必然反映出我們內心的狀態。

反之，聖靈的果子則給了我們品格改變的明確表徵。我們裡面深處的態度和性情，之所以可以如同耶穌一樣，就是因為我們學會讓聖靈在我們裡面發展祂的生命。保羅曾這樣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20）而基督透過聖靈活在我們裡面的產物，就是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22~23，另參：約十五8）。

恩賜和果子都只是成果，並非是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實體。透過聖靈，我們得以變得更像基督，與基督有直接且個人的互動關係。聖靈讓基督進入我們的生命，又吸引我們更像祂。彷彿我們因此有了「主的榮光」，持續不斷地「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三18）。

更像基督的操練

黃金三角的第三邊，是屬靈操練。屬靈操練指的是一些特別的活動，大部分也都是耶穌親自參與過的，像是獨處和讀經、服事和退隱、禁食與敬拜。透過這些方法，我們追隨新約聖經提出的命令，治死並「不再提供養分」給生命中的老我，且穿上新人（參：西三9~10；弗四22）。

靈命塑造中的這個層面，強調的是我們的努力。的確，我們領受了很多，沒有恩典，我們什麼也不能做；然而，我們依然需要行動。「你們要分外的殷勤」（彼後一5），彼得這樣指導我們。我們「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

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一5~7）

保羅鼓勵我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饒恕、仁愛的「心」（西三12~14；KJV則用「瓶」這個字）。我們不應該只是希望成爲一個有著憐憫、恩慈、謙遜、忍耐的人，也需要擬定計畫好成爲那樣的人。我們要去找出，有什麼能夠幫助我們的內心培養出憐憫、恩慈和耐心，又有什麼會造成阻礙；我們要盡可能降低阻礙，也要小心呵護有助於更像基督的種種事項。

舉例來說，許多有心無力的人發現，他們總是匆忙地想要把事情搞定，所以無法以恩慈待人。倉促的人容易擔心、害怕，甚至憤怒；這些都是恩慈的死對頭，也是愛的死敵。如果倉促匆忙是我們的問題，用一天的時間好好靜默獨處，就會發現，即使沒有我們，這個世界仍然過得好好的。我們還可能因此發現，有多少事情，因爲缺乏恩慈而造成傷害，好好比較一下，匆忙的生活究竟能帶來什麼？事實上，匆忙絕大多數奠基在驕傲、自視甚高、恐懼與缺乏信心，很少是因爲真的要爲人們帶來好處。

也許，我們可以在退修的尾聲以計畫作結，計畫每

天爲我們時常相處的人禱告；或者，也可以決定尋求幫助，好讓自己饒恕過去受到的傷害。不論結果如何，確定的是，我們的生命已經不一樣了，我們將能享受從神而來更豐盛的生命。

通常，當我們把力量投入某些固定的活動，學習「穿上」新人，我們就可以擺脫靠自己的努力，成爲想要成爲的那種人。若我們留心耶穌在事奉與教導之外所做的事，追隨效法祂，就會發現自己將有能力做出耶穌「在當下」¹會做的事。

對於那些聲稱自己相信基督，卻沒有更像基督的人來說，最大的陷阱不外乎他們拒絕投注在「靈命成長」這件事上；儘管，靈命成長的價值，早已在時間洗禮中得到證實。無論如何，任何熟悉新約的人，對屬靈操練理當不陌生，只要願意定時進行屬靈的操練，我還不曾見過，有誰最終是以靈命枯乾、困惑、沮喪、失敗收場的。

好像明光照耀

靈命塑造的「黃金三角」，應該放在一起，單靠其中一個面向，永遠不可能培養出如同基督一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爲心。三個邊也不能互相取代。然而，如果三個面向彼此相連，每一個面向肯定都有助於我們更像基督。

在腓立比書第二章，使徒將這三個面向放進一段偉大的宣告中：「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2~15）

當我們能夠接納，那些不時發生的事件與磨難，都是領受神聖供應的所在，我們就能更有耐心地參與在聖靈的工作中。在這樣的盼望中，我們盡可能去發現和落實某些方法，好讓我們的內心穿戴起至高者子女的品格。這是一條激進改革的道路，也是這世界最需要的改變；它將預備一群子民，好讓神得以住在其中。

進入國度的關鍵鑰匙

有位牧師私底下告訴我，每天早上，他喜歡用一小段時間讀報紙；不過，這卻讓他覺得自己有點失職。在許多繁重工作所導致的罪咎和自我質疑中，這頂多只是其中一件而已。在艱困的環境中經營一間小教會，他已經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不管怎麼努力，教會人數就是無法增加，無法成長，老是沒有好的聚會場所，奉獻也總是缺乏。

事實上，這位牧師內心所承受的重擔，和那些事工蓬勃發展、教會很「成功」的事奉者，或是許多「非全時間」基督徒服事者所承受的，其實沒有太大分別。需要完成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結果，服事的人不管是在個人生活

或是靈性生命上都承受著痛苦。就像醫師、律師，以及今天其他的專業人士一樣，服事的人常常強烈感覺到，如今他們工作的環境，與當年剛進入這一行所期望的理想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衝突。挫折和失望取代了力量、平安與喜樂。我們的服事，不管是在狀態還是習性上，都與耶穌所活出來的及祂要傳遞給我們的，大不相同。

情況不是非這樣不可。有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堅守事奉處境，又能得著喜樂、力量和異象，這些特質明顯標誌著耶穌，也是歷世歷代耶穌的跟隨者、服事者，甚或祂的朋友們身上都有的特徵。

我們所服事的那一位，其實早就把進入天國的鑰匙放在我們手中（太十六19）。姑且放下好幾個世紀以來，教會界對這段經文的爭議，我們只要明白，相信耶穌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太二十八18）的那一位，祂成爲那門徑，引領我們進入國度的豐盛。這樣的豐盛，幫助我們有辦法完成必須完成的事情，並在基督的力量、喜樂、平安中，活出我們的生命。

和一般人想的不一樣，擁有鑰匙最重要的焦點，並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神國的入口。鑰匙的意義，首要不在控制入口；鑰匙是要讓我們可以進入，享受其中的生活。真難想像，有人只小心翼翼地將門上鎖，把鑰匙握在手裡，卻不曾走進屋子！進入神的國，並且住在裡面，才是真正

重要的事。

因此，馬太福音十六章19節所代表的意義，基本上與馬太福音六章33節並沒有什麼不同，「你們要先求與他的國同行，擁有他的良善，那麼所有你需要的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筆者自譯）或者也像羅馬書八章32節：「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以及大家熟知的腓立比書四章19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但是，假如神國的豐盛真的就在這理，甚至勝過「陰間的權柄」，那麼為什麼我們感受不到呢？答案在於，我們也必須使用自己手中的這把鑰匙，那是啟動神國鑰匙的關鍵。神要在生命、家庭、服事中賜給我們的豐盛，不該只是被動的接受，也絕對不是隨機發生在我們身上。必須藉由我們主動有意識地去追求，這一切才會發生。透過與耶穌建立的關係，神的國正湧流而出；爲了要活在神的國中，倚靠神的國而行，我們必須找到那條路。

當然，這絕對不是說只能靠我們自己。可是，我們也必須有所行動。與恩典對立的是賺取，而不是努力。有著正確目標、持續不斷地努力，是一把具決定性的鑰匙，能開啓神國裡的其他門鎖，帶領我們通往豐盛生命，進入滿有能力的服事中。

那麼，我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而得到的這把鑰匙，需要如何使用呢？如何讓這些鑰匙在跟隨基督，服事他人的時候，真實地產生果效呢？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在我們的生命和所做的事情當中，看見神伸出的手。我們要知道，祂正在拉動一切，背負一切重擔——這些總被認為只有我們在承受的部分。我們必須明白，祂掌管著我們一切努力的結果，這結果一定是好的、正確的。然而，這一切所有意念，都含括在一個聖經詞彙裡：「安息日」。

耶穌說，安息日是爲了人設立的（可二27）。換言之，安息日以各種重要的方式爲人類提供幫助。沒有了安息日，生命不可能像它應該有的樣子。這也是爲什麼安息日被放在十誡裡面，成爲道德律法的核心。安息日從來不是神任性地要求我們去做的事，強逼我們毫無意義地跳圈圈。安息日是祂給我們的禮物；安息日讓我們看見，我們的生命和服事，也是祂給的禮物。

安息日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來四3、9~11），幫助我們從倚靠自己努力的這個網綁中釋放。只有藉著這個方法，才能在事奉與工作中，綻放出力量與喜樂的生命，祝福每個接觸到的人。然而，在今天，安息日已經完全從當代基督徒和他們的事奉中消失了。

什麼是安息日呢？按照聖經來說，主要指的是一週有一天，我們不工作。「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

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出二十9～10）安息日也可以是一整年，每七年中的第七年，與神立約的子民不可耕種、也不可修理葡萄園、不可收藏土產（利二十五4～7）。面對這第七年「吃什麼」的問題，神的回應是：「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土產。」（利二十五21）

這個道德原則，對於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我們來說，一樣可以應用；當然，碰到更進一步的實行細節時，我們肯定會面對許多挑戰。最實際的一個，就是在安息日「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實際經歷「他顧念你們」（彼前五7；另參：詩三十七3～8）。安息日就是使用神國的鑰匙來領受這些資源，好活出更豐盛的生命和事奉。

有三種屬靈的操練，特別有助於我們在生活中落實安息日：獨處、靜默和禁食。這三個活動是最核心的節制性操練，長久以來幫助耶穌的追隨者，穩固地扎根在神的國度當中，在面對忙碌、效率、誘惑、衝突、挫折的時候，也能毫不動搖。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沒有例行、規律地練習獨處，安息日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必須單獨一段時間，不接觸任何人，選擇一個舒適的室內或室外場所，什麼事情也不做。我們不該把工作帶進獨處當中，不然工作可能會侵蝕獨處的時間；就連任何形式的讀經、禱告，預備講

章，都該避免，因為這些事情都會阻止我們的獨處。在海灘、溪水邊，或是山路上的午後散步，或者只是坐在一個舒服的房間與庭院，都是開始獨處很好的方法。應該慢慢變成每週練習一次。然後，也許可以用一個早上、一個晚上，甚至是一整天的時間，到避靜中心與自己單獨相處。當然，如果真有需要，我們甚至可以有一個週末，或是一整週的操練。

一開始，獨處真的有些嚇人。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要神「做點事」，企圖填滿空白的時間。這樣做，只會把我們帶回工作中。安息的命令就是「不可工作」；保留空間。好好地關注你身邊的事物。學習不用去做什麼，也不用去成爲什麼。接受什麼都不用做的恩典。好好待在那裡，直到你停止不安、停止躁動。

好好操練獨處，有助於打破忙碌、匆促、孤立和寂寞的權勢。在那之後，你會看見，世界的責任並不如過往以爲的那樣都在你肩上。你將找到自己，神也會以新的方式找到你。喜樂與平安將從你的心中湧現，也從你身邊的人事物傳遞過來。你會油然而發出心中的讚美與禱告。透過這樣的練習，「靈魂的錨」穩牢地落在獨處當中，也會跟著你回到與他人的生活裡。

靜默也一樣能把安息帶給你。靜默意謂著安靜，從各樣的聲音中釋放出來，只剩下各種自然的聲音，像是呼

吸、鳥鳴、風吹、水流的聲音。靜默也指不說話。靜默讓獨處得以完整，否則你不可能進入獨自一人的狀態。沒有靜默，你依舊被這世上各種拉扯的力量綑綁，讓你遠離神、也遠離自己的靈魂。靜默讓神進到生命的中心，不再缺席。彷彿永恆的風吹拂過你的臉頰。無怪乎詩篇會說：「你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十六10）通常，神不會刻意爭取我們的注意；但是在靜默中，我們才能開始注意。

停止說話，把自己完全交託給神，交託給事實。我們開始把自己放在「列席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據理力爭。我們停止雕琢、斡旋、「編故事」。你會發現，我們居然用了那麼多的力氣做這些事！藉著靜默，我們讓事情自己發展。我們開始信靠神，而不是信靠別人的看法。

當然，還是有需要說話的時間，正如我們需要有與他人相處的時間。不過，除非我們的靈魂能在靜默與獨處中變得更強壯，否則不可能在說話和與他人相處中，感受到真正的平安與富足。如果我們聽過福音，也相信耶穌是救主，祂便會藉著廣泛的靜默和獨處，讓愛、喜樂與平安，進入我們的生命中。祂的品格會漸漸地、徹底地、充裕地成爲我們的品格。事實上，我很少看到那些在靈性生命上有特殊進展的人，有誰不曾在獨處和靜默上花費許多時間。

有位經歷過上述一切的牧師，這樣寫道：「當我藉著獨處和靜默，把生命的步調漸漸放慢，我才發現，過往忙碌生活所掩藏的許多問題，以及神在我裡面早已賜下的驚奇與喜悅。奇怪的是，透過刻意安排時間進行屬靈操練，與耶穌同行開始變得愈來愈自然。祂每時每刻在我的生命中。我變得更愛人，也看見自己生命的不同，不但生氣變少了，也不再老是希望事情照著我的想法走。總而言之，耶穌比以前更深入我的生命，掌管我的一切。我比以前更能夠聽見聖靈微小的聲音。」

禁食是另一個經長久證實，能夠幫助我們進入安息，學習在神手中生活與工作的方式。藉著禁食，我們在一定的時間內，某種程度地與食物隔絕。就像獨處和靜默一樣，禁食的目的不是要換取神更多的關注，也不是因為食物有什麼問題。禁食是爲了讓人更多意識到神直接的供應，包括對身體與對我們整個人的供應。我們正使用那把進入神國的鑰匙。

想對禁食有更清楚的了解，可以翻看馬太福音四章4節（以及這節經文可以追溯的源頭：申命記八章2~6節）與約翰福音三章32~34節中，耶穌所作的指示。禁食事實上是場筵席。一旦學會禁食，我們便不再從中感覺難受；反之，禁食將爲我們帶來力量和喜樂。我們不再臉上帶著愁容——事實上，耶穌也教導我們，臉上不該帶著愁

容（太六16）。那麼，耶穌是否要我們在禁食的時候，假裝很開心、很滿足？當然不是。耶穌知道我們將「有食物吃」，是其他人「不知道的」。我自己及許多其他人的經驗都可以證明，這句話是真的。

禁食是尋找神國如何在我們生活中實現的方法。當我們更沉浸在神的國度中，有效地使用神國的鑰匙，我們的生命便穿戴了耶穌的品格與力量。我們的工作就是祂的工作，甚至根本是祂在藉著我們工作。雖然我們也常工作得很辛苦，但是這場戰役不是我們的，結局也在祂的手中。我們不必為結局「奮戰」。

有另外一位牧師，分享了他的禁食經驗：「真是讓人意外，我要到禁食結束後，才真正明白我從禁食中得到的東西。禁食回來，我帶著對事工的新認識與新動力。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動不動就對太太和小孩生氣；以前糾纏著我的物質主義，也不再影響我的屬靈生命了。」奇怪嗎？或許，但是效果是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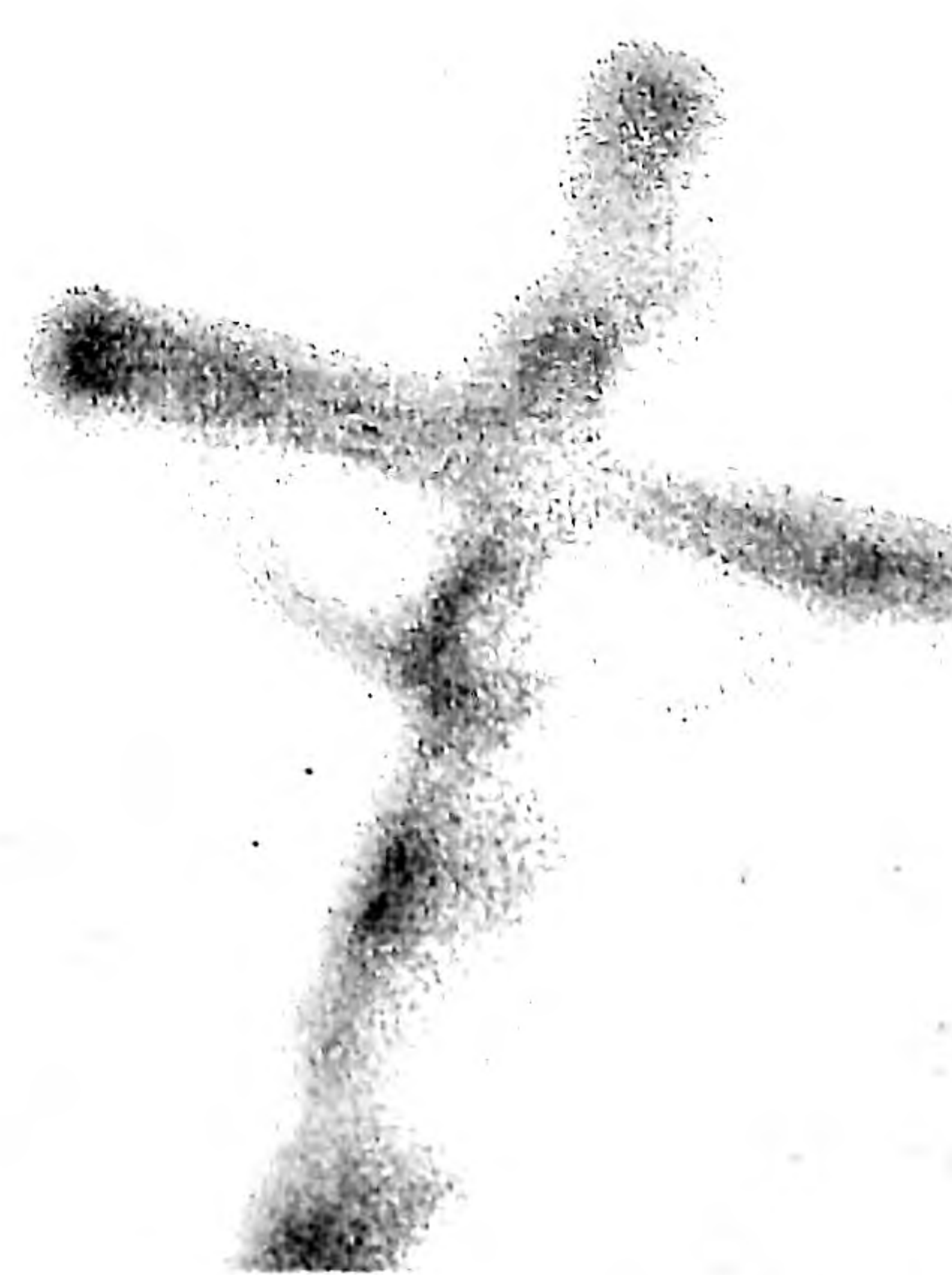
還有一位牧師說：「現在我已經習慣在講道前禁食。這讓我對神有更深的倚賴，對話語的力量也有更深的體悟。這一點，也從教會中負責錄音的姐妹那裡得到印證。她說從一月開始，購買講道錄音帶的數量，比以前多了一倍。她對我說：『這真是難以理解，不過無論如何，繼續保持吧！』」

帶著禱告的心進行獨處、靜默與禁食，甚至其他適當的操練，像是服事、團契、敬拜和讀經（這份屬靈操練的清單可以不斷加長），毫無疑問，這都會釋放我們進入國度生命的富足中。這些操練是啟動豐盛國度的鑰匙。我們不必屈服在環境的影響下。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個評量信心的方法，就是看看他們如何使用時間。現在，換我們了。適度地進行這些經過時間考驗，又有聖經根據的操練，很快就能引導我們進入更豐盛的生命，有著永恆的品質與力量。



Part 2

靈命塑造與品格發展



全人、全生活的靈性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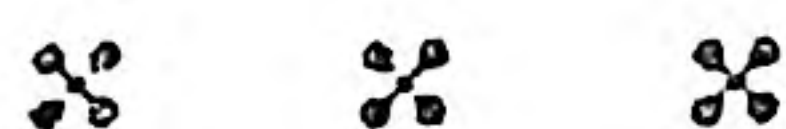
收到喬治（George）院長與麥葛福（McGrath）教授的邀請信時，我很高興看到這次會議的主旨，是爲了「強調神學整全性與靈性活力之間的連結關係」。

「連結」（coinheritance）是個很棒的詞。這個概念傳達出，神學整全性與靈性活力這兩者，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內涵，是一個人的生命裡都要含括的部分，這就是「連結」一詞在說的事。當你加了一顆方糖到咖啡裡（假設你會做這件事），方形、白色和甜味，這些都是方糖的性質，都是其相互連結的內涵，講的是同一件事。

在「神學整全性與靈性活力」這個議題上談「連結」，意謂你不可能只擁有其中一項。任何人只要接受了

其中一個，就必須接受另一個。我們真的能接受這個概念嗎？如果我們可以，很可能我們馬上就會遭遇現實上的難題。即使這意義如它所聲稱的，但在現今大多數的情況下，我發現這兩者常常彼此分離。

我希望可以稍微觸及這個重要議題，稍後我會提出八個要點。¹



耶穌說：「凡到我這裡來，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什麼人：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動，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路六47～48）耶穌也說：「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路六46）在另外一個地方，祂又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二十八18～19）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說法，耶穌的意思不只是要我們把人徹底弄濕而已；「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的意思，在於要用神聖的三一團契來包圍他們，使他們沉浸其中。在那之後，我們還必須教訓他們遵守耶穌所吩咐的一切（太二十八20）。這是再自然不過的

一步，爲要完成耶穌所差派的任務。

一、靈修學與順服

假如有人宣稱，上述耶穌所說的話，目的是要我們順服，我們會不會以爲這個人說錯了？今天，如果要說福音派教會誤解了什麼，與其說是「靈性」，不如說是「順服」。我們製造出一種宗教，在其中，順服不再是最重要的事。

我可能要先提醒大家，接下來我要說的話，可能會冒犯各位；請大家多一點包容。我靠著在我們中間運行並提供幫助的聖靈來說這些話。我也希望聖靈能幫助大家。因爲朋友的提醒，我也很確定，自己可能曾經弄錯一兩個論點。我把這些都當成事實來接受。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剛剛所說關於順服的事情，有點搞錯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任何對聖經經文認真的人，會覺得耶穌在這裡所說的，不是順服，而是別的事情。所以，我的論點很簡單：活在基督裡的意思，就是要順服祂的教導。如果不是以這裡作爲起點，我們等於忽略了真正的基督教靈修學。這樣的順服，表達在像是「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樣偉大的句子，也表達在「祝福咒罵你的人」、「走第二哩路」等較短的句子中。

你也許會覺得，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每時每刻，都能切實地遵守這個偉大的命令，更何況，它們真的不好實現。然而，你卻逃不開這些較短的吩咐。你很可能是在開車的時候，遇到有人咒罵你，這時祝福的挑戰就一躍而上。又或是像耶穌說的：「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諸如此類的教導。這些都是耶穌「簡短」的吩咐。

二、靈修學與靈性

現在我們知道，活在基督裡與靈性息息相關（參：約三）。因此，在基督裡的生命，本質上就與靈修學有關。我同意昨天講員針對靈修學開的一些玩笑。我自己也曾上網查過，把「靈修學」（spirituality）放在「www.」後面，出現的情況真是讓人不敢相信！當然，如果用「基督教靈修學」（Christian spirituality）來找，一樣可以找到很多奇怪的網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知道，神是靈，祂正在尋找那些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的人。我相信，這代表的意思是，人們要超越所有外有物質的世界和他們的身體，以全人全心，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他們把自己的整個內在——心、意志，或者說人類的靈——都用來做這件事。

神正在尋找這樣的人。祂也往往因此找到那些儘管不曾受過完整教義或實務訓練，卻正在尋找祂，試著在聖靈裡、在真理中敬拜祂的人。祂很可能只與這些人溝通，使他們的靈得以因祂的靈而充滿生氣。祂會引導這些人更靠近祂；反之，對於那些不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祂的人來說，確實難有盼望。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3節說：「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換言之，我們必須要用靈性來信靠，讓我們的靈與祂的靈結合在一起（參：羅八；林後四、五）。

你們當中可能有很多人已經知道，在聖經裡，大多數時候談到「肉體、肉身」，都跟「雪茄、伏特加，以及女人」沒什麼關係，反而常常和宗教的活動有關。當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4節說：「我也可以靠肉體」，他指的是一大串宗教行為上可讓他當憑據的清單。當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談到屬肉體的基督徒，指的是那些在教會裡爭論誰的講道或是領導方式比較好的人。這真是發人深省，特別是想到今天的我們，其實也常常在做這些事。肉體，基本上指的是人性自然而來的能力，並非倚靠靈性和憑藉著神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宗教活動，很有可能完全只是在倚賴我們的肉體能力。

我們現在無法一一檢視羅馬書八章1~14節，不過，

我希望大家仔細地研究這段經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八1~2）我想請大家了解，這段經文所講的，並不是罪得赦免。事實上，我也希望藉這機會強調，今天福音派常有的問題，就是把那些其實是討論「在基督裡的新生命」（基本上，也就是靈修學）的經文，詮釋成罪得赦免。

其中最有名的一段經文，就是約翰福音第三章。那並不是一段討論赦免的經文。這段經文的重點在於「從天上來的生命」，換言之，談論的是靈性生命。約翰福音第三章告訴我們，什麼是在聖靈裡的生命，以及誰是從聖靈而生的人。同樣的，如果注意羅馬書八章1~14節這段偉大經文的結尾，你會發現：「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我認為，保羅所要講的，是一種進入我們生命當中的力量，一種帶來新生的靈性力量。這股力量來自神，遍及所有受祂支配的事物：聖靈和復活的基督、寫下的話語能力、天上的使者、每一個領受救恩的人，以及彰顯在基督身上的靈性生命和至寶；神的勝利清晰可見。

那麼，什麼是靈（spirit）？靈是不具身體的位格實體和力量。作為一個一生中大多數時間都研究哲學的人，我試著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能夠格外謹慎，好符合大家對哲學的期待（或害怕？）。就當前文化而言，其中一個最

讓我困擾的事，就是許多人對靈這個詞沒什麼概念。結果，對很多基督徒來說，神成了一團模糊的影像。也有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只相信耶穌，不相信神。他們對神沒有足夠的認識，以至於無法形成對祂的信念。而大多數人的問題，在於缺乏對靈性的認識。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神是那最具典範性的不具身體但具位格的力量。任何「有身體」的事物——這個物質宇宙的每個部分——都是從神而來，並且依賴著祂。神的靈可以進入身體，也能與身體一起行動（這與人類的靈情況一樣）；不過，靈不是來自於身體，人類的情況亦然，靈並不是從物質衍生而來的。我希望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把這點講清楚，並且從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明；但在這裡，顯然會有困難。

神的靈是有位格的，並非毫無位格性。「願原力與你同在」（編按：「原力」為電影《星際大戰》虛構的神祕力量）這樣的語言，並不符合聖靈的特質。這是今天的我們，必須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毫無疑問，在神的三位一體教義中，靈的位格特性有著最清楚、也最重要的展現。「神的裡面有個甜蜜的社群」，一位早期的清教徒作者曾這樣說。我們只能從三一神的本質光照下，才能真正了解什麼是位格。神是靈。祂是有位格的實體和力量，這股力量藉著思想、選擇、評量而運作，而非你以為只要掌握了正

確的技巧，就能操控的一種盲目力量。

三、靈修學與神

揭開今日各樣「靈修學」的面紗，你會看到在那幕後是許許多多的偶像。它們是人類爲了個人的目的，所使用的各種人爲工具，好讓自己得到身分與力量。當我們想要利用神來完成我們的目的，這想法便成了我們的偶像。現今有數不清的「靈修學」，包括那些出自基督徒名下的，實際上只是偶像崇拜。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又一個這方面「好笑」的故事。不是那種讓人「哈哈大笑」的故事，而是「無奈的笑」的故事。這些是讓人感到可悲的故事。

幾年前，我在某個天主教的避靜中心主領一場退修會。中心的一位職員來找我，說：「某某神父在某個時間，將要開辦一個課程，介紹與『禪』有關的靈修學；這位神父最知名的地方，就是他把佛教的默想，重新介紹到天主教神學裡。」重新介紹？今天，有很多研究靈修學的人真的這樣認爲，耶穌其實也講「禪」，只是日漸失傳，直到最近，才有人把「禪」重新找回來。顯然，「禪」就是出自人意的一種偶像形式。

談到這裡，我們該來閱讀諸位手上拿到的一段摘要。主辦單位很仁慈，讓我可以把摘要放得長一點，雖然不太符合常規。我們必須藉由對靈性生命的關注，才能真

的弄懂什麼是靈修學：

靈修學和靈命塑造，與我們整體生命有關。對人類來說，「靈性生命」含括各式各樣活動，在這些活動中，神的話語進一步帶來屬靈的新生，我們也透過這些活動，與神、與從神的行動與位格衍生出的屬靈秩序（「國度」）互動合作。結果，造就出一個具有嶄新生命品質的人類，並帶著全新的能力。一個「屬靈的人」，指的就是他的生命如何有果效地與神的國度融合，並為之所治理。至於「基督裡的嬰孩」，是指他們人格中的許多部分，以及與社會互動的許多方面，都未能進入神的引導，也未能將他們的整個生命整合到神的管治裡面。

這段文字對我們非常重要，應該常常放在心上。當代的靈修學，常常只強調人的層面，而沒有提到神的能力；有時候，則提到魔鬼的能力，雖然就上述的定義來看，魔鬼確實也是一種靈性的存在。

相較之下，現今所以為的靈修學，等於被簡化為宗教生活的一種導引方式。²也因此，靈修學變成只是某些活動而已。所以，現在我們有貴格會的靈修學、方濟會的

靈修學、聖本篤的靈修學，或是浸信會的靈修學，然而，不管這些靈修學涵蓋了哪些活動，只要沒有神，一切都沒有意義。

當然，這世上本來就有很多種「實踐」信仰的方式。天主教、浸信會，甚至印度教徒，大家各有不同。這也使得他們的實踐者很容易被區分出來。幾年前，我在芝加哥機場準備搭機前往路易斯維爾。在飛機上，我突然發現，每個乘客看起來都像是浸信會的會友。一個浸信會會友，一定具有某些外在形式。儘管我無法實際說明浸信會會友看起來是什麼模樣，但是我通常都能夠分辨出來。畢竟，我一生幾乎都在浸信會裡。

這也是爲什麼，我現在站在懸掛慕拉第（Lottie Moon，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照片的穹頂底下，會感到有些興奮。他曾是我幼年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每年的宣教奉獻特會，都會講述慕拉第一生的故事。我很高興看到她身處在一群男士中間。她是如此偉大，而我居然也能有份於她所參與的信仰當中。所有這一切都指出一個事實，正如保羅對哥林多教會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林後四7）你不可能沒有瓦器，你可能擁有浸信會的瓦器、聖本篤的瓦器、貴格會的瓦器……。

我們誤把瓦器當成寶貝，這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寶貝，應該是耶穌基督的生命和能力。我們需要擁有一

種生活方式，一個瓦器，一種「靈修學」，如果你希望這樣說的話。沒有人可以只是以靈性方式存在。我們的身體，以及我們所存在的社會，都是我們的一部分。我永遠都是艾伯特與曼妮（Albert and Manie Willard）的兒子，永遠都是那個曾在密蘇里州水牛城第一浸信會、密蘇里州春柳市（Willow Springs）第一浸信會、密蘇里州羅孚鎮（Rover）示羅浸信會聚會，得著生命餵養的那個人。我為這一切感謝神。不過，一旦我把浸信會的靈修學變成我的生命，我就是開始把作個好浸信會會友，看得比作個好基督徒還重要，也看得比用我整個生命順服耶穌基督還重要。在這一點上，我回到了我的「肉體」，無法繼續在靈修學上保持平衡。

也許，用其他詞彙來取代「浸信會」，情況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只是把靈修學當成一種展現宗教生活的方式，我們的生命就很難有所改變。問題就在於，宗教生活很容易變成只是一種文化，我們會把這種宗教文化給偶像化。有太多的方法可以這樣做。因此，我們一定要記得，宗教文化有可能也是一種束縛，阻礙我們進入神國度那超越的靈性生命當中（誠如約翰福音第三章與羅馬書第八章所說的）。

我必須很遺憾地說，有太多我們認為基督徒該做的事情，並無法在我們的生命裡展現出來自神的這種超越生

命；這些所謂基督教的東西，很多只是屬人的事物。不過，接下來我還會談到一些真正可怕的事，請大家撐著點，不然就是趕快摀上耳朵。即使是在忠實地傳講神的話語、正確舉行聖禮的地方，耶穌基督的教會也不一定存在。只有當人們聚集在耶穌基督復活生命的大能之下，神的教會才會出現。傳講神的話、舉行聖禮，都有可能只是被當作人的活動來進行。這種對「教會」的誤解，正是導致神學與靈修學之間難以整合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昨天我們強調過的，壞的神學將扼殺所有住在基督裡的靈性生命。

我的八大要點中的第一點就是：住在基督裡的生命（即合乎聖經的靈修學）跟「順服基督」息息相關。至於我的第二點：住在基督裡的生命，是件跟「靈性」有關的事。第三點：靈性的生命就是從神的真實性中，活出我們的生命。

四、靈修學是超自然的

第四點，基督教靈修學是超乎自然的，因為「順服基督」本身就是一件超乎自然的事，除了倚靠「從天上來的生命」和其力量外，我們無法實踐它。

順服的意志是推動基督教靈修學這輛火車前進的引擎。可惜的是，在許多基督徒圈子裡，靈修學已經變成消

費主義的另外一個產品。我們養出一群把基督教的種種當成物品來消費的人，並把這種行徑當作信仰。消費取代了順服。靈修學不過是另外一個消費品罷了。我參與過許多次的講座與會議，一次又一次談到這些事，許多時候我發現，人們只是把參加講座又當成另外一次的消費。

因此，我們必須討論靈性，這自然而然把我們帶到屬靈操練。屬靈操練是指一些我們有能力參與的活動，這些活動能幫助我們做到原本做不到的事情。舉例來說，唱詩歌就是一種屬靈操練。我指的不只是在教會裡唱詩歌，而是讓唱詩這件事，貫穿在生活裡的每一天。正如第四點所說，基督教靈修學是超乎自然的，是聚焦在順服基督上，當我們唱詩歌，要把心思意念全都投注在所唱的對象上。只有這樣，結果才能是超乎自然的。

我很喜歡昨天晚上唱的那首古老詩歌：「引我親近，親近我恩主，到主受死十架前。」但是，這歌詞在實際上有什麼意義呢？難道這首歌所代表的，只是讓我們的心靈，感受到一時片刻的溫暖嗎？還是說，我們真的要活出來，一步一步地走向耶穌的十架與復活？我認為是後者。我也認為，這首歌要說的是行動上的聯合。在行動中與三一神聯合，就是基督教的靈修學。就是在這裡，我們的生命得以從神那裡汲取資源。除了「引我親近」之外，或者，我們也可以思想「在恩典上長進」這句話，到底是什

麼意思？這絕不是說要得到更多的赦免。稍後，我會回到這一點上。

五、靈命塑造是個過程

我的第五個要點，與靈命塑造有關。「靈命塑造」指的是靈性雕塑、陶造其特質的過程。我們的靈性在與聖靈的配合中得到塑造。毫無疑問，聖靈參與在當中；不過，靈命塑造真正的焦點，是我們的靈性。（請原諒，如果我錯了。但是對我而言，靈性、意志和心這三者，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它們是人性中的同一部分，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如果你們回頭去看小冊上的文字，你會看到：「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指的是一種過程，藉著這個過程，人性最內在的部分（心、意志、靈性）得以穿上耶穌自己的品格與特質。」按此定義，我們便會發現，當代教會近幾年來對「靈命塑造」的誤解何其嚴重。

當然，在歷世歷代教會中，靈命塑造並非全新的主題；不過，在福音派的圈子裡，卻是個嶄新的話題。我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福音派正走到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我們明顯需要某些更新、更深刻的東西。「門徒」就是個因誤用而失去其意義的詞彙。在右派神學這邊，「門徒」成了「預備人靈魂得救」的工作，也因為地方教會的不重視，反而是機構在主導這個議題的方向；至於左派的

宗派的語言。不過，更重要的是，靈命塑造試著指出，我們的內在需要改變，特別在今天這個不論是統計數字，還是人們的實際感受，普遍都看不出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有何差異的文化中，更是突顯出靈命塑造的重要性。當然，只要找對地方，我們仍能找到與非基督徒有諸多差異的基督徒群體，只是，就連在基督徒當中，這種委身都被視為一種屬靈的選項或奢侈品。因此，我的第五個論點就是：靈命塑造是個過程，讓人的內在生命得以穿上耶穌的品格與特質。

六、靈命塑造關乎整個生命

至於，我的第六個論點：靈命塑造的過程，不只是與人的心和靈有關而已。在談論人和人的各種組成層面時，一定要非常小心。事實上，靈命塑造不單單處理人的靈性，關乎的是整個生命，這個過程將會改變人格構成中的每個重要部分。

然而，靈命塑造的目標，並不在於要控制行爲。這一點絕對關鍵，也是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與大多數十二步驟團體不同的地方（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這些團體的貢獻）。如果，靈命塑造僅僅聚焦在行爲上，很容易帶出律法主義的致命問題，扼殺了靈魂的其他部分，甚至使你的生命窒息。最終，你得到的只會是整齊劃一的社會。類似

的問題，過去一再發生，也是古往今來許許多多「靈修學」付出慘痛代價的地方——只關心外在的行爲表現，而不是我們的內在、我們的「心靈」。神正尋找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的人，不容任何的偽裝。一定要記得，神看的是內心，人看的是外在表現。只聚焦在行爲上，將會變成最糟糕的法利賽人，扼殺了靈魂。

因此，靈命塑造是個整全的過程。現在，爲了幫助你理解這一點，我要建議你爲自己畫一個圖。首先，在紙上畫一個一元硬幣大小的圓，裡面寫上「心靈」(spirit)、「心」(heart)和「意志」(will)。然後，在這個圈的外層，再畫另外一個圈，寫上「心思」(mind)，包含了「思想」(thought)和「情感」(feeling)。第三個圈是「身體」(body)，第四個圈是「社會網絡」(social relations)，最後一圈則是「靈魂」(soul)。這樣一來，你就畫出了你的心靈(意志)、心思(思想和情感)、身體、社會網絡，以及靈魂。³

毫無疑問，關於一個人的組成部分，還可以有很多的討論，不過請容我暫時避開相關的爭論。在這裡，我需要的只是提出論點。如果想要用別的方法來劃分一個人的整體，我也不會阻止。然而，對我來說，這幅同心圓可以把「自我」描繪得很好，並且有助於接下來的討論：靈命塑造關乎的是自我的每個部分都得到調整與改造。這也解

釋了，爲什麼真正在基督裡的生命塑造，從來不會導致個人化和律法主義。靈命塑造不只是與心靈、外在行爲，甚至不只是與靈魂有關。根本上來說，心靈與意志是自我的管控中心，一切行動都從這個根基而出。不過，心靈和意志的運作，不會獨立於心思、身體、社會網絡、靈魂之外；反之亦然。心靈與意志的運作，要倚賴上述的其他部分。想要進行靈命塑造，就必須從人的每個部分著手。

身爲福音派的一員（在這裡，也包括了那些有時被稱爲靈恩的教會），常要面對的試探，便是認爲人心的改變，僅僅來自於某種聖靈的降臨與光照。你可以稱這種改變叫做復興，或是其他的稱呼。因爲突來的巨響，頓時你生命中的每個面向都被轉變。換言之，不需要任何過程，一切都是被動且立即完成的。

不過，請想一想，當以色列人來到應許之地，抵達第一個城市耶利哥城，而這座城的城牆，我們都知道，全都倒塌，夷爲平地。現在，請告訴我，在征服應許地的過程中，另有多少城牆倒塌？以色列人該如何面對其他城市？他們也必須拿下，不是嗎？今天的我們，對於神在靈魂中的救恩與工作，常有一些誤導人的教導，因而變得非常被動。我們喜歡引用這樣的經文：「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這並沒有錯，不過我們卻忘記了，如果什麼都不做，你們也就離了我。這雖然不是經文，毫無疑問也

同樣是真理，是出自經文的整全教導。

很多人聽到「人的參與」，總會覺得不安，因此出現類似「神人協作說」(synergisim)這樣的字眼，在某些神學圈子裡，這是個不潔的詞。然而，這樣的想法會使我們在「呼召作主門徒」(或用保羅的說法，「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件事上有所虧損。我們一定要明白，靈命塑造是個關乎全人的過程，我們整個人都要主動積極地與基督同在，參與在靈命塑造的工作中。除非我們也有行動，否則不可能被塑造成為基督的樣式。稍後，我還會在討論第八個論點，處理一些棘手議題時，回到這個問題上。

七、靈命塑造與行動

至於我的第七個論點，將會繼續詳述塑造自我的種種層面，如何影響我們支取力量。不妨以「思想」(thought)為例。思想是組成心思的其中一個面向，所以，想要在靈命上有所改變，就必須改變思想生活。正如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所說：「他們……故意不認識神」(28節)。事實上，對這些人來說，思想神，並且思想祂是怎樣的一位神，根本就不可能。因為，如果是你自己坐在生命的寶座上，就不可能想到神，畢竟，神就是神，除了祂，沒有別人可以坐在生命的寶座上。當人們把神趕出他們的知識體系外面，就像保羅所說，神就任憑他們，把他

們交在他們自己的手上，那是多麼可怕的下場。

神從不強迫人——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如果你不想要祂，祂不會逼你就範。祂給了你足夠的權力，可以把祂從你的心思移出去。就算是你想要祂，也必須先尋找祂。毫無疑問地，神已經在尋找我們，我並不會否定這一點，問題在於，我們常常把神在做的部分，和我們要負責的部分搞錯了。神已經準備好祂要做的事了，祂正在行動。希望這麼說不會太冒犯你的神學，並不是我們在等祂行動，事實上，神才是那等待的一方，祂在等候我們的回應。這樣，你應該看到我們的問題在哪兒了吧？正如我常對人說的，今天的我們，不是被恩典拯救，而是被恩典麻痺了。有時候，我們用一個小時的講道，教導人們什麼都不用做就能得到救恩，然後又用四十五分鐘的詩歌告訴人們，要求你要做些事情好得到救恩。毫無疑問，這一切都讓人困惑。我們的神學在主動和被動之間有了麻煩。在這裡，我沒有時間解決所有相關的問題，但還是希望可以讓人注意到這個狀況的存在。

我們必須把思想與神同工這件事，放進我們的心思當中。大衛在詩篇十六篇8節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我們怎麼說大衛呢？神人協作說？靠行爲稱義？「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

動。」在這首彌賽亞的詩歌當中，我們的行動位於核心，這裡有太多的東西值得討論，也都跟靈命塑造息息相關。

那麼，該如何將耶和華常擺在我們面前呢？背誦聖經絕對是靈命塑造的根基。假如必須（當然，並沒有這樣的「必須」）在所有的操練當中，只選其中一個，我會選擇背誦聖經。我一定不會在一間沒有背誦聖經課程的教會牧會，因為背誦聖經能讓我們把所需要的東西，放進心思當中。「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書一8），那就是我們最需要的地方，在我們的口中。要怎樣才能在你的口中呢？記憶。我常為人們指出，若是能夠背誦經文，有多少麻煩其實是能避開的。如果柯林頓記得這件事，他將過得更好。背誦聖經，日日夜夜默想著它。只有這樣，你才能每時每刻把經文（也就是神）放在你的心思面前。「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申二十八1）還有其他事物比這更值得放進你的心思面前嗎？沒有！

我常告訴身邊的人，有段聖經經文比世上所有的大學教育都更具價值，那就是約書亞記一章8節。這段經文能讓我們夢想的生命成真。但要如何實際運用它呢？通常，我會舉詩篇第二十三篇為例。每一天，我都在腦海裡不斷地反覆思想當中的句子：「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

路。」在面對難處的時候，我可能會用「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這些都是例子，告訴我們如何持續把耶和華擺在面前。

關於思想生活的轉變帶來哪些效果，還有很多可以討論。不過，讓我們來看看人格當中「情感」的領域：許多人的生命中充滿焦慮、憤怒和羞辱。他們讓怨恨進入自己的生命當中；還有色慾。我們的文化對於情色總是興奮不已。當然，不只是性，可是毫無疑問地，性仍是最能夠吸引注意、驅動人們的力量，我們不斷地沉溺其中。

很棒的是，你可以藉著靈命的塑造改變一切。畢竟，這些情感的背後並不是萬有引力定律。你可以改變你自己的感覺（當然是在神的幫助之下）。假如約瑟的心思充滿著浪漫和沉溺於性慾的想法，波提乏的妻子得到的就是約瑟，而不是約瑟的衣裳而已（創三十九7~12）。

下一回，聽到有人又在性這件事上跌倒，我希望你可以了解，悲劇不是突然發生，而是因爲情慾早就在他們的心思當中，甚至可能長達數十年之久。就是在這裡，我們要進行靈命塑造。它並不是要控制我們的行爲，否則我們就跟法利賽人無異。

我們還可以再來看看，靈命塑造如何運用在「社會網絡」的領域。有太多東西可以討論。現在，我們只要思考一件事：想想那些因著神的恩典，以僕人的方式與他人

建立關係的人。他們所到之處和所做之事，都活出僕人的生命。

我們應該都記得，耶穌說：「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路二十二27）祂也說：「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十44）附帶一提，我們不該把耶穌的建議，當成另外一個讓人可以成功領導的技巧。耶穌的目的，並不是要給人成功的技巧。祂在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偉大的人。那是在任何時候都能當僕人的人。作一個僕人，會改變我們與任何人的關係。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僕人，這會怎樣改變你對性試探的想法？你又會怎樣看待貪念呢？當你得不到你該得的，又該如何面對心中的怨恨呢？相信我，它會將你的重擔卸下。

我們很快地討論了靈命塑造的過程，如何全面性地轉變了一個人的自我。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能夠談談靈魂和身體，在靈命塑造中，這兩者都有其關鍵性的角色，目的都在轉變自我，轉變我們的全人。不過現在，我必須作結論了。為免讀者迷路，我要重申一次第七個論點：靈命塑造的目的，是為了解轉變一個人的自我，運作的過程包括了思想、情感、社會網絡、身體、靈魂等的轉變。當所有這一切都具備，心靈（心、意志）的轉變，也會跟著陸續發生。

不妨想想，在我們個人的生命中，以及諸位服事、

講道的事奉裡，是否曾經用這種整體的觀點來理解靈命塑造？爲了證明我的論點，容我挑戰各位：至今爲止，我還不知道有哪個教派、哪間地方教會，是把「教導信徒落實耶穌所言的每件事」當成核心目標的。我說的不只是有這個想法、這個意願；我說的是有爲這件事擬定計畫。⁴我也衷心地請教諸位，這件事有在你的行事曆上嗎？教導門徒以三一真神爲核心，去做耶穌說的每件事？假如這是你的目標，你將發現，自己找到了整合神學並同時保持靈性活力的方法。當然，這麼做的同時，你的神學觀以及對靈性的看法，都會產生很大的改變，並且煥然一新。

八、靈命塑造與恩典

我的第八個，也是最後一個論點，和一些常常出現的議題有關。首先，是恩典與行爲。「靈命塑造」是否只是「行爲」的另外一個用詞呢？如果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必須做些事？」我的回答是：「是的」。沒有人可以只是坐在教會的長椅上，就能塑造自己成爲基督的樣式。你必須用整個生命來作耶穌基督的門徒，假如這就是你說的「行爲」。當然，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沒有任何事情比真心地信靠、相信神，還要更有果效。

我們大多數人的問題，並不像一般人說的，沒有把腦袋裡的東西，帶進我們的內心；反之，真正的攔阻，是

我們腦袋裡充斥了太多錯誤的神學，而這些神學已經進入我們的心裡，控制了我們內在的機制，導致即使在神的話語和聖靈的輔助下，我們的腦袋和心仍然無法正常運作。

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給你這樣的建議？恩典的相反並不是努力，而是賺取。賺取是一種態度，努力則是一種行動。誠如你我所知，恩典並不只是罪得饒恕而已。然而，有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有那麼多人把福音修剪成只是一種稱義的理論。我曾聽過福音派有名的講員說過，恩典只跟罪咎有關。有太多人以為稱義就是福音最重要的成果，而這個福音講的（你可以在許多福音派領袖那裡不斷聽到這種論調）不外乎你的罪可以得赦免，僅此而已。

相反地，我要大膽地說，整本新約聖經所說的福音，指的是只要真心信靠耶穌基督，現在就能在神的國裡擁有全新的生命。不只是相信祂所做的事情或祂所說的話，而是信靠祂所觸及的每件事情；換句話說，即基督的全部。「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二5）如果，你真的想要嚐嚐恩典的滋味，那就開始過著聖潔的生活。聖徒燃燒恩典，就像一架七四七飛機起飛時，燃燒燃油一樣。比起單單透過罪來認識恩典，成為行出耶穌所說和所行的那個人，反倒更能支取恩典，活出聖潔的生命，因為你所做每

件聖潔的事，都將會是出自於神恩典的供應，是神全然慈愛的行動。這就是復活而新生的生命，也是稱義的生命——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的罪需要被饒恕。可是，稱義不能與新生分隔開來，而新生的生命很自然會引導我們成聖，走向榮耀。

另一方面，如果你所宣講的福音，只提到罪得饒恕，你就會落入今天大多數基督徒的情境裡：空有信心，卻帶不出順服的行動與豐盛的生命。我們找不到從這裡到那裡的方法，因為惟一的橋梁就是作主門徒。假如有什麼事情，是今天的我們要知道的，這件事就是：單單只有稱義的福音，帶不出門徒的新生。作門徒是向耶穌學習，如何現在就活在神的國度裡。想要成爲一個屬乎恩典的人，首先要活出門徒聖潔的生命，因為作門徒的惟一方法，便是持續以恩典爲食；而國度的生命，乃從恩典而出。

在這個論點裡的第二個議題是：完美主義。當我們開始認真思考靈命塑造這件事，很自然地，完美主義就成了我們擔心的問題。然而，大多數的人，其實可以不用那麼急著擔心這件事。可惜的是，我知道福音派的圈子裡，擔心自己是否完美的問題，遠多過於擔心那些仍在罪中的人。事實上，據我所知，我們這一生都應該保有一些空間，容讓自己的生命可以慢慢地改變。我希望這一點，可以成爲你我在完美主義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我很喜歡奧古斯丁說過的這段話：

只要還有人願意活在這必死的身體當中，我們就有可能突破種種引起肉身幻想的限制，得到來自永恆真理的光照，並用堅定的心志劈開今生今世的朦朧，遠離生活於什麼也不懂的景況裡……假如靈魂真的有辦法超越籠罩大地上的雲層（參：《德訓篇》〔*Ecclus.*〕二十六章6節），超越覆蓋在生命之上的黑暗，彷彿碰觸到燦爛的真光，惟一的方法，便是回到一個人天性的軟弱當中，回到想要活下去的渴望當中，從那裡，我們再一次地回到了高處，而這一切，單單靠著所謂的純潔，是不可能達到的。當一個人愈知道這一切，他就愈偉大；反之，他就愈渺小。⁵

無論走了多遠，在我們裡面，總是存有某種可能性，像是帶著殘火的木炭，只要風向對了，還是有可能帶來大火。當然，並不是非如此不可。面對那些一次又一次犯錯，並且不斷找藉口的人，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你是有計畫一直這樣的嗎？」有時候看來真像如此。所以，我要談的第三個議題：福音不只是跟罪有關。福音必須帶領我們走向基督裡的新生命，一切的靈性都是從這樣的生

命而來。然而，若把「稱義」和「新生」分開，認為福音只是「相信耶穌為你的罪而死，所以可以上天堂」，我們的神學將成為一切靈性生命的阻礙。請不要誤會，這樣的宣稱並沒有錯，只是當我們接受「相信耶穌為你的罪而死」，我們並不認為這代表要「在每件事上都相信耶穌」。真正的福音關乎的是透過耶穌基督得到新的生命。我們所傳講的若不是這樣的福音，靈性就不會跟神學有關，反之亦然。

在第八個論點下的第四個議題是：沒有人能避免時間與過程。我們不該老是期待真光照耀，每時每刻的靈性都能「榮」光煥發。我想舉個例子，出自一位靈恩派作家的文字。我不喜歡「靈恩派」這個詞，因為我不認為這世界上有所謂「不靈恩」的基督徒——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這位靈恩派作家擔憂，靈恩運動的光景不再，他說：「今天的靈恩運動，不能說發展得不好，同樣地，也不能說發展得很好。」我得承認，這同樣也是福音派的問題。他接著說：「該怎麼辦呢？我相信答案就在聖靈的火。這火將消滅人心不成熟的需要，讓我們擺脫美國文化的糾纏，克服一切的物質肉慾。讓這大火燒起，直到我們回想起耶穌基督就是一切力量的來源，好讓我們可以從墮落的社會中得釋放。這禱告之火，將是我們的武器。」

現在，請原諒我這麼說，如此的言論根本毫無益

處。事實上，不只是靈恩派，在許多福音派當中，類似的說法也所在多有，只是換個包裝。好比受聖靈的洗、強調個人的屬靈經歷、更激昂的敬拜，以及其他種種完全無法改變我們品格的崇拜經驗。它們就是不能。我自己便是一個有過許多榮美經驗的人，從中獲益良多。在屬靈的生命裡，這些經驗有其地位。我不談自己曾有過的經驗，因為我認為這些經驗屬於我跟神之間的事，除非這些經驗真能帶來效果，才值得一提。對我來說，這些經驗很有意義，但是，它們沒有改變我的品格。

我想，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利來判斷，我的品格究竟有些什麼改變（如果這樣做會有幫助的話）。不過，就我自己來說，我的品格之所以有改變，都是因為採取行動學像基督的緣故。品格是透過行動而形塑，也是透過行動而改變，這當中包括了詳細的計畫與持續的操練（藉著恩典）。進入這條順服耶穌基督的道路——想要順服祂，也想要學習任何能幫助我更順服祂的事情——才是真正帶來靈命塑造與改變的道路。

我們當然可以期待那些奧妙、重要的時刻，老實說，我也不想錯過。我喜歡這些時刻，有些時候，當我用主禱文禱告，常會在後來感受到和主之間有著美好的對談，希望自己可以花上好幾個小時沉浸在其中，到最後，我甚至不想用「阿們」作結束，反之，我想說得是「哇

塞！感謝神！祢就是國度的彰顯！祢就是力量！祢是榮耀！永遠永遠！」「阿們」顯得太溫和了！

我希望你的生命充滿了「哇塞！」的時刻。我們都應該擁有這些時刻。然而，這樣的時刻不能改變我們。真正能改變我們的，是順服耶穌基督的意志。這樣的意志，來自於每一天與復活的基督同行，從內在生命的改變學習順服。

對於這一切，使徒保羅了解極深。我們要以他寫給歌羅西教會的信，作為結束：「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西三1~4）

那麼，什麼是下一步？有人知道嗎？下一步就是：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不要彼此說

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5~10)

這真是個在心思上不可思議、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1~16)

然後，我們來到第17節這偉大的句子，帶領我們回到最核心的觀點，也是在基督裡進行靈命塑造的本質：

「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

這是什麼，又該如何做？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加四 19)

這些年，「靈命塑造」這個詞，像火箭一樣從許多新教徒的嘴裡冒出，這種突然發生的現象，讓許多有識之士感到不安。如果靈命塑造真的那麼重要（姑且還不討論是不是信仰的核心），為何到最近才出現？靈命塑造鐵定只是另外一個看似虔誠的時尚用語，一方面滿足人心高漲的自我意識，另一方面是爲了討好「基督教未能滿足現代人的需要」這樣的質疑而出現。更何況，「靈命塑造」這個詞聽起來豈不是太有點「天主教」色彩？新教徒真的

可以安心嗎？

也許，我們可以不理會「靈命塑造」這個詞，不過，這個詞所指出的事實和背後代表的需要，永遠會在那裡。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是好是壞，人類的靈性層面一直都因需求而持續發展。每個人的靈命都會受到塑造，就像每個人都得接受教育一樣。惟一的問題只在於好壞的不同。也因此，我們多多少少都要對這過程有所意識，帶著意圖參與其中。我們需要理解人類的靈性是如何受到塑造的？它又如何能塑造得像基督那樣好？就心理學的發展來說，這也是必不可少的面向，能幫助我們對人類的生活有更適切的了解。

我相信，宗教圈裡最近這股突然出現、重新看重靈命塑造的風潮，背後所反映的，是現代人對於真實信仰和生命需求，開始感到疑惑。過往，我們靠著講道、教導、知識和資料，在聽眾的心裡形塑信心，又靠著這樣的信心來形塑基督徒的外在行爲與內在生活。然而，因著某些原因，這樣的策略並不成功。結果，雖然有了一群願意爲基督而死的基督徒，但他們卻顯然沒準備好爲基督而活，他們不知怎樣與自己相處，更別提要如何與他人應對。

根據研究調查指出，在福音派基督徒（而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很難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上，看出兩者有什麼不同。就算是神職人員，順服基

督並在基督裡安息，也不再是一個顯著的特徵。在此情況下，實在有必要更謹慎地來看待靈命塑造，並清楚指出福音的本質，以及什麼樣的永恆生命，能與這本質相呼應。

許多人對「靈命塑造」的看法常只有粗淺的認識，覺得這個詞包羅萬象，卻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意思。梅濟時（Gerald G. May）說：「靈命塑造其實是個統括用語，用來形容加深信心和帶來靈性成長的一些觀念、方法和操練。除了有一般的課程教導，也有關係緊密的屬靈引導。」¹

因此，釐清「靈命塑造」在三方面的誤解，對我們會很有幫助。首先，有些人會把一些活動定義為宗教活動，而靈命塑造就被視為承接這些宗教活動前的訓練。毫無疑問，在許多神職人員的養成過程中，靈命塑造確實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正如很多天主教的文獻所指出的，神職人員的培養，需要有意識地藉著這些靈命塑造方式，才能超越外在的行為，進入一個人的內在生活當中。馬協爾（Marcial Maciel）所寫《天主教神職人員的靈命塑造》（*Integral Formation of Catholic Priests*）一書，就出色地說明了，靈命塑造對於一個人在承擔牧者的召命上，有何幫助。²

在新教這邊，靈命塑造則幫助訓練宣教士、牧師、領導者，或是全時間的事奉者，扮演好工作角色，帶出合宜的外在行動。不過，雖然知道內心是否純正很重要，但

是如果外在的一切都很順利，很少有人會想要深究背後的景況。事實上，正如常在一些人身上看到的，就算這些服事者的內心有什麼狀況，私底下的生活有什麼缺乏，我們會用「這是因為事工的緣故」來解釋，甚至假裝沒看見。

在今日，我們偶爾也會發現，人們用靈性操練來理解靈命塑造。這是近年來在福音派裡開始出現的情形。人們把靈性操練視為靈命塑造的一部分（這麼想並非全沒道理）或是一種靈修實踐，靈命塑造則是不惜一切代價，負責把人們帶到一個境界，能夠在生活中切實地進行靈性操練。無論如何，這樣的看法是把靈命塑造視為某些特定的宗教實踐，通常這些行動會被現代人稱為「靈修」。

其次，靈命塑造可能被視為專門用來塑造一個人的內在生活、心靈，或是靈性層面。心或意志（我認為更好的用詞是心靈），搭配一個人的情感和理智，往往才是塑造的重點，至於外在的實踐，就可有可無。在這裡，主要是在形塑人的屬靈層面。畢竟，所謂的靈命塑造，不就是因為一個人的靈性面向需要改變嗎？當然，這背後的假設也包括，所有的靈命塑造都會對外在的活動有所影響。

第三，有人會認為，靈命塑造指的就是被某種靈性的實體、聖靈，或是其他參與神國度的靈性中介者（特別是神的話）雕鑿的過程。按照這個想法，靈命的塑造是因為塑造人的工具（或是媒介）與靈性事物有關。

現在，我們要知道，上述這三方面的意義，並不與基督徒的靈命塑造劃上等號。靈性的用語如今已進入各個領域，轉眼間，我們已置身於幾乎每件事都可以是靈修學的地步。最近電視上有則卡車廣告，一名男士的台詞就說，一台卡車是「一種靈性的事物」，他接著便談到這個「靈性的事物」，如何為生命帶來意義。

我相信，靈性這個領域在未來幾年，仍會是基督徒不斷掙扎想要尋求共識的地方。各式各樣的「靈修學」如今都打著「內在信仰」、「泛基督教運動」的旗幟來定義自己，不只是在基督教的各個分支裡，也擴散到其他的宗教傳統。

好比十二步驟課程，那些明顯從人類的內在需求出發，期待作成美事的人，常常會把一些反基督教，甚至是非基督教的靈修學，帶進了基督徒的聚會與生命中。同樣地，許多強調包容主義的人假設，所有的文化都是相似的，那麼，假如只有宗教方面存在著不同，豈不矛盾？尤有甚者，如果生活方式都沒有什麼不同，道德上又為何要有差別？如果每件事在道德上都是相同的話，又要如何判別何種宗教是錯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思考「靈命塑造」這課題，既忠於福音，也忠於將祂擁有的永恆生命賜給我們的基督？

讓我們從實踐的行動，也就是外在的行為開始。首

先，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便是要將我們明確地導向順服基督。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說的「大使命」，很清楚地指出，身為基督的子民，我們的目標與工作，就是要使門徒順服到一個程度：「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二十八20）當然，這同時假設，我們自己也順服其中，學會如何順從基督。雖然對基督的愛仍是一切背後的動力來源，基督毫無疑問地指出，結果乃是從遵行祂的吩咐而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十四21）

對當代西方的基督教來說，最可悲的莫過於意識到，我們之所以無法落實成為基督子民的呼召，便是因為我們沒有落實上述靈命塑造的方式和目標。當然，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好幾個世紀前；對教會來說，當代的挑戰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面對如此的挑戰，據我所知，很少有宗派或地方教會能夠給出具體的計畫和方法，來教導人們遵從「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只有極少數的人，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試著實際去做的事；大多數的人只會覺得不可能。也難怪，想要在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機構當中，定義出基督徒版本的靈命塑造，會這麼困難。一旦脫離「大使命」所設立的標竿，想要活得和非基督徒，甚至是反對基督徒的人有所不

同，就會變得更加艱難。

當然，靈命塑造不可能單單聚焦在行動和實踐上。這只會導致律法主義、失敗，和死亡，正如耶穌在「登山寶訓」（太五20）清楚指出的。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必須放棄耶穌所設下的行為目標。藉著形塑人發自內心愛基督和祂的命令，並且訓練他們的全人（包括靈魂、心思、身體，甚至包括某些程度的環境）配合他們的「新心」與「新靈」（也是自我組成部分中最有創意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意志」），我們才能教導人們做到「凡所吩咐的都遵從」。立「志」（*thelein*，羅七18）不但很重要，更是無可避免的；然而一個人的性格，以及其他更多的部分，同樣也要介入在行動當中。

的確，我們的心和靈也許願意（太二十六41），然而，除非身體和我們人格的有形部分，也都能整全地受到訓練，跟上這個意願，甚至給予支持，我們就不可能採取任何具體行動。相反地，我們其實更常做出違背心靈和意志的行為：「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羅七15）。儘管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我們卻不是活在那樣的心裡面。我們活在肉體及肉體所掌控的世界裡。基督徒的靈命塑造，當然是從我們的心和靈出發，也是由「從上面來的」新生命所發動；然而，直到我們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參：西三），這一切才能成就。

這是個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被動的過程，需要我們以清楚的頭腦，不懈地參與。這一切不會自動發生。我們也無法完全不費吹灰之力，就做到對基督的全然順服和信靠。所以，我們需要「間接工具」，能夠幫助我們參與在人格（包括感情、想法、心智、形象，以及讓靈魂和身體都作好心理預備）的重塑過程中，使我們整個人都能夠在聖靈的引導和幫助下，被福音的話語所影響，進入心靈重塑的狀態。那麼，這些「間接工具」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工具，就是那些爲了在聖靈裡的生命所預備的靈性操練：獨處和靜默、禱告與禁食、敬拜和讀經、團契與認罪，以此類推。這些操練的本身，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預備。然而，這些操練確實能幫助我們的心靈和意志——其力量渺小而有限，難以幫助我們有效達成心目中的「義」——來引導我們的身體，進入到某些經驗當中，好讓整個自我重新建造，得以跟隨心靈的腳步，立志要徹底地順服。這正是基督徒靈命塑造第二部分的意義。

所以，靈命塑造的過程，需要對人的自我有更精準、更經得起考驗的全盤知識。心理學與神學必須在理解靈性生活這件事上攜手合作，缺一不可。身爲耶穌的門徒，我們迫切需要發展出基督教的心理學，好讓我們對靈性生命和成長有更適切的了解，特別是那些在不同心理學

領域從事研究，認為心理學是一個與心智有關的實用學科的人，更該如此。不處理人的靈性生命，與人類自我有關的理論就不可能完整，也會與實際情況不同。

當然，靈命塑造的第二部分，必須與最後第三部分配合，才有可能運作：在基督裡被神的靈所形塑。這個過程的啓動，主要是從浸潤（約十五7）在基督的話語中，並且持續遵守（約八31）而來：「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63）當然，基督的話語、祂的福音，以及祂的命令，都不能和祂的人格及祂的存在分割開來。就人格的靈命塑造過程來說，只有聖靈參與其中，才有可能從靈魂到身體，徹底地改變一個信仰者的根本行爲。這樣的改變，超越了只是單純地聽到和領受神的話語。這也是爲什麼，當我們穿上新人（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來做這件事，因爲這無法假手他人），會發現基督的品格從我們流瀉出去，結出聖靈的果實。

基督的靈在有形的人性中運作，通常都是藉著明顯可見的事件。這些事件有時會以「話語」的方式臨到某個特定的人身上——基督對在祂國度生命裡的學徒個別地說話。祂是我們生命的老師，與祂同行不會打瞌睡。因此，在基督裡的靈命塑造，不會是無意識的過程，僅看得到結果，卻看不見在我們裡面作工的那一位，我們可以實際體驗到祂的工作。我們尋找、期待、爲此感恩。我們有意識

地與祂一同參與在每個靈命塑造的經驗中。

然而，並不是這些立即的經驗，使我們感受到自己正在基督裡被神的靈塑造著。相反地，且讓人可能不安的是，必須從我們自然湧流出來的行為表現，作為明證。要認識一棵樹，就要從它的果子開始。當形塑人的聖靈促使我們愛基督過於所有，並且遵行祂的榜樣，跟隨祂的腳蹤（彼前二21～23），並且活出順服的生命，那麼，我們就知道，自己確實被聖靈改變（參：林後三18）。有了這個知識作為背景，就能讓我們對於個人和生命周遭，那些來自於聖靈的立即感受，不再感到不自在。

當新生的靈魂決心徹底活出基督的命令，並且擬定計畫，藉著適當的靈性操練，將決心付諸行動和實現，靈命塑造的工作便完成了，我們落實了「大使命」。當然，沒有人能靠自己完成這目標；也沒有人必須這樣做。神希望我們和其他人一起攜手走這趟旅程，我們每跨出一步，都會與基督相遇。「看啊，我會在每時片刻都與你同在」，耶穌曾這樣說，這也是祂正在做的事。

我們應該停止這種藉口，認為我們不該賺取恩典（或者是稱義、成聖），以至於我們也不努力尋求領受恩典。一旦我們被神找到，我們反成了想在祂裡面尋求更豐盛生命的尋道者。恩典反對的是賺取，而非努力。基督徒靈命塑造最真實的地方，在於我們不可能只透過更多的聖

經知識、投入、靈感、服事，就能夠讓自己有「基督的樣式」。這些當然都很重要，卻不是關鍵要素；單單倚靠這些事物，正好解釋為何今日委身的基督徒，在活出高於一般標準的生命要求時，普遍都是失敗的。

我們的意志、心和靈，都位於人性的核心處。只有透過參與，我們才能打開內心，讓整個生命重新接受塑造。首先，參與意謂著學習基督的榜樣、遵行祂的命令，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約十四 15~17）先是參與，保惠師才緊隨著順服而來；從嘗試、失敗、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參與在靈性的操練中。我們把整個生命投入在嘗試和訓練中。宗教的例常事務、只是做個「好」會友、固定參加禮拜，並不足以滿足靈魂的需求；生命的問題太巨大，單單如此無法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更合乎實際生命狀況的活動，讓自我在恩典中改變，才有可能把活出基督命令的意圖，從意志變成行動。

以這種方式理解的靈命塑造，自然就會具大公性和包容性。那些接受塑造的人，因著順服基督的緣故，彼此連結、讓人稱奇。只有順服，才能克服因教義、儀式、傳統等外在事物所造成的分裂。燈一旦在順服中點燃，將會照亮一家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從心出發，靠著

聖靈來順服基督，是如此激進的舉動，參與其中的人將會明白，任何的合一都不是靠努力得來的；並不是因著我們的努力，而是因著我們是誰：「凡敬畏你……的人，我都與他作伴。」（詩一一九63）

幾年前，基督教合一運動嘗試推動高舉基督是主的活動；最終卻沒有太大的效果。那些在歷史中養成的生活方式，以及真實生活中的種種行爲和態度，並沒有好好地被處理。然而，真正地順服基督為主，將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部分，並在生命中的任何地方，把所有與基督同行的門徒都聚在一起。基督徒將會發現，在生活中很自然地就能辨識出另外一位基督徒，因為那來自永恆而激進的生活方式，正從我們的身上展現出來。不與邪惡妥協的特質，把基督徒都連結起來，就像鐵和磁鐵那樣。在這個順服基督的合一裡，任何的不同都不再重要，基督正與祂的子民同在。

不幸的是，如今，基督徒之間因著一些不同（文化、社會、宗派，甚至是個性）而處於分裂。有時我們可以很清楚看見，這些來自不同群體的基督徒在一起時，這些不同的力量正在背後運作著。我很難想像，假如大家真的都是以順服基督為中心，還會存在這種不合嗎？立定目標，加以執行，自然就會水到渠成；假如這不是我們的目標，還有什麼是真正的重要的嗎？當然，天堂很重要，能否

進天堂，也的確不是以「一個人在基督裡的成熟度」來評斷。可是，真正信靠基督的人，絕對不可能老算計著如何進天堂，天天教導著如何上天堂。

我相信，聚焦在「順服基督以帶來人格改變」的靈命塑造，必定會小心面對某些基督徒會有的「排他性」。這「排他性」是「降火顯應的神」的特質。假如，真有某些靈修學，的確能夠帶出順服基督的果效，或許不妨就讓他們自行發展。當然，那些做不到的，旁人是看得出來的：「據我們的仇敵自己斷定，他們的磐石不如我們的磐石。」（申三十二31）

真正該關心的「排他性」，在於基督徒與神之間是否存在著真實的關係；我們的神是與人同在的神，非基督徒是無法擁有這份關係的。如果任何「排他性」的基督徒所宣稱的，不是這裡所提到的靈命塑造目標，其價值就微乎其微。

在今日的西方基督徒中，有個真實的例子正在發生，有愈來愈多的基督徒放棄了基督信仰的獨特性與排他性，特別在學術的圈子裡。如果，連文化都愈來愈相近，又何必堅持基督教的排他性？然而，只要我們專心地追求基督徒的靈命塑造，排他性與獨特性就會自然產生。如果法師、術士、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也能像耶穌基督和祂的門徒一樣，活出聖潔和能力，我們當然無話可說。然

而，基督而非基督教文化，才是用來區分「我們」與「他們」的真正標準（參：徒十七31）。

或許，有幸來到這個福音派首屈一指的訓練中心，正是我們的一個機會，不妨問問自己，是否真的了解什麼是基督徒的靈命塑造，並且願意讓耶穌基督無可比擬的愛成為評判標準，從「大使命」來看我們所做的是否？我們所做的工，我們真正在做的事，是否與祂留給我們的任務相符？我們自己、我們所參與的堂會、我們的教派、我們的神學院，有多少事情，其實只是「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爲」（彼前一18）？

假想一下，如果我們有機會重新開始一項計畫，以最好的神學與心理學為裝備，設定一個新的目標，不用管以前做過的事，或是已預定要做的事，你覺得，哪些事情是你原本在做，如今卻可以從計畫中移除？又有哪些事，是被你忽略許久，現在應該放進計畫當中，特別是當你真的考慮「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遵守？這個問題，不但是我們個人應該要回答，對每個機構、議程來說，都同樣不可避免，因為這正是耶穌會問的問題：「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路六46）³

08

心靈願意，但……

身體是靈命成長的工具

對於那些喜愛並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來說，靈命塑造是幫助我們有效學像基督品格的過程。這個過程如果進行得順利，我們的生命得以成長，在我們的處境中得以活出基督的樣式。隨著內在有了基督的品格，我們的外在就更能遵行基督的行為和吩咐，因為內在為行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我們愈來愈能分享基督的異象、愛心、盼望、感受和習慣。

這個我們理當「變得更像基督」的過程，惟有靠著恩典方能持續。這不代表被動。恩典反對的是賺取，而不是努力。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能比恩典更激勵一個人要努力。

今天，我們需要一再強調，若是缺乏意圖，缺乏適當的教導，又不採取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成爲基督的樣式」就絕不可能發生。除此之外，若是沒有相同心志的夥伴作爲可靠的支撐，一樣難以完成。只有明白什麼是更像基督，並且透過教導、示範，提供支持與信念，我們的教會才有可能成爲靈命塑造的中心。

身體與靈性生命

在「更像基督」這過程的各個面向中，最少被人理解的部分，應該就是身體在靈性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每個人幾乎都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在「靈性生命」的過程中，身體是如何不停地鼓譟反對著。使徒保羅這樣解釋：「因爲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加五17）耶穌也說：「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二十六41）這些經文都讓人誤以爲這是對身體的最後判決，只有藉著死亡脫離身體，人類才有可能成爲他應該成爲的樣子。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身體被排除在救贖之外，我們日常的生活也會遭到摒除。許多基督徒似乎都已經這麼接受了，起碼在心裡都是這樣想的。但是，這樣的看法

只會讓一切的靈命塑造變得毫無可能。事實上，這和耶穌絕大部分的教導正好相反，也將使我們無法回應活出敬虔的呼召，這可是貫穿整本聖經從頭到尾的信息，也是人心最深刻的需要。

然而，讓人振奮的是，聖經對於身體和血氣的教導，遠遠不同於「絕望」的觀點。在神面前，耶穌就作了肉身和靈性良好整合的首要見證。不過，早在耶穌進入人類歷史的許多年前，詩人就談到了他的身體是如何地渴想神（參：詩六十三1），又說「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詩八十四2），並且呼籲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詩一四五21）。

先知約珥預見有那麼一天，神要將祂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參：珥二28~29）。這段預言後來在五旬節的時候得到應驗（參：徒二16~21）。也因此，保羅書信對於血氣肉身的描述，完完全全不同於我們現在對身體的「絕望」看法。身體是聖靈要居住的殿，本來就不是為了犯罪，而是為了主而存在，而「主也是為身子」（林前六13）存在。

保羅還說，藉著神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林前六15）。事實上，我們的身體甚至不屬於我們，而是被基督重價買來，並且將「從上而來」的生命給了我們，要在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

前六20)。因此，我們才能「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羅十二1），這是我們「靈性的敬拜」。

人類的本質

想要了解身體在靈性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甚或是一般生活中的角色），我們需要從更深一點的層面，來看待人性、品格與行動的本質。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中長大，這些環境教導了我們如何像身邊的人一樣說話、思考、感覺和行動。誠如諺語所說：「猴子總是有樣學樣」。這正是人格形塑的機制，大多時候帶來的效果都是好的。不過，有些時候，也可能把不好的習慣帶進我們裡面，影響到整個生活。從孩提時代，我們就不斷從身邊的人身上學習如何面對「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約壹二16），這些使徒約翰所說「從世界來的」事物。各樣的犯罪行為成了我們的習慣，接著又成了我們的選擇，最終變成了品格。

我們學習了褻瀆神和鄰舍的語言，透過種種的行為定義自己，或是被他人定義。我們也開始在不用思考的情況下，做出那些不好的、有破壞性的事情。當做壞事似乎

是如此「自然」，想要做好事就變得吃力而不自然，處處顯得刻意。你可以從一個十歲小孩如何與同儕或是家人相處時，觀察到這一點。

新約聖經通常是用「肉身」這個詞，來形容「以罪惡方式形塑、因而開始反抗神」的人類身體。這並不是說，我們的身體或慾望就是邪惡的。身體是神美好的創造，有能力服事祂、榮耀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然而，如果置身在不敬虔、反抗神的家庭、鄰舍、學校與工作的生活處境中，「罪的工程」就會開始在我們的身體彰顯並蔓延。慾望變成了「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羅七5）。我們的身體蓄勢待發準備作惡，只等狀況許可。正如古老的故事中，神對該隱說：「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創四7）情況是如此惡化，保羅才會說：「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七18）

當我們在基督裡有了新生命，我們的身體以及仍未形塑的慾望系統，並不會自動轉移到基督這一邊，而是持續地反抗。有時，突然而來的改變確實會發生，像是完全從上癮的狀態中脫離。不過，非常罕見，而且也從來就不是人們在重生之後，真正讓罪惡習慣從我們的身體和人格中移開的方法。

雅各提醒我們：「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

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一14~15）彼得鼓勵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二11）保羅也說，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羅八13）。在另外一個地方，他說自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27）這些都是基督信仰恆久持定的教導。

「更像基督」必須擬定計畫

我同意，上述看法在今日的教會聽起來有些奇怪。其實這道理很簡單，就是今天的我們，很少把「變得更像基督」當成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計畫，我們的身體和人格都必須投入其中。我曾請教過各地的教會與基督教群體，請他們談談有沒有什麼「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或肉身（例如：西三5）的計畫。這個問題從未得到正面的回應。的確，治死肢體似乎不再是今日基督徒會做的事情。但是，這卻是新約聖經教導的核心。

另一方面，耶穌在教導門徒時，清楚地指出，我們不能繼續當身體的奴僕，祂的訓練課程就是要幫助我們做到這件事。這也就是耶穌說到，爲了祂或福音的緣故，

「捨己」、「背起十字架」、「失喪生命」（參：太十39，十六24～26），並且「撇下一切所有」（參：路十四25～35）來跟隨祂等等，這些話語背後的意思。保羅也強調同樣的主題：「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五24）他還列出了對照組，就是那些把肚腹當成神的人（參：羅十六18；腓三19），「肚腹」指的就是身體的慾望中心。

當然，沒有人能單靠著自己的意志，就勝過慾望的模式。反之，我們必須藉著信心，把身體降伏在基督面前。這樣做，將讓人經歷到一股新的力量進入我們的肢體，帶領著它們去做神眼中的好事，讓身體裡舊有的力量退回到它們原本就該扮演的背景去。這是真正「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羅八13）。毫無疑問，我們的身體和自然而來的慾望，仍在我們裡面，只是如今已成為神的僕人，與我們的意志一同服事神；身體不再是我們的主人。

除了對基督持續的信靠和仰望外，在這個轉變中，我們還應該負責的部分，就是擬定目標和策略來使用身體，藉著重新訓練，不再讓「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羅七5），而是讓「基督」來發動。這就是如何每天背起十字架，也就是如何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羅六13）。

當直接的努力失敗

有時候，服從神的意思，就是去做讓祂喜悅的事。終極而言，這永遠是我們的目標。但是，有更多時候，我們就是無法藉著直接的努力，來做到這件事。通常，當我們才剛開始要做正確的事，就已經做了錯事，這是因為在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些東西早就「準備就緒」。單單靠著意圖，往往無法在置身的處境裡發揮作用。我們必須被「形塑」。若非如此，任何的嘗試都會慢了一步，常常反應不及。反之，我們必須先透過訓練，讓身體做好準備，隨時去做基督會做的事，甚至是狀況突然發生也不會措手不及。這樣的訓練，指的就是在聖靈裡的生活操練。

所謂的操練，指的是一些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活動，透過這些活動，讓我們可以去做那些單靠直接努力無法做到的事。生命中的每個層面都需要操練，包括靈性的領域。因此之故，耶穌引導祂的門徒從事與靈性生命有關的操練：禁食、禱告、獨處、靜默、服事、讀經、團契等等。

舉例來說，耶穌曾告訴祂最親近的門徒，當敵人來捉拿祂時，他們會像受驚嚇的兔子一樣四處跑走。門徒們斷然並且真誠地說自己絕不會這樣。不過，身體有它的自主性，並且在我們的理智碰觸之外。實際存在身體裡面的

「準備就緒」，無法為他們的意圖提供支援。耶穌當然知道這些。

當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到客西馬尼園，與祂一同面對掙扎，門徒卻睡著了。耶穌叫醒他們，雖然祂從不懷疑門徒的意圖良善，但是也教導他們，要如何把意圖化為行動。如果門徒連陪著耶穌警醒一個小時都做不到，又怎麼可能為祂而死呢？耶穌說：「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二十六41）耶穌試著幫助門徒明白，身體是如何影響他們，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好讓身體與心靈站在同一陣線。對發生的事情保持「警醒」，與耶穌一起禱告，是他們能做的。與耶穌在花園裡一起警醒的時刻，毫無疑問將賦予他們力量，來面對後來可能發生的失敗。結果是，他們身體與靈魂裡存在的東西——害怕死亡與羞愧——仍未被改變，「試探」最終也淹沒他們。

在今天，一般人之所以會覺得耶穌的教導很「困難」，只是因為我們的身體與人格已被形塑到一種地步，總是抵擋耶穌。不妨拿馬太福音五章22節為例，耶穌教導我們不應該出言羞辱他人，叫他們是「笨蛋」（例如「廢物」，或更嚴重的詞）。我認識許多「忠心的基督徒」，看到那些在開車、工作，或是在家裡沒有好表現的人，便會用當代類似的語言去評斷他們。事後，這些基督徒都會

說：「這就是我啊！」、「我就是沒有辦法！」

同樣地，我們還會在馬太福音五章28節看到，耶穌怎樣談論帶著慾望和淫念的「觀看」，或是同一章後面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甚或是馬太福音第六章所說，把宗教儀式當成搏人掌聲的工具。在這些容易犯下的不順服舉動背後，並不是什麼自然的法則，反之，這只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早就養成了習慣，而習慣總是會為自己找到合理的藉口。

讓我們來想像一下，如果決心在上述的景況中學習去做耶穌希望我們做的事情，會是什麼情景？舉例來說，假設我們希望訓練自己能夠用禱告和祝福的方式，對待那些在馬路上危險駕駛的人：不再用笨蛋、傻瓜或更嚴重的語言叫囂，而是改用祝福的言語，敞開心胸以善意來對待他人。我們能夠做到嗎？當然可以，只要採取適當的步驟。抹殺我們人性的，並非自然的法則。

我們如何改變

那麼，該如何做到？首先，從知道什麼是好的、應該去做的事情，並且請求神的幫助開始。其次，學習控制舌頭。並非在人冒犯了我們，試著不出言攻擊而已；反之，我們要多走一步遠離處境。也許，我們可以設定一個

目標，遠離語言，二十四小時都不說話，甚至是刻意關掉電視和錄音機，練習安靜。有時，我們還需要特別空出一段更長的時間，學習靜默。

請注意，這些做法的目的，是爲了要針對身體做一些事。我們要爲身體重新定位，給予新的方向，學習和身體建立新的關係——特別是，我們的耳朵和舌頭。這份關係會慢慢地影響我們的心、思想和靈魂，讓我們有機會在世界上展現靜默，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反過來，這也能幫助我們理解，爲何我們之前會那麼習慣使用罵人和羞辱人的語言。

毫無疑問，罵人笨蛋，讓我們感覺自己似乎擁有更大的力量，比被罵的那個人更優越。換言之，我們藉著罵人來延續謊言。然而，一旦對這一切有了新理解，等於打開視野，幫助我們用更好的方式來看待生活中，像是塞車或其他種種面向，真正發生了什麼事。突然之間，我們意識到「暴怒」行爲何等蒼白、無力，其實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我們甚至可以開始培養祝福的習慣，因爲看見祝福的美好；我們也可以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在任何地方安靜下來，去發現神的同在。雅各所說的話變得非常有意義：「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一19）

我們進入了耶穌的每個教導中，選擇迥然不同的行爲，重新安排生命，爲這些行爲找到空間；這些新的行

爲，也會爲神留下空間，促使我們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身邊的處境。讓身體的新使用模式和內在生命的重新定位保持互動，無疑是最重要的。學習耶穌的教導，不只是思想上的改變，並且需要身體使用上的配合；因爲行爲和生活並不只是純粹思想上的事情。

至於色慾，同樣也是行爲的一種，奠基在我們的身體上。我們的位置和姿勢，早就選擇了參與其中。數以百萬計的人說，他們就是停不下來，一如許許多多爲罵人的行爲尋找藉口的人一樣。事實上，只要願意付出努力，這些都是可以輕易改變的。你不需要老是往別人身體瞧，也可以好好訓練你的思想，離開這些情慾的事，只要你培養出貞潔的思想和態度。舉例來說，適當地操練研究、默想，以及服事，便有助於打破情慾的反應，正如許多透過類似經驗得到建造的人一樣。再一次，我們看到，好好地使用並訓練身體，身體就會成爲信心與恩典相遇的地方，讓人得以變得更像基督。

現在我們知道，身體其實是我們直接的力量所在，是神所賜的「供電庫」，爲要幫助我們成長與自由。我們的生命有賴身體的引導和管理。不過，身體有個傾向，它會「自成一個生命」，不需經過我們的意識與意圖，就做出某些事情來。置身這個墮落的世界，身體早已被罪惡所控制，以至於我們可以不經思索，就做出許多不好的事

情。因此，想要有正確的行爲，就必須好好思考，如何爲身體擬定計畫和訓練，充分領受這份恩典。

基督向我們展示了，如何把身體從對立的一方拉回來，轉而支持新生命的發展。這新生命是祂賜給我們的，如今正有「聖靈」住在裡面。換言之，基督呼召我們，與我們分享用來支持與父神間關係的種種操練。確實，這些操練——獨處、靜默、讀經、服事、禱告、敬拜，如今都成爲我們安排來與基督和父神相遇的地方，進而成爲祂的學生和門徒，活出國度的生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奇怪，這些靈性生活的操練，居然全都是身體的活動。不過，這是必然的。學像基督並非被動，而是主動參與在神裡面，並且這份主動要透過我們的身體。事實上，這樣的身體參與，有助於爲身體立下根基，讓肢體做好聖潔的準備，並且一點一滴移除犯罪的傾向。惟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做到「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0～21）。

進深閱讀

- Foster, R.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rev. ed. (Harper & Row, 1988). (中譯本：傅士德，《屬靈操練禮讚》，周天和譯，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82。) 這是一本討論屬靈操練的當代經典。
- McGuire, M. "Religion and Body: Rematerializing the Human Bo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9 (1990): 283-96. 一份優秀的學術研究，以聖經與哲學的角度探討身體在一個人的人格中，扮演什麼角色。

- Taylor, J. *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series (Paulist, 1992). 本書另有許多其他版本。出自十六世紀一位偉大聖徒的實用指南，告訴我們如何在靈性成長的過程中，善用身體。
- Willard, D.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s* (Harper & Row, 1988). (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特別是第一章到第七章，從神學救恩論的角度，討論與身體有關的重要主題。

09

活在神的異象中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約十二 26）

當 你造訪亞西西（Assisi），會發現當地人十分看重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到處都是他的紀念碑，小販也因為銷售紀念品而生意興隆。然而，你找不到有誰的心裡頭，仍帶著當年聖法蘭西斯的那股火熱之情。毫無疑問，這些人都不壞，只是他們都沒有聖法蘭西斯的品格、不曾做過聖法蘭西斯所做的事，更別提擁有和他一

樣的影響力。

這裡反映出來的問題，並不罕見。事實上，這是人類傾向中一個明顯常見的現象（在靈性的領域中同樣如此）。不管是專業領域、商場、政府、教育和藝術，往往都會突然有那麼一個人，帶著某些洞見和能力，做出超越了環境和其出身背景的事情。像是以色列的大衛王、蘇格拉底、聖安東尼或聖法蘭西斯、馬丁·路德、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或約翰·衛斯理。在這些人身上，似乎都……嗯，「的確有些什麼」。

他們確實不一樣，這樣的不一樣解釋了，為什麼這些人可以帶來如此大的影響，許多運動和機構因他們而起。彷彿他們站在另外一個世界，從那裡影響著我們這個世界——如同上帝與他們一起行動。因著他們的活躍，組織開始形成，更有許多有才華的人，因為這些人的吸引而投入，甚至還因此促成其他更多的組織出現。然而，後來加入的人，儘管常常帶著很好的意圖，在他們身上，卻看不見那種「熱情」、「某些東西」。因為創辦人的異象而開始的各種任務，漸漸出現分歧，不久，這些任務和機構就取而代之，自己成了異象。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世俗的機構。亞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on）是一個有著岩石般正直品格的人，他同時還有著如水晶般透徹的異象視野，要讓會計成爲一種

專業。他以強而有力的道德原則，建立了一間偉大的會計師事務所。然而，真正在營運事務所的人，卻著迷於賺錢和成功，以幫助顧客成功和賺錢為目標，而不是原先要幫助顧客更負責任（「會計」的英文 account-able，有「應負責任的」意思），好促進公眾的利益。便是以亞瑟·安德森之名做事，卻沒有他的異象的這群人，讓他們自己，以及數千個毫不懷疑信賴他們的人，陷入了災難當中。假如曾在亞瑟·安德森心中燃燒的道德火焰，也燃燒在他們心裡，這一切都不至於發生。不幸的是，不斷燃燒的是慾望和野心，「成功的慾望」把它們的蛋生在要為公眾謀福利的巢中，結果卻孵出了一隻怪物，把巢及巢裡的一切都摧毀了。

聖法蘭西斯和亞瑟·安德森只是其中的例子，反映出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在許多情況中，隨著起初的熱情熄滅，組織與個人將愈來愈重視生存與成敗的問題，結果他們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站立其上的基礎，組織甚至因此消失不見。（不妨想想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他所創辦的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s〕，或是其他原本是由基督徒所創辦的大學院校。）

儘管這並非宗教運動的專利，然而類似的情況，確實是在宗教的領域當中特別顯眼，引人注意。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在宗教事務當中，沒有什麼比成功更失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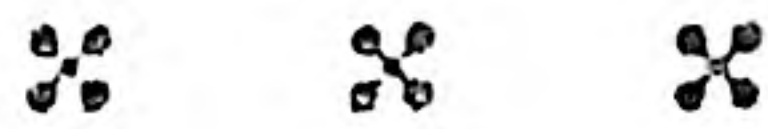
許多宗教運動，因為碰觸到了人心的深處，滿足人性特別的需要，人們很快就被吸引而來，只是，這些人想要的，並不是創辦者心中的火焰——事實上，他們可能根本就不明白那是什麼。這群人喜歡與需要的，是運動所綻放出的光芒與溫暖。然而到頭來，因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參與的責任，反而澆熄了帶來光和溫暖的火焰，結果在這宗教活動的名義下運作的，是全然不同的邏輯，原有的一切變成了紀念品。因為裡面的一切都變了，自然就帶不出該有的影響。

換言之，「變節」（遠離）在生命中是自然而然、也很正常的現象，老實說，我們不該感到意外。事情若不是這樣發生，反倒要覺得稀奇和不正常。並不是因為教義的錯誤、信念出了問題，或是有意如此，至少，這些都不是主因。反之，這是一種在異象、感覺、意願上的微妙轉變，包括如何看事情、如何感受事情，特別是怎樣看待自己和自己手上所做的事。至於信念上與意識決定上的轉變，不過是上述這種「靈魂地震」的震央，處於生命的表層。真正的震源，則是在靈魂的更深處。

這樣的靈魂地震，也許是發生在一個人生命中的某個階段，如掃羅、亞瑪謝、烏西雅，或是近年來許多參與公共事務的那些人。不過，類似的地震也有可能橫跨幾個世代——甚至是好幾個世代，例如以色列王權的衰敗，從

大衛、所羅門，到耶羅波安。

當代一位經常指導事奉者的知名教授，曾經這樣說過：很少有事奉者的結局是好的。事實上，這個看法，用在事工本身，比用在事奉者身上更真實，我反而覺得，和那些特殊的案例不同，有不少事奉者其實能夠做得很好。不幸的是，幾乎每個宗派，都曾經歷過上述變節的地震，更別提其他的教育單位和機構了。



到底，這種因外在事工與任務的蓬勃，導致內在異象之火流失的現象，背後的原因何在？或許關鍵的事實就在盧雲（Henri Nouwen）說過的一句話：沒有什麼事情，比服事基督更能與愛基督相衝突的。這句話聽起來多麼奇怪！也許還有些誇張。不過，事實的確如此，在人類的處境裡，出於好意的為神服事，很有可能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反而消解了對神的異象，沒有動力為神做出更偉大的事。在猶大和以色列諸王的歷史中——只有大衛除外，他確實以善作終——我們看到了類似的情況，如何持續不斷發生。

烏西雅的例子特別具啟發性：「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

殿，要在香壇上燒香。」（代下二十六16）因為對神的委身，烏西雅開始變得強盛。在他生命中大多數的日子裡，都與神有很好的關係，他是認識神的人：「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通曉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就使他亨通。」（代下二十六4~5）

然而，正是因為那些與神的聯合成就的工作，讓烏西雅愈來愈遠離起初的異象，他開始聚焦在自己身上，只看得見自己做的事情，他「就心高氣傲」——這是聖經用來診斷猶大和以色列諸王失敗的標準用語。結果總是因為他們看重自己過於所應當的。以烏西雅為例，他決定要參與自己未被允許的聖殿儀式。而在其他大多數的例子裡，這些王要不是和人締結聯盟，就是想要靠人類自己的力量，來做某些其實早已超過人類能力的事情。他們不想倚靠神，只想榮耀自己。

因為放錯了焦點，以至於他們無法活出先知雅哈悉的教導：「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這次你們不要爭戰，要擺陣站著，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不要恐懼，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代下二十15~17）

那麼，在這背後的模式是什麼？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因為對神專注的委身，帶來外在物質的成功；這個外

在的成功使人有成就感，並且覺得對這樣的成就有責任，因而渴求更進一步的成功。從旁觀者的眼中來看，也會以為這些外在的成功就是全部。但是，正是這份成就和責任，使人轉移了對神的異象，反而只關心自己正在做的，或是準備要做的事——只爲了要獲得支持者的掌聲。任務逐漸變成異象，變成我們的焦點所在。我們將思想、感受與力量全花在那上面。目標在我們的心裡，取代了神的異象，導致我們落入沒有異象，卻有許多目標要追尋的景況裡。我們的異象被磨光了。

就是在這裡，可以清楚看見，服事基督如何取代了愛基督。內心對神的愛，以及專注在神所做的事上，不再是生命的中心，甚至遭到輕忽，或是不被重視。儘管嘴巴上可能不這麼說，「沒時間管這個」已變成我們的主要態度。靈魂中來自神的那把火，在這些看重效果卻不理解背後緣由的人眼中，變成了一件愚蠢的事。

麻煩的是，這些人甚至開始認爲自己是對的，有著無比的自信。亞瑪謝，這位曾經是猶大國裡相對較爲優秀的君王，打敗過以東人。然而，亞瑪謝居然把以東人的神像帶回耶路撒冷，並且還加以膜拜！當先知要與他對質，亞瑪謝竟回說：「誰立你作王的謀士呢？你住口吧！爲何找打呢？」（代下二十五16）

許多時候，自以爲是的並不是創辦人，而是那些受

到創辦人吸引而來的人。他們出於對創辦人的尊敬，覺得他們是超凡的人，因而認定只有把事情做到某種程度，才是真正的服事。當大衛在戰場上口渴，不假思索地脫口說出：「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三個無意間聽到的「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大衛並沒有喝，反而「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撒下二十三16），因為這三個勇士的行爲，讓這水太過珍貴，讓他無法入口。從這裡，一如在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一樣，可以看見大衛良善而謙卑的心，看見他是如何理解自己在神的世界中的位置。

聖法蘭西斯也展現了類似的謙遜特質。只是，在他的情況裡，聖法蘭西斯所訂下的「原則」太難追隨，幾年後，甚至因為這些規定（所謂的「修會法規」）太過低賤，他與跟隨者之間起了很大的衝突。他最後輸了。導致聖法蘭西斯還成爲早年合作夥伴的笑柄，只因為那道在他心中燃燒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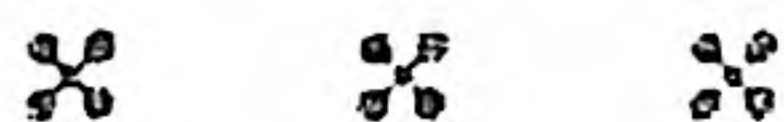
誠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人們之所以遠離了創辦人者，往往是因為假定這些創辦者在某些方面並不「正常」，甚至超越了「血肉之軀」。然而真相是，這些人再正常不過了，也因為很清楚自己的「正常」，使他們知道要採取一些方法，來幫助自己聚焦在神身上，保持異象的清

晰與正確。是這些人（而不是他們的跟隨者）知道，有一場內在的戰役要打。往往，跟隨者會假設那些創辦人或領導者「不尋常」、「擁有非凡的恩賜」，藉此紓緩自己得要像他們一樣的重擔。因為缺乏完整的知識，不了解領導者是如何領受來自神的異象，導致類似的想法顛撲不破，有時，可能連領導者本人都不清楚。

現在我們知道，是什麼樣的過程，導致了「任務目標」取代「原初異象」，成爲人們的終極追求。對神的異象，讓人得以結合謙卑與熱忱，在信靠神的大前提下，盡力而爲。之所以可以帶出偉大的成就，就是因爲這份信靠，以及這顆爲了神而努力的心，讓人得以跟上神所採取的行動。然後，這些果效與成就自己有了生命，人們只看到這些成果，而看不到背後發生的事情，儘管這些成就確實相當醒目，值得支持。有些時候，這些支持的背後，也是因爲神的緣故。然而，我們要非常小心，避免被這些果效混亂了心志，遠離對神的異象，以及領受異象所必須要有的謙卑。

所羅門王有個很好的開始，從父親大衛王那裡學到了對神的認識，知道不能單靠自己。他祈求智慧與知識，神也賜給了他。所羅門王變得非常偉大（參：代下九）。然而，爲了鞏固自己的力量與地位，他與許多國家締結盟約，娶了七百個太太，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遠離耶和華

去隨從她們的神（參：王上十一1~6）。到了所羅門王將死的時候，他所統治的國家到處都是壓迫，人們起而反抗，繼位的兒子則是無能改變現況。一切的一切都讓人不得不相信，所羅門身上發生的事情，真的就像是「在劫難逃」。



然而，這一切真的不可避免嗎？真的是「在劫難逃」？答案其實是否定的。儘管大多數情況都是如此，仍有一些人嘗試要改變。更有某些群體和機構確實讓事情延後發生。早期的基督徒便曾創下紀錄，讓「創辦者」的內在之火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足足有兩到三個世紀之久，主耶穌基督心中的熱火，也大大地在他們心中燃燒。這個運動所帶來的成功，以很慢很慢的速度才變成一種外在的「瓦器」，取代基督這個在他們生命中心的寶貝。

不過，類似早期基督徒這種成功將異象傳遞給下一代的情況，在歷史上並非絕無僅有。在舊約裡，約書亞（出三十三11）與以利沙（王下二9）則是另外兩個例子，讓我們看見徒弟如何像師父（摩西和以利亞）一樣，尋找到他們的主，在同樣的靈裡帶出生命的果實。

在後來的基督教歷史中，也可以看到這種世代傳承

的故事，像是耶穌會、貴格會、莫拉維亞兄弟會，以及循理會。當然，還有其他更多沒那麼有名的例子。換言之，這件事是有可能的。不同世代當中，也總是有人可以很好地結束。那麼，是什麼重要的因素參與其中？

答案不難理解，卻明顯不易執行，尤其是在世代交替的案例當中，更是如此。這關係到如何將創始者對神、對自己與對世界的異象，定義清楚並維繫下去。沒有人能夠有說明書，因為這是很個人性的，會因著不同的人而有差異。除此之外，也需要恩典，倚靠神在生命中去成就那些我們自己做不到的事。

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可以做也必須做到的事，只有這樣，方有可能領受並維繫那股內在的靈性之火，讓任務和事工處在適當的位置，避免喧賓奪主，取代了真正的異象，阻礙了發展。

首先，我們要真心明白，任何的異象，都會在實踐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慢慢流失。這樣的認知一定要毫無隱瞞，並且定期地加以檢討。絕對不可以變得偏執，而是要誠實。找出方法，讓這件事總是在我們的眼前，與我們有關，並且不會變得無趣。這需要創意和好的品格。

其次，我們必須界定、理解，並且委身那創立一切之人的異象。這並不容易。甚至是創立者自己，都不見得清楚是什麼在推動著他們，而又為什麼他們會變成這樣的

人。通常創辦者讓人稱道的謙遜，會讓他們很少將自己放在探照燈下，也很少會「強迫」別人接受他們所發現的洞見。儘管這樣的態度頗受稱許，卻是一種內建的障礙，讓異象的維持變得困難。因此，對於異象，一定要誠實、徹底，並且鉅細靡遺，還要能夠說出異象在當下處境中必須有的樣子。焦點一定要放在異象上，而不是擁有異象的人，儘管異象必然是透過某個人的承擔，進而帶出使命。

第三，要採取相應的步驟，好讓自己活在異象的中心。箴言的智慧告訴我們：「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三5~7）並且：「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四23）

保守你心的關鍵在於對神的愛。這一點必須是我們生命得以喜樂的目標，也正是耶穌特別強調的猶太傳統第一條誡命：「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十二30）沒錯，這是條誡命，是某件我們應該去做，也可以做的事。只要有心，我們都將學會如何做。神會幫助我們，我們也會找到路。

對神的愛，也只有對神的愛，才能確保對神的異象，持續讓神進入我們的心思當中。湯馬士·華森（Thomas Watson）告訴我們：「愛的第一顆果實，就是把

我們的心思都放在神的身上。陷入愛河的人，心思意念一定都在所愛的對象上；愛神的人，同樣也是陶醉在對神的默想上……神是珍寶，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就在那裡。」大衛王也把他的生命祕訣告訴我們：「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詩十六8）

對神的異象使人謙卑。用正確的方式來看神，也能幫助我們看清自己是誰。這讓我們勇敢，因為知道真正的好與壞究竟為何，並且明白一切的良善都不是因為我們，而是因為神，祂有許許多多的「能夠」。我們不再假裝、不再有錯誤的自我認知，也不再老是認為自己是關鍵。我們堅持而不受挫，平安喜樂地遠離一切的惡行。

神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祂話語而戰兢的人（賽六十六），祂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5）。記得，恩典的意思就是神在每個人的生命中工作。

因此，謙卑就是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他們謙卑自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換言之，就是倚靠神的行動。他們把結果全交在神手中，「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他們〕」（彼前五7）。因為如此，我們知道事工與任務必然都會成就，以神的方法，在神的時間裡。事工不需要變成異象，至於事工的目標，也不是由我們來定，而是神的事情。我們還是盡力而為，

努力工作，甚至將自己獻上，但是我們不必背負擔子，也不必讓自我陷入任務與事工當中，無法自拔。因著對耶穌與對父神的愛，我們真心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祂。我們的生命不再是焦點。

爲了要活出並擴展愛神的生命，我們需要對生命有更全備的認識，同時配合著各種能夠關顧內心的活動。這些活動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靈性操練。我們無法在這裡細談太多，卻可以指出，對於任何一位決定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的人來說，他們的下一步，就是採取這些可以幫助他們達成目標的操練。當然會花去一些時間，也要在聖靈的引導下，進行研究和試驗。不過，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一旦做到了，生命將變得不可計量地輕省、美好，並且充滿力量。我們的任務和事工都不再是重擔，儘管仍然充滿挑戰，需要努力完成。總而言之，耶穌的軛是容易的，祂的擔子是輕省的，在祂那裡我們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參：太十一29~30）。

對於那些曾在過去聽到這一切的人來說，是時候回到這份起初的愛，重拾最初的努力了。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把當時的領受，帶進現在的生活當中。對於從未聽過的人，現在就開始聚焦在神的愛上，直到我們的心、我們的思想、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力量都被愛所充滿。「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約壹四19）

至於早已堅立在神的愛中，正掛念著身邊的下一代，想要把對神的愛和異象傳遞出去的人，該做的就是將這些轉化爲可以嚴肅討論並禱告的主題，邀請未來的主人翁一起參與。以開放、誠實、充滿愛心的方式好好對談。

那些將被賦予織就未來的人，終有一天，要面對最後的判決。這是個堅定、充滿愛心的判決，出自於「神大能的手下」，無人能避免。我們能做的，就是在理智方面、對聖經的認識方面，爲他們做好預備，藉著言語和典範，持續地教導與實踐。當然，這一切仍需要倚賴神在我們當中所採取的行動（神的恩典），因爲我們希望不斷傳遞給別人的，就是來自神的愛。

願神親自供應每件事情，幫助我們可以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祂；讓我們所採取的每個行動，都能與祂的恩典相應，讓愛充滿我們的生命。

10

關於靈命塑造的幾個問題

一九九九年秋天，有一群基督徒教師聚集在科羅拉多州的愛達荷春泉市（Idaho Springs），一起以禱告的心反省基督徒靈命塑造在今天的意義和展望。我們以耶穌而非其他人為依歸，思考在今天如何活出像祂一樣的生命；對全世界來說，福音到底意謂著什麼？我們特別針對幾個與靈命塑造有關的問題，尋找清楚而有幫助的答案。以下所列的幾則回應，主要是我的答案，並不能完全代表當初這個群體的看法。不過，我希望這些回應有助於引導面對今日學像基督的挑戰，在這個迎向二十一世紀的年代，幫助教會從對靈命塑造的關注中獲益。



什麼是靈命塑造？如何用當代生活的語言來描述？

人類生命都有個隱藏的面向，不但別人看不見，就連我們自己都不見得能掌握。這是神在創造的時候賜下的禮物，讓人有空間去成爲自己選擇要成爲的那種人。透過這個空間，我們盡力安排自己的生命，使用來自環境、知識、情感方面的資源。在那裡，我們的意識也與神面對面。自我的這個隱藏面向，一般都有特別的用詞：一個人的「內心」、「內在」，或是「深層面向」。從這些用詞可以看見一個事實，這個空間是隱藏的，也是很根源性的。我們的心、靈魂、思想、情感，以及意圖，所有這一切組成了一個人的品格：這個人是誰，他能否被信任？

在這不可見的面向中，位居意識中心的，是人類的心靈。「神是靈」，一個充滿創意的意志，創造並統管著宇宙；同樣的，人的「心靈」，也是人類這個小宇宙裡的創意元素，「神在人身上的形像」。人的心靈在今天常被稱爲「意志」，擁有作選擇與決定的能力，聖經傳統則用「心」這個字稱呼。這是我們生命的泉源，我們對世界、對人類歷史採取的所有行動，以及所帶來的影響與貢獻，都出自於它。

靈命塑造，不論指的是哪個宗教傳統，都是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人的心靈，也就是人的意志，被清楚地

賦予一個形狀，變成了品格。請不要搞錯，這是在每個人身上都發生的過程。不論這個人是可鄙的，或是讓人欽佩的，他們全都有過靈命的塑造。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爲某種人，帶有特定的品格，這就是一般所謂靈命塑造帶出的成果。有些人能夠找到一條生命的道路，使他們的心靈與內在世界得到很好的形塑，變得強壯而美好；這些人是幸運的、蒙福的。

相對的，基督徒所說的靈命塑造，指的是一個救贖的過程，人的內在世界透過這個過程得到塑造，因而能夠穿戴上基督的內在品格。這個過程一旦成功了，一個人就會很自然而然地把耶穌的教導和品格彰顯出來。不過，外在是否能夠有基督的樣式，並非靈命塑造聚焦的重點，反之，太過強調外在的面向，反而會導致失敗，變成狹隘的律法主義。「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加四19）是基督徒靈命塑造永遠的座右銘，並且因著「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作：聖靈）是叫人活」（林後三6）這樣的教導得到確認。

舉例來說，耶穌的登山寶訓（太五～七）談到許許多多的行爲：憤怒的行動、情慾的眼目、狠心的離婚、言語的操控，以牙還牙等等。然而，就像今天很多的教導一樣，只是努力地想要把這些神國生活的樣貌行出來，往往是不可能的，甚至還可能會適得其反，錯得離經叛道。最

終，這只會是「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而不是神國男男女女所找到的改變，那真正的「勝過」（太五20）。

基督徒的靈命塑造（我接下來所說的「靈命塑造」，都會限定是基督徒的）牽涉的範圍，遠超過個人的努力。當然，具完備認識的努力是必須的，因為靈命塑造從來就不是被動的過程。然而，讓內心更像基督也並非只是人類的工作。終極而言，這是一份恩典的禮物。靈命塑造最大的資源不是來自人類，而是來自信靠基督者身上的聖靈，以及我們身體所儲存的靈性資源。因此，這不只是心靈或內在生命的塑造，而是被聖靈塑造，配合著基督從過去到現在，持續道成肉身在他子民身上的豐盛靈性——這包括了（也是最顯而易見的）他那被寫下與說過的話語。



什麼是基督徒靈命塑造最重要的因素或行動？

最重要的，當然是聖靈的行動與福音的話語，讓「死在過犯與罪中」的人們甦醒，進而可以回應神的愛，以及因著信靠基督而來的國度生命。惟有如此，他們才能接納基督為救主，敞開自己的靈魂讓神聖的生命介入，因而「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一4），成為神的兒女。在靈命塑造的過程中，永遠都有聖靈、神的話語，以及那些以各種方式服事聖靈與聆聽神話語的人，一同參與。

不過，也有屬於個別的門徒和群體持續要負責尋找的部分。先知說：「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二十九19）希伯來書也說：「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十一6）這股尋找的動力，是來自內心在神面前保持單純的渴望，想要為神變得整全，並且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祂。與這份渴望分不開的，是想要像基督一樣良善的意念：如耶穌那樣愛身邊的人、愛朋友、愛鄰舍，以神國的能力服事他們。

能夠落實這份追尋的方法，就是透過讀經、反思、禱告、諮商，來發現內心世界的景況，進而採取適當的標準，去改變內心不好的地方，以及外在可見的社群與世界。我們將會發現，神正在我們裡面做工，也在可見世界裡做工，並且把我們的行動都結合進去。耶穌把這種持續的尋找描述成：「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參：太六33）。

大多數被定義為「宗教」的活動，都可能是靈命塑造過程中的一個部分，也理當如此。公開或私下的敬拜，研讀聖經、認識大自然、禱告，以及研究神在歷史中的作為，投身宗教事務並服事他人，上述的各種行動，都能在靈命塑造中帶來很好的效果。然而，這一切都必須帶著清楚而堅定的目的，否則效果都會受到影響。

其他比較不普通的實踐活動，像是禁食、獨處、靜默、聆聽的禱告、適當地降服於他人的意志，以及屬靈引

導，事實上都是靈命塑造更像基督裡的基本項目，比上述較常提到的宗教活動更重要，更能帶出果效。

所有的這些行爲，都必須在與耶穌親密同行的脈絡下進行，把祂視爲我們的救主與老師。靈命塑造沒有公式可寫，因爲靈命塑造是一種動態關係，相當地個人化。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任何蒙神保守的靈命塑造，都包含了上面曾經提過的許多事情。



聖經是如何談到靈命塑造？這是聖經原就有的概念嗎？在當代處境中，靈命塑造是否真有任何新的發現，抑或只是一個新的詞彙，用來形容過去就曾做過的事？

靈命塑造是聖經的概念，以勸告、禱告、教導和透過典範的方式，表達出來。箴言說：「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因爲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 20~23）詩人則呼喊：「神啊，求你爲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五十一 10~17；另參：賽六十六 2~6）在那之後，詩人還指出了一條靈命塑造策略：「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詩一一九 11；另

參：書一8；詩一）

神是看內心（撒上十六7），尋求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的人，因為敬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約四23～24）。祂說出來的話，「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四12）祂認出並拒絕那些親近祂、用嘴唇尊敬祂，心卻遠離祂的人（賽二十九13；另參：太十五8～9、18）。

聖經所說的宗教，最終是一個講究我們的內心、並且看重如何保守它的宗教。因此，耶穌才會強調，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的事情（路六43），明確指出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路六45；另參：可七21～23）。我們要洗淨的，不是杯盤的外面；先洗淨杯盤的裡面，外面也就乾淨（太二十三25～26）。

使徒保羅自始至終所給的教訓，就是如何藉著「脫去舊人」和「穿上新人」來更新我們的內在，心中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西三12～14）。他為以弗所教會的人祈求：「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弗三16～

19) 他也做見證，說自己「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林後四16~18）。

所以很清楚的，靈命塑造並不是基督教歷史中的新玩意兒。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古老教會傳統，都讓我們看到，他們進行靈命塑造的歷史，和他們的存在一樣古老；靈命塑造的語言從過去到現在，在所有天主教會的各個分支當中廣泛受到使用。在某些更早的基督徒當中，還會談到靈性生命的制度。¹除此之外，靈命塑造這件事，儘管用的可能不是這個詞，也實際存在新教的各個宗派當中，不管是改革宗、清教徒，還是重洗派、循理宗，全都如此。

不過，對二十世紀末北美和西方的新教徒來說，靈命塑造確實是個新的詞。如今，我們正處在基督信仰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關鍵時刻，絕對不能錯過這扇正為我們打開的大門。

在過去這兩百年的歷史中，基督徒的生活始終處在正統信仰與現代主義之間的掙扎裡。在這樣的掙扎中，可見的事實是，作基督的門徒，讓靈魂得到更新，進而能夠「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全都遵守，已不再是最主要的議題。取而代之，在這兩方面的掙扎裡，基督徒往往關注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教義，什麼不是。在辯論基督是否為救

主的戰爭裡，作為教師的基督已被遺忘。

因此，作門徒這件重要的事，開始消失在教會裡；隨之消失的，還有讓內心轉變成基督樣式的具體計畫與方案。如今，我們可以永遠當個基督徒，但是生命和內心完全不用改變。所需要的，不過就是像不像個「很專業」的基督徒。結果，我們有了一代又一代的「專業」信徒，品格上和鄰居沒什麼兩樣，頂多只有在宗教儀式上有差別而已。除此之外，北美開始出現一大群自稱相信神、覺得自己很有靈性，但是不想跟教會有瓜葛（往往出於自傲）的人。在以前可能被稱為「掛名」的基督徒，如今卻成了常態；就連那些過往因為與「掛名」基督徒不同而引以為傲的宗派傳統，也不例外。

當前對靈命塑造感到興趣的復興浪潮，若真要說有什麼是新的，大概只在於人們這麼做的動機吧！許多人普遍開始認識到，想要繞過內心真誠的、徹底的、全面的轉變，根本就不可能、不可取、不應該。從中，我們看見了人類靈魂對於改變、整全、聖潔的渴望，幾乎可說是「飢腸轆轆」，只要有機會，就想要滿足——即使可能走入歧途毀了自己。我們也看見，當教會無法提出清楚可行的步驟，幫助人們透過基督展開內心徹底的轉變，到頭來只會以失敗告終。



靈命塑造與救恩的關係為何？恩典如何參與其中？

今天，當我們講到「救恩」，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指的往往都是一個人死後進天堂；「得救」的意思，就是神已把他算進某個名單當中，允許在死後的某個時間點上，進入神的同在中。這種對「救恩」或「得救」的使用，其實已經完全脫離了聖經這兩個詞彙所帶有的拯救意涵。這樣的失落，不只是因為過往將「罪得赦免」視為惟一重要的事情所致；也是因為過去這一百年來，福音派成功地把「罪得赦免」強調成最基本而重要的事。

如果，認為「罪得赦免」是這個信仰惟一必須嚴格相信的事，那麼，我們離「不須作門徒」這種消費者形式的基督教，也就不遠了。

反之，如果我們把「救恩」理解成信靠基督（這當然沒有否定罪得赦免，或是其他面向的重要性）、信靠祂的全部，而不是只有部分，我們就會知道，救恩一定包括了帶領門徒進入神國度的豐盛生命中。這包括了持續不斷地心意更新，而不是只有上不上天堂；救恩，就其更全面的意義來說，含括了新的生命、靈性的成長，進入天堂將是這一切的必然結果，而非注目的焦點。這樣的拯救，確實是「兩面醫治我的罪，使我得救能脫離」（編註：《永久磐石為我開》詩歌歌詞）。

毫無疑問，拯救的每個面向也都是恩典。這是一份持續與永活的救主有著互動關係的生命禮物。耶穌便說過：「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3）「認識」在聖經裡的含義就是一份互動關係，是門徒和師父之間的救贖關係，在其中，不管是最初期的悔改與罪得赦免，到後來結出異象、品格、服事、能力的果實（徒六8），神源源不斷地賜下我們原本都不配得的恩惠。靈命塑造就是這個過程，透過這個過程，我們「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絕不是只有罪得饒恕〕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後三18，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靈命塑造和社會上蓬勃發展的各種靈修學、靈性觀有何關係？整體而言，基督徒的靈命塑造應該與之保持距離，還是包容接納？

就基督教的脈絡來說，我們之所以是屬靈的，原因不外乎我們的生命氣息、力量和方向，都是從耶穌基督這位永活的主而來，我們透過聖靈，以及神國度所建立的其他媒介，來支取這一切；神的國度就是靈性的實體。當然，在這範疇之外，一定還存在著其他的屬靈實體（參：林前十20，十二2）。

所謂的靈，是不具身體卻有位格的力量。不只是某

種能力或能量，甚至不是某種存在於物理架構之外的事物，儘管大多數人會這樣認為。靈是一股獨立於身體和自然的力量，不過仍會和這一切有立即的互動。它以概念、態度、情緒、判斷、決定，以及行動的形式出現。因此，它是有位格的。人類都有靈，正如我們觀察到的，因此人基本上是個屬靈的存在，儘管必須透過外在的身體活動來寫就歷史。天使也是屬靈的存在，不管好壞。而在這一切之上，「神是靈」。

當一個人的實際生命倚靠著與神的互動，我們就說這個人是屬靈的人。靈性指的就是這個人的生命品質。相反地，一個屬肉體的人，指的就是他的生命品質缺乏了上述的互動，或是只運作於人類和大自然的物質環境中。當人愈投入靈命塑造的過程，也就愈會在各個方面變得更有靈性。

在今天，「靈修學」頗受歡迎。通常靈修學都跟某些外在的「宗教活動」，或是某種生活形態有關。不過，從更廣的文化層面來看，形形色色的靈修學背後所反映的，是對個人身分認同與力量的追求；特別在今天這個缺乏自我，找不到意義感受的世界裡，我們的靈魂和靈性早已破產。所有的靈修學都跟某些活動有關，包括：儀式、服飾穿著、特殊飲食習慣、運動，或是人際互動，賦予人們某些獨特性，並與「自然」之外的力量接軌。這些活動多少

都跟顯然是基督信仰的靈性操練，或是其他宗教傳統的操練有所重疊。

好的事情就會有好的效果，耶穌會是第一個說這話的人。不過，一般來說，所有的「靈修學」多少都會互相排擠。沒有人想打馬虎眼。每一種靈修學都堅持，在通往他們的靈性生命路徑裡，一定有個正確或不正確的版本。你找不到有哪種靈修學（就算是那些以自身包容性為傲的），不會在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實踐的同時，不去排斥某些信念或實踐。事實上，幾乎無一倖免。以為「基督信仰比其他的宗教還要排他」的這種想法，只是當代社會的一種錯覺。

基督教靈修學與靈命塑造的排他性，主要來自於我們所訴求的生命。只能從那樣的生命來一看端倪。基督徒不是非要封閉心靈、敵視他人，他們只是在追隨基督向祂學習。靈命塑造的目的，無非就是藉著內心更像基督來順服祂。不是因為對其他宗教過於傲慢，而是因為所追求的愛心，以及對他人不分你我的關懷，這樣的轉變一定是有排斥性的。誠實地說，真正的接納，是一種生命的恩典，必須扎根以基督為中心的靈命塑造。接納從來就不是個政治或倫理立場，以為靠著意志力就能接受或拒絕。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資源來做到接納這件事，而這些資源不是到處都有的。



在靈命塑造中，靈性操練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操練」的意思，指的是某些我們刻意採取的活動，為的是幫助我們做到單靠直接的努力做不到的事情。靈性的操練也是類似的活動，不過主要是跟靈性生命的成長與成熟有關。因此，靈性操練是靈命塑造的主要元素，有利後者的發展，並且是屬於我們可以做到的部分。

舉例來說，當我發現自己無法靠著直接的努力，做到「為咒詛我的人祝福」、「不住的禱告」、不輕易發怒、不放縱貪婪和情慾，我的責任就是找到方法，讓我可以訓練自己（絕不可以忘記，這一切都要在恩典與神的引導之下），好有能力做到原本只是想做卻做不到的事。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這是耶穌所給的良方，要支持祂疲憊的朋友，讓他們的心靈有足夠的意願抵抗天性（「肉身」）的軟弱（太二十六）。更古老的挑戰，則是「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書一8）類似的經文與整本聖經的智慧都告訴我們，一定要採取措施，好來領受所需要的屬靈幫助。事實上，要得到這些幫助，靠的絕不是我們的被動。

因此，獨處和靜默、禁食和儉樸、讀經和敬拜、服

事與順服——以類似方式來協助我們的種種活動（上述的清單並非全部），都是靈命塑造過程中的組成部分。不論是私下的生活，或是在基督裡與他人的互動，都應該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賺取獎賞，而是讓我們有能力領受來自神所賜的一切，整個過程都不是被動的。我們稱這是智慧，而不是「自義」。



靈命塑造中，聖靈的恩賜與果子扮演什麼角色？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22~23）同樣地，保羅也在別的地方說過：「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弗五9）很明顯地，這些都跟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與歌羅西書三章14節中，為愛所做的全方位定義非常接近，同時也是耶穌教導中的主題。

所以，聖靈的果子就是耶穌自己的內在品格，可以藉著基督徒的靈命塑造產生出來。聖靈的果子是靈命塑造的結果，是「基督在我裡面形成」。之所以用「果子」稱呼，因為就像一棵樹或藤蔓的果子，往往出自於自然成長的結果，而不是單靠某些特別的努力得到。我們之所以可以「結實纍纍」，是因為透過靈命塑造的過程，領受了基督的靈，如今這靈與我們互動，以仁愛、喜樂、和平等特

質充滿我們。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透過持續的靈命塑造，一旦聖靈的果子在我們裡面成長，它就會變成一種動態的機制，會自己生長。擁有了仁愛、喜樂、和平等果子，我們就有了足夠的資源，來支撐滿有信心的生活，在生命的每個面向成長，並且活出恩典。在過程中，靈命塑造和聖靈的果子將會互相作用，彼此幫補。

同樣地，聖靈的恩賜也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靈命塑造互動。聖靈的恩賜是一種特殊的超自然能力，充滿在地上這群組成基督身體的人們中間，為的是讓每個肢體都能從中獲益。「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十二6~7）靈命塑造若想要符合神的心意，任何人都需要與信仰的群體互動，從他人的恩賜那裡得著幫助。沒有了聖靈的恩賜，就不容易結出聖靈的果子，更別說要如何維持下去。

相反地，一個人也必須要在「更像基督」這件事上被塑造，才有可能正確地使用所領受的聖靈恩賜，將恩賜拿來服事他人。在領受和使用聖靈的恩賜這件事上，我們也不是被動的。聖靈恩賜可以是被我們主動追求、領受和培植的。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內在的心意更新與持續改變。靈命塑造為個人或群體在聖靈恩賜的使用上立下根基，並

且提供適當的架構；而人爲了群體適當地使用恩賜，也是靈命塑造得以成就的必要條件。對使用恩賜的人來說，恩賜本身不太能夠帶來靈性和品格的成長。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夠把聖靈的恩賜當成靈命塑造的替代品，儘管前者一定與後者有關。



靈命塑造難道不是一種出於人的計畫，其實在其他的宗教傳統中，也表現得跟基督教一樣好？

的確，靈命塑造是人的計畫，屬於人類景況中一個自然而然的部分和需要。任何一個社會的存在都少不了它。人類並不具備動物本能，無法自然地發展出生存的技能。我們需要教導，而需要被教導的首要事物，關乎生命的內在狀態，包括思想、情緒、意圖等等，這些種種促使社會得以存在，讓人能夠追求良善的生命。

在各個偉大的人類傳統中，都能發現很多很好的靈命塑造，基督徒理當懷著感恩的心，來尊重當中的優良傳統。我們相信：「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雅一17；另參：徒十四15～17）不夠大方的人，擁有的東西往往也就不多。

不過，在靈命塑造這件事上，「其他的宗教是否表現得跟基督教一樣好」，其實是個跟事實有關的問題，不是

單單靠著大不大方、不要論斷、不要瞧不起別人，就能回答。舉例來說，古時候的希臘和羅馬文化，原就對於一個人的靈命塑造有著很深的、理性上的關注；對他們來說，上述問題的答案就會是很清楚的「不」。最初幾世紀的基督教信仰與教導，絕不會像現代人所以為的，毫無緣由地就取代了希羅文化的靈性觀。這個過程，也絕對不能只用詭計或是政治因素來理解。

當代各式各樣的靈性觀（從新紀元、異端，到世俗化的觀點）已成功挑戰了基督徒對靈命塑造的看法，卻經不起認真的檢驗。前者認為，單靠人類自己就可以活得更豐盛，後者則認定，在神面前、讓祂來檢視我們的內心，才是真的對人有幫助。

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因此就驟下斷言。任何公平而合乎理智的比較，仍有其必要，特別是要和其他宗教傳統在歷史中的優良表現互相對照；最終，我們讓證據來說話。這也是使徒教導我們要「尊敬眾人」（彼前二17），但同時「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帖前五21）的意思。耶穌的道路從來就不輕忽或否定事實，反之，基督的道路追求事實，並且鼓勵所有的人都這麼做。



心理學和靈命塑造的關係為何？

當我們談到靈魂及相關需求的滿足，很自然就會跟心理學有關。無論如何，心理學自己也不能避免需要認識人類靈魂（或者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生命）的責任。一般在這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稱之為「深層心理學」，「那其他種的心理學該怎麼稱呼呢？」我們可能會這麼問，要叫「淺層心理學」嗎？事實上，心理學這門學科存在的目的，原就是要用特殊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內心深處。

反過來說，靈命塑造同樣必須處理「靈魂」這件事。人類的靈性生命，就算是在最出神狂喜的時候，依舊是個心理學實體，儘管已不只如此。因此，當二十世紀初有愈來愈多的基督徒無法從聖經研讀、禱告、教會對神話語的教導與講道，以及宗教儀式（如果還在執行的話）上得到滿足，很自然地就出現了「基督教心理學」的運動。只不過，當時還沒有完整的文獻與研究，有的只是一些教牧心理學的片段，以及大多數心理學理論對於基督信仰和宗教的敵意與不屑。

其實，當代心理學與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不只是心理學開始發展的時候才有；事實上，這兩者的關聯至今依舊難解。不過，有愈來愈多的心理學家是基督徒，並且在臨床心理學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可惜的是，儘管有許

多優秀的心理學家是基督徒，我們仍然沒有真正的基督教心理學，一種可以全方位理解人類靈魂的理論，既顧及心理的各個方面，又能涵蓋靈性的生命和塑造。基督徒心理學家面對的是各方不同的來源，思考如何將理論和實用整合在一起，同時還要處理這些與基督徒對人性本質的瞭解，以及彼此相衝突的地方。

從方法論來說，心理學本身就有很多分支。這一點無疑會阻礙心理學與靈命塑造之間，建立起更有成果的關係。不過，這也會是個機會，有助於發展出對人類自我更適當的理解，建立起更合乎靈性生命本質的架構。這樣的理解，或是這樣的心理學，都有助於我們引導靈命塑造的進行。

不過，如果真要說當前基督徒靈命塑造讓人不太放心的地方，那就是，太過倚賴心理學的教導和方法，而忽略了靈命塑造的真正本質，或許就是其中一件。過程中，我們把神國度的生命給遺忘了。

讓內心更像基督的改變過程，一定要靠神自己在我們靈魂裡作工，任何輕忽這一點的作法，不論有多好，仍不足以進入人心最深的需要，讓我們的心思與情感得到滿足。最終，生命將只剩下飄零。



基督徒的靈命塑造真的很重要嗎？沒有它，我們就不能變得更好嗎？

首先，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必然是：沒有靈命塑造，我們不可能變得更好。事實上，今天有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認真看待靈命的塑造，而我們也的確表現得不夠好。根據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說法，大多數的人總是活在「平靜而絕望中」，只是如今的我們似乎變得更絕望，而且不再平靜。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與第三章、加拉太書五章 19～21 節，以及提摩太後書三章 2～7 節，列出了一長串不當的行爲與墮落的品格，到了今天，依然同樣一再出現在最新出版的報紙、雜誌，或是晚間新聞裡。

教育、政治、商業、專業人士、藝術、娛樂等，都跟人們各式各樣的私人領域一樣，都在人類的邪惡與失敗下蹣跚難行。這些失敗和邪惡，我們幾乎都難辭其咎。這一切是如此地普遍與氾濫，導致我們變得視而不見，毫不抵抗地認爲「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今日世界真正起主導作用，影響著每個靈魂的靈命塑造，其實是「失望」。其所帶來的結果，「盡是傷口、青腫」，「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參：賽一 2～9）。

至於那些認識耶穌的人，看見祂身上的良善與美麗，將渴望變得像祂一樣，或至少認爲自己有這方面的責任。然而，他們大多處於無助的狀態，不知去哪裡尋找能

讓自己改變的方法。對於這些認同基督，卻仍沒有做好準備去教導和示範靈命塑造的過程，好讓自己內心的深處、身分與品格，湧流出基督樣式的人，有沒有誰可以為他們指點迷津？

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基督徒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在帶領不同種族的人成為基督的學生，浸潤在三一真神的聖名中，教導如何遵行耶穌的吩咐（太二十八19～20），從他們的眼光來看，靈命塑造的工夫必不可少。就是因為缺乏對靈命塑造的了解與實踐，如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差異，才會那麼微小。到了今天，還有多少基督徒群體能有一套具體的計畫，教導人們遵行耶穌的吩咐？我們真的相信那樣計畫的存在嗎？我們真的認定，一旦教會確實開始進行「更像基督」的靈命塑造，整個世界都會大為不同嗎？

身為基督徒，我們正站在一個偉大的機會和運動中。誠如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人說：「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林前十六9）許許多多的歧路正在向我們招手，到處充滿了錯誤的資訊，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為的就是要攔阻我們走上基督呼召的道路。很重要的是，我們不該把今天這些對於靈命塑造重新燃起的關注，誤以為是邀請我們去做已經在做的事——現在「只是比較當真」而已。現今的任何一個基督

徒，甚至包括那些仍有熱情的基督徒，最大的困難，就是不知道如何面對我們心理的、靈魂的、身體的需要。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我們的生活處境中找到方法，能夠幫助人們真誠而徹底地改變，讓我們的內在都能擁有耶穌基督的品格、情感，這是我們應該認同的異象。「所以，你們要去……。」

關顧個人的靈魂

給服事者，也給所有人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四 23）

神呼召人們成為福音的服事者，既是個榮耀，也是個挑戰。這帶來許多獨特的機會，也有許多重擔和危險，不但對服事的人來說如此，也影響到他們的家人。這個重擔是可以承擔的，甚至會因此結果纍纍，種種的危險也有辦法克服。然而，除非服事者的「內心」（林後四 16）可以向神國的豐盛敞開，一天天被更新，上述的一切才會發生。

靈魂與最大的誠命

在這裡所說的「靈魂」，指的是一般的用法，側重人的靈性或看不見的那一面，含括了人的思想與情感，也包括心靈或意志，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意圖與選擇。除此之外，我們的身體以及社群關係，就其內在的意義和本質而言，也是靈魂的組成部分，一如看不見的和情感。這種對「靈魂」較為寬廣的理解，儘管比較接近坊間使用這個詞的意思，卻不太適合分析研究。不過，就我們這裡的目的而言，這個詞卻有很大的幫助。

想要擁有一個健康、有力，並且成果豐盛的事奉生活，祕訣就在於我們如何在上述看不見的這些自我面向當中，與神同工。所有這一切組成了一個人的真實生命，成爲我們外在生活不可或缺的泉源，事實上，它們幾乎決定了每一個行動的結果是好是壞；這一點，在每個服事者的身上都是一樣。天生的恩賜、外在的環境，以及特別的機會，都不是最重要的。耶穌說，好樹「結好果子」（太七17）；如果我們顧好樹，果子就會顧好它自己。

生命的這個內在面向，也含括在最大的誠命裡：「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27）這個誠命在說的，並不是我們必須做什麼；反之，這個誠命告訴我們，真正必須培育和關

心的，是我們的靈魂。不管是單純的信仰者，還是參與福音事工的人，都是如此。¹只有在神的聖愛（參：林前十三）中得到飽足，我們才能得到最大的支持，來完成呼召、獻上服事。

我們一定要明白，聖經經文對愛的看法（包括上面所引述的，以及包括約翰一書第四章在內的其他經文），並不是在說，我們好像可以把「全人愛神並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件事行出來。任何這樣的企圖，如果沒有神的愛內住，都只會是個不可能的重擔。結果，我們可能因此變得憤怒而絕望，事實上，試著想要「更好」的期待，發生在許多服事者和他們的家人身上。

品格與「聖靈的果子」

服事者和其他人身上「突然」出現的失敗，從來就不是真的突然；反之，是因為「內心隱藏著的人」（彼前三4，呂振中譯本）早就出了問題，至今才浮上檯面。相反地，若是讓神聖的愛遍布在生命中的每個部分，就能為日常生活的各個狀況，甚至生死，提供適當的資源，一如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告訴我們的。用耶穌自己的話來說，愛是「泉源，直湧到永生」（約四14）。因著從心中所擁有的神聖之愛，我們才能真正為這個乾渴的世界，「流出

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8)。

我們所服事或是交談過的人們，往往有百分之九十九記不得我們跟他說了些什麼。然而，對於我們是個怎樣的人，他們絕不會忘記。這一點在我過去接觸過的一些具影響力的宣教士身上，再真實不過了。我們的靈魂特質將在他人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不論是好是壞。因此，絕不能忘記，在每個服事的工作和景況裡，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成爲了怎樣的人。

我們的品格素質，是神關注的焦點。祂爲我們計畫的未來，便是在祂的恩典之中，打造出品格力量。對神的認識、對神愛的委身，在永恆中會變得愈來愈重要；並且永遠不會過時。

神的意圖是希望我們的生命可以完全展現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22~23)爲了此時此地就在我們裡面與我們同在，祂已賜下豐富的供應。在祂的大能中，適切地關心我們的靈魂，將會帶來聖靈的果子，釋放我們遠離「情慾的事」(加五19~21)。我們可以成爲復活基督恩典的管道，讓祂透過我們的服事——講道、禱告、醫治、給予——去幫助其他的人。不過，這一切都有賴於我們是否投身於那些可以帶來恩典的工具，藉著某些行動與特定的方法，在生命中經驗祂的同在。

操練神的同在

最基本也是最優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讓神常常出現在我們的心思當中。大衛知道這一點，並且寫道：「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十六8~9）

這是靈魂關顧最基本的祕訣。在操練神的同在的時候，我們要負責的部分，不外乎一再地把心思轉向祂。一開始，我們可能會發現，這樣的嘗試不斷地被挑戰，我們就是習慣把眼目放在一些不如神的事物上，給自己帶來沉重的負擔。然而，這些既然是習慣，而非地心引力定律，就表示可以被打破。只要我們願意踏出第一步，學習定睛在神身上，一種新的、被恩典充滿的習慣，就會取代舊有的習慣。很快地，我們的心思就會專注在神身上，一如羅盤上的指針，不管在何處，總是指向北方。如果神是我們靈魂裡最大的渴望，祂也會成為我們內在生命的北極星。²

當然，耶穌基督是門、是光、是道路。我們最首要的事，是追隨這個實體而行，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談論這個實體而已。我們是透過接受了耶穌，才開始在心思上接受了神。我們敞開自己的意識面向祂，並且把注意力也轉向祂。對於這件事，每天我們都應該「照常營業」。下一

步，就是讓新約聖經的每一字、每一句，持續出現在我們的心思中，每一天、每一天地用心思想再思想。我們要把經文背誦起來。不管是在清晨、工作中，甚至是晚上休息時，都要透過這些文字和想像，讓這些句子活過來。透過這個方法，我們得以時時刻刻與祂同行——與應許要「永遠與我們同在」的那一位同行。

在操練的過程中，我們也許可以先選定一天作為開始；在那一天中，不斷練習把心思轉向基督。先下定決心，然後在專心致志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地來做這件事。到了晚上，再來反省今天做得如何，想想明天可以怎樣做得更好。只要不斷地做這項操練，在耐心堅持中，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基督的品格與話語，自然而然地占據了我們的心思，將這世界（包括教會裡的世界）的吵雜與紛擾取而代之。

藉著背誦聖經偉大的篇章（而非只是段落），我們可以更有力量地專注在耶穌身上。例如，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約翰福音第十四到十七章、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以及歌羅西書第三章，都是非常精采、有助靈魂成長的選擇。事實上，背誦聖經的操練，甚至比每日安靜靈修的時間還重要，因為當我們的心思充滿了這些偉大的篇章，默想著它們，這份寧靜就掌管了我們整個生命。「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賽二十

六3)

在約書亞承接重大任務之前，神對他說：「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書一8）詩篇第一篇告訴我們，這段話在以色列人的靈性生活中，幾乎已經成爲人人都知道的操練。默想神和神的話語，也必須成爲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怎樣才能讓律法書不離開你的口呢？當然要靠記憶。律法書成爲我們思考每件事情時，最重要的一部分，彷彿我們就住在它裡面。每一天，隨著事情的發生，神光照的話語也會跟著在我們眼前出現。神的光就在我們裡面，幫助我們用正確的方式來看待生命。「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三十六9）不管是對服事來說，甚至是對整個生命而言，這都是最真實的一堂課。

愛與敬拜

當永活的神，以及寫下來的話語，進入了我們的心思中，很自然地（也可說是超自然地）我們會更愛神，多而又多。因爲我們不斷地看見，神有多麼值得去愛。神的榮耀不再只是我們「最好」相信的真理；神的榮耀是個讓人折服的奧祕，使人感到無比的喜悅。

清教徒湯馬士·華森（Thomas Watson）很有智慧地寫道：

愛的第一顆果實，就是對神的沉思默想。他陷入了愛中，思緒總是在被愛的那一位身上。任何一位愛神的人，都會因著對神的這份默想而被占據、被改變。「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詩一三九18）這樣的思想，不斷在心思裡穿梭。大衛打開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仍和你同在」。神是珍寶，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也在那裡。我們可以用此測試自己對神的愛。我們的心思放在什麼東西之上？我們真的認為，思想神是最快樂的事嗎？我們的思想是否裝上了翅膀？是不是已逃到高處？我們有在默想神和祂的榮耀嗎？……所謂的罪人，不外乎就是把神擠出他思緒的人。他從不會想到神，除非是在恐懼中，好像犯人想到了審判者。³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進入了敬拜的生命，而不是偶爾敬拜而已。天堂的旋律將會不斷在我們的內心出現：「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啓五13）

敬拜將會成爲我們生命的底蘊。這是讓整個生命轉向神的最重要一股力量。只有對神的異象，以及由此而來的敬拜，才有可能真正啓發、引導、支持一個人有力量活出良善。內住在我們裡面的基督，正透過我們將力量分享出去。

不過，請切記，我們不是試著要敬拜。敬拜不是另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敬拜是「活水的江河」帶來的禮物，爲的是要「直湧到永生」（參：約七38，四14）。屬於我們的部分，就是將心思轉向神，注意祂在我們靈魂中所採取的恩典行動。這是「靈魂關顧」最需要落實的操練，然後，愛祂而敬拜、敬拜祂而愛，會在我們與神同行的時候，湧流出來。藉著亦步亦趨地與祂同行，行在祂的恩典當中，我們將活得自在、熱愛鄰舍，成爲福音話語的服事者，將力量傳遞出去。

向滿溢的喜樂敞開

靈魂的關顧也要注意情感的面向。不論是日常生活，或是在基督裡的生命，情緒都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有些服事者，以及許許多多的一般人，總是容讓情緒將他們擊倒。

我們要注意，如果說愛是靈性生命的基礎，喜樂則

是活在基督裡的重要成分。喜樂不是快樂，不只是感覺，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美好」感受。對神美善的盼望，必須有喜樂來支持。

在一段表達敬拜與讚美的經文中，保羅曾自發地祝福在羅馬的基督徒：「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十五13）從中我們可以看見，在基督徒生活中情感層面的需要。

「信心」、「盼望」、「愛」與「平安」是活在基督裡的四個重要詞彙。這些都不只是感覺而已；事實上，它們並不是感覺。比較像是某些狀態，與人類生命的每個面向都有關連，包括了身體與社會脈絡。這些都是要裝備我們以生命接觸生命。不過，情感的層面並不會缺席，正面的感受也能豐富地幫助我們活在神的同在中。這些感受取代了單單只靠人類「血氣肉身」能量而活的痛苦與憤怒，它們甚至可以轉變受到病態情緒充斥與主導的周遭世界——許多時候，還包括了教會裡的世界。

耶穌教導我們，常在神的愛中，「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十五10～11）。所謂滿足的喜樂，也就代表沒有更多的空間了。常在神的愛中提供了永不動搖的喜樂根源，反過來又會成為「平安」的來源。一切都奠基在神的恩典與良善上。信

心、盼望、愛、喜樂，與平安——「華麗的五重奏」——彼此不能分開，並且相互支援；它們缺一不可！

獨處與靜默

在所有幫助我們聚焦靈魂關顧的操練中，獨處和靜默可說是最基本的階段。我們透過一些方法，讓自己單獨一人，並且遠離交談與噪音。我們休息、我們觀看、我們「聞聞玫瑰香」——請容我這樣說，我們就是什麼也不做。這個操練將是神用來賜下恩典的工具。事實上，這個操練還提醒了我們關於恩典的另外一面：我們是被拯救、因神的救贖大能稱義，而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與成就。

用一段長的時間安靜獨處，我們試著讓自己擺脫因為持續與他人、與世界互動，所累積下來的腐蝕靈魂。置身在安靜的空間，我們重新發現自己真的擁有靈魂，我們的內在生命確實需要被滋養。然後，我們再度開始體驗神的同在，在內在的聖所中傾聽祂的聲音，與祂互動。我們明白，這樣的更新神不會完全代勞。我們必須自己安排時間到一個地方，在獨處與靜默中與神交流。

詩篇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十六 10）緊接著，詩人肯定了神已在地上成功地完成了祂的使命：「『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萬軍

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詩四十六10~11）

也可以參考其他的翻譯版本：「你們要靜止勿動，要知道是我、上帝」（呂振中譯本）和「脫離繁忙吧！用一段長長的時間、帶著愛心定睛在我身上」（英文信息版直譯）。神的供應、神要透過我們完成的工作，都一無所缺。我們根本不需要「刻意讓這一切發生」。反之，我們應該停止自己背那「重擔」。一切都安穩在神手裡。

曾經有人這麼說：「攔阻我們委身於基督的，往往是種種服事基督的工作。」這多麼矛盾啊！卻是許許多多服事者最常遇到的挑戰。讓「服事基督」偷走了我們「對基督的委身」，無疑是個人靈魂關顧上的重大損失。然而，花時間獨處與靜默，操練與基督的交流，卻能釋放我們遠離這個失敗。

時間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找出來的

講到靈魂的關顧，我常常聽到類似的回應：「我有太多要做的事情，實在沒有時間進行各種的獨處與靜默。」然而真相是，我們不可能沒有時間操練獨處與靜默。再也沒有什麼比花時間提高與神同行的品質更有效益的事了。如果我們的想法剛好相反，那只是代表我們所受的教導是

有問題的。真正的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把時間用在可以帶來豐盛生命與服事的事情上，還是把時間花在用來遠離這一切？

因此，思想下列這些句子，有助於發展內在的生活。首先，神永遠都不會要人去做過多的事情。而是我們讓自己做得太多，或是容許別人有機會指使我們做那麼多事。某方面來說，這反映出我們對神的力量和良善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有可能是所受的教育、學習的榜樣導致如此。其次，就算能在服事的過程中領受神的大能，也不代表我們的品格就永遠沒有問題，愚拙就可以一筆勾銷。只有當我們尋求在恩典中學像基督，才可能以明智與正確的方式領受神的大能。以基督的品格搭配神的大能，才是神國度中的得勝生命；欠缺基督品格卻擁有能力，只會導致許多的掃羅與參孫。

藉著獨處和靜默的時間，我們對基督有更多的認識，這一切都會讓我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十六24）。我們將因此被幸福的感受所籠罩，不因外在的環境受影響。匆忙又孤獨的領導者將消失。我們能夠容讓神的同在進入生命當中，並且透過與他人的關係延伸出去。

曾經有一位年輕的基督徒，因為操練了獨處和靜默而這樣說：

我愈是操練，愈是喜歡安靜的力量。我愈是不懷疑和論斷，就愈是能夠學習接納以前不喜歡的人和他所做的事，愈能夠將他看成擁有神形像的獨特創造。我愈少說話，就愈能在恰當的時間說出豐盛的言語。我愈看重他人，就愈能在小地方服事人們，也愈能享受和歡慶自己的生活。當我愈是歡慶，就愈能明白神在我生命中賜下的種種奇妙美事，也不再憂慮未來。我將接受並享受神持續要給我的一切。我覺得我開始真的享受神了。⁴

透過這些操練，我們與神連結，經驗到祂，並且享受因此而來的各樣獎賞。

為更豐盛的生命作計畫

我相信，上述的討論已把事情說明得很清楚。在靈魂關顧中，獨處和靜默是我們有責任去執行的基礎工程。這兩項活動，也打開了靈性生命中有關操練的領域。我們要知道，真的存在某些值得一試並且有價值的方法，能幫助我們追求基督裡豐盛的生命。這些方法通常被稱為「靈性操練」。⁵我們必須將這些操練放進生命中，因為這些方法有助於關顧靈魂。沒有什麼能取而代之。

從歷代的基督徒身上，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份很長的靈性操練清單。這份清單往往都會包含「禁食」，一旦正確執行它，可以帶來改變品格與事工的大能。除此之外，清單上還會有儉樸、服事、歡慶、禱告（操練的那一面）、寫屬靈札記、團契、問責、順服、懺悔等等的操練。

其實，沒有所謂操練的「完整」清單。只要是某些在能力範圍內可以執行的活動，並且有助於我們倚靠恩典，做到以前單靠自身努力卻做不到的事，都可以稱之為靈性的操練。⁶

不過，把某些適當的操練帶進生命，好幫助我們更認識基督的同時，也要清楚知道，這些操練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賺取獎賞；也不是自虐與受苦的行爲。這些操練本身並不是「義」。更恰當的說法，應該將之視爲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智慧。

一旦我們學習到，恩典的對立面不是努力（行爲）——恩典真正的對立面是賺取（態度）——就會發現眼前出現了一條道路，指點我們怎樣「做成」得救的工夫，不只是「當恐懼戰兢」，並且相信「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爲要成就他的美意」（參：腓二 12~13）。

當我們追隨那昔在今在的偉大教師，將生命奠基在有意義的操練上，就會明白彼得的勸誡：「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

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一5~7），確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追求豐盛生命的計畫。神也會使用這些活動，一如透過我們的事工來幫助其他的人。

彼得並且繼續說：「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10節）在基督裡與神同行的路上，將有許許多多的東西，會「照他榮耀的豐富」（腓四19）供應給我們，包括：美善的品格、洞見與知識，以及不論環境如何，都能將神的榮耀展現在生命與事奉當中的力量。因為，神「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一11），這國是現在就開始，而不是死後才能進入的。

進深閱讀

- Thomas à Kempis.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Many editions available. (中譯本：金碧士，《效法基督》，黃培永譯，香港：晨星，1991。)除了聖經以外，《效法基督》無疑是基督教歷史中，最常再版的一本書。它的地位無可取代。
- Baxter, Richard. *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 (Baker Book House, 1981).
- Bouyer, Loui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3 vols. (Seabury Press, 1982).
- De Sales, Francis.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 (Doubleday, 1957).
- Finney, Charles. *Revival Lectures* (Fleming H. Revell Co., n.d).

- Law, William.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Paulist Press, 1978). Many editions available. (中譯本：勞威廉，《呼召過聖潔生活》，辛貞德譯，台北：橄欖，1986。)
- Murray, Andrew. *Especially Humility and Absolute Surrender*. Many editions.
- Nouwen, Henri. *The Way of the Heart* (Ballantine Books, 1981).



Part 3

關乎靈魂和思想的 門徒訓練

12

靈性操練、靈命塑造， 以及靈魂的甦醒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詩十九7）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二十三3）

重燃對靈修學的興趣

過去這段日子以來，有愈來愈多人對靈性操練與靈命塑造的過程感到興趣。這股興趣來自於我們內心對心智與情感健全的渴望，想要在靈性上進深；除此之外，也是因為人們意識到，各種普遍存在於北美基督教當中的

活動，並不能滿足這樣的渴望。¹許多認真又有想法的基督徒正尋找更好的方法，幫助他們在理性上和力量上都更有基督的形像，為他們的存在提供意義，而不是許許多多特別的宗教活動而已。在基督教歷史中流傳久遠的操練和概念，如今重新被挖掘和體驗，心理學領域也對這些事情感到興趣，用專業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靈魂。²

這是很值得期待的發展。不過，除非我們對靈修學（人們有時候會使用的詞）的興趣，能夠從人性本質與神的救贖行動中找到根基，否則，這股熱潮很快就會過去。更有甚者，人們不只是再次覺得失望，還有可能因錯誤的觀點而受嚴重傷害。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思想靈性操練與靈命塑造，特別是要能清楚理解它們和人的靈魂，也就是人性最深面向間的關係。

討論的前提

以下的文章中，雖然可能會觸碰到某些關於靈魂的哲學問題，不過我不會詳細地討論它們。值得高興的是，莫蘭德（J. P. Moreland）博士發表在《神學與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的研究論文〈恢復關於靈魂的心理學〉（Restoreing the Substance to the Soul of Psychology），對於哲學相關的議題，作了很好的

處理。我建議若有機會，可以閱讀該篇論文，作為我們接下來討論的基礎。

莫蘭德解釋，我們應該把人類的靈魂當成一個實體，有著獨特的本質與關係。靈魂是人類生命一個基本的組成部分。在西方思想中，直到休謨（Hume）的時代之前，靈魂一直有著穩定的地位，事實上，在那之後的幾個世紀依然如此。³莫蘭德指出，靈魂是一個個別存在的實體，有其自然而然的屬性和特質，歷經時間與改變，與其他事物間有著各種相互的影響，並且是人類人格最基礎的部分。

儘管靈魂無法簡化，也有些複雜，不過靈魂並不占有空間。這一點其實困擾了不少人，因為當我們講到「組成部分」的時候，只能夠從空間的角度來思考。毫無疑問，任何占有空間的事物，準確來說都不能算是靈魂。我們都忘了，身邊也有很多事物一樣不占有空間，像是音樂裡的「和音」，或是一碗湯的「味道」。所以，當我們要處理一個人的位格，一定要很小心地使用像是組成部分、特質、複雜性這些概念。莫蘭德教授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現在，我們知道，靈魂就是一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如我們的心思和意志，同樣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沒有其他部分，靈魂是不存在的；靈魂無法像汽車或是電

腦的零件那樣單獨存在。反之，沒有靈魂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人的人格是活著的實體，帶有某種生活樣式，主要牽涉到價值觀的決定，並且和人的敬拜需求有關。靈魂就是人格中的重要部分，用來整合生命的每個面向成爲一體。

當然，靈魂這個實體並非是物質的；在「當代」許多反對靈魂的異議背後，仍有許多人不斷努力想要思考這個詞的意涵。從感官層面或物理學理論來說，很難對靈魂達成共識；不過，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存在。畢竟感官層面在知識的建構上，能有的貢獻有限，更別說是與人有關的知識了。

事實上，經驗主義（其後又被稱爲「實證主義」）不過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個不算成功的意識型態。從十八世紀發展至今，在人類歷史中留下了一段不甚光彩的記錄。這種看法把感官與感受視爲探索知識與真實的惟一邊界，也因爲如此的誤解，反到阻礙了人們對於知識和真實的解釋。經驗主義取代了宗教的教義，改用世俗的知識論作爲教義根基，結果只是讓現代的西方社會把權威從宗教的手中轉移到世俗的知識論。作爲一種教義，經驗主義壓迫著其他解釋的可能，反倒讓人類無法完整地認識自己。任何人，只要誠實地看看當代社會——不只是知識分子中間——所出現的道德與心智混亂，就可以親自判斷經驗主義的代價。毫無疑問地，經驗主義其實一點也不是個

合乎經驗的理論；就其本質而言也永遠不會。經驗主義從根本上而言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在本章接下來的部分，我要沿著上述的討論，進一步介紹一個對於人類靈魂的「經典」假定（亦可以參考莫蘭頓教授的詳細論證）。總體而言，當代的知識分子大多認為，他們「已經找到足夠的理由」來證明關於靈魂的看法是錯誤的。他們使用著像是尼采和休謨這些思想家的用語，通常藐視柏拉圖、笛卡爾等人的二元論。然而，他們所說的理由一點也不充分；從過往不幸的歷史可以看見，經驗主義 / 實證主義 / 自然主義所帶來的後果，任何人都無法認同。

我也會在後面論述，聖經的啓示如何可以成爲知識的來源。所謂的知識，就是我們有辦法藉著適當的思想和經驗，將某件事情重現出來。任何一個可以證明自己價值的權威，都可以成爲知識的來源。大多數我們知道的事情，無非都是建立在這個或那個的權威之上——可能是來自閱讀書本，或是卓越的科學家和思想家的看法。當然，所有的權威都應該向任何公平與合理的問題敞開，我們理當用各種合理的方法來評量權威是否可靠。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聖經。只要是適當的使用，聖經一樣可以成爲知識的合法來源，提供我們許多關於人類生命的看法，包括人性本質以及與神的關係。

描述人裡面的各個面向

今天，只要是對人類有過深刻思考的人，理當都能將我們的能力和其作用整理出一份清單。你可以從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甚至是文學家那裡，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清單囊括了我們思考與表現的能力、感受（感官與情緒）的能力、選擇與意志的能力。此外，人類還包括了身體與社會的層面。這些都是我們身而為人的重要基本面向。人類的生命，人所具備的能力，都少不了這些面向。

不過，人性中的這些面向與能力，彼此間有著緊密的互動關係，藉著如此的互動才會形成一個獨立的人。我的手心之所以冒汗，是因為想到災難而害怕；我知道要踩剎車，是因為看見前車的剎車燈亮起。是憤怒和慾望驅使我做明知道不該做的事；是對神對人的敬重，讓我願意用同情與真誠對待其他的人，諸如此類。

除此之外，在人性各個不同面向之間，我們的行動與心理的狀態也會互相影響。憤怒會影響我的其他感覺，反之亦然。思考過程中，我的想像也會影響我的判斷；我所歸納的目標影響了我特定的決定，決定也會影響目標。就是在這些能力與層面之間豐富的互動關係中，我們成爲

了一個獨立有人格的生命。

我已盡可能將複雜的人性面向用簡單的方式描述出來。缺少任何一個面向，這個理論就不完全。不過，除了描述，接下來我們將試著更進一步，看看這些描述能對生命帶來什麼看法，只有這樣，理論和概念才有其意義。

靈魂是生命來源與運作的原則

一個最有啟發性，也最合理的思考靈魂方式，便是將靈魂視為整個人格的組成部分，居間協調運作人性的各種能力和面向，引導這些互動關係形成獨立的生命。

現代思想家從休謨到帕菲特（Derrick Parfit），受到經驗主義或至少是反實體論（antirealistism）驅使，不再認為人性中有這個獨特的協調運作來源，反之，倒將原子視為生命的組成元素，以原子之間各種的互動關係來重構人的整體。然而，正如休謨自己也承認，這樣的嘗試最終是失敗的。「重構」的結果，是人格的失去。從許多層面來看，「自我的失去」成了十九與二十世紀思想的中心主題。我相信，大多數有想法的人，應該都會同意這個說法。

傳統觀點

相反地，不管是希臘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甚至是聖經的作者，慣常持有的看法，都認為靈魂是個實體。他們認為，靈魂是一個人的生命源頭，同時也是生命的運作原則。

因此，柏拉圖把靈魂看為「自發的行動者」(self-moved mover)。⁴換言之，因為擁有靈魂，才讓生物有著自發的能力，並和無生物（石頭、椅子）之間有所不同；而不同生物（植物、動物、人類、神祇）彼此間的差異，也是因為所擁有的靈魂類別不同。這些本質上有所不同的靈魂，啟動了個別不同的自發活動（成長、獲取養分、繁殖、感受、情緒、思想、意志），並且以不同的方法安排、配置這些活動，好讓生物得以解決自身的問題，進而妥善地發展。生命與活動的差異來自內在特質的不同。

儘管對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來說，靈魂是普世性的原則，他們最關心的仍是理解人類的靈魂。他們很明白人類的生命顯出多少問題，也很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出自於生命內在之源的功能失調，因為靈魂本身也失序了。他們特別認為，一切都是因為理性（思考與理解的能力）出了問題的緣故，而理性正是掌控人性情感、態度，以及身體感受的地方。因為理性出了問題，連帶個人和社會都出了問題。

對柏拉圖來說，讓靈魂重新找回秩序的方法，就是為那些在各個領域中（特別是與法律相關的領域）領導社會的人物，提供更好的教育。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也很雷同，他甚至認為，立法者必須用心研究人類的靈魂，因為立法背後的根據，就是如何培養更好的靈魂。⁵他假設，如果社會可以按著法律正確地組織起來，不管個人或社會都將變得更好。內在源頭與秩序法則若能正常發揮功能，自然就會流露出生命。

聖經的圖畫

從聖經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關於人類存在的類似觀點。箴言的作者說：「你要保守你心（生命的泉源與中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不過，聖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人類的教育和立法體系，而是神。「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箴四20~22）

同樣的基本概念，也出現在耶穌的教導中，因為好樹不能結壞果子，一切的惡都是從人心裡面出來（可七15~23）。毫無疑問，聖經的啓示呼應了人類的洞見，一切的起源是在人的裡面，人性的深處，外在事物的混亂和

秩序，都是因為更深層次的混亂和秩序。

有用的類比

我們或許可以將靈魂比作電腦，負責一個自動化工廠或是影印店的各種生產系統；或是，更粗糙地用一台機器（例如洗碗機）的計時器來類比。電腦和計時器本身是獨立的實體，有其內在本質（功能或特性）能協調整個系統的各種活動和狀態，能否發揮功能要看在整個系統中的位置而定。

當然，電腦和計時器仍是個物質實體，靈魂卻不是。不過，靈魂所運作的同樣也是個物質實體；身而為人，我們當然不只是個物質，不過仍舊有許多重要的地方是由物質組成。儘管有著某些差異，把靈魂想成「電腦」有助於我們理解，它是怎樣管理與協調人裡面的各種系統。一如前面所說，靈魂本身有其本質、功能、特性，並且連結著裡面與外面的各種關係。

靈魂與人格的不同

因此，我們可以在聖經的許多地方看到，我們的「自我」與「內在深處」等語言，怎樣用來描述「靈魂」的特徵。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靈魂被人以第三人稱來形

容，彷彿在某程度上，靈魂自己是有生命的。事實上，靈魂確實如此，我們也才會有這樣的句子：「我的靈魂哪，你為何憂悶？……應當仰望神」（詩四十二5，KJV）；「我的靈魂哪，你要稱頌耶和華」（詩一〇三1，KJV）；「我的靈魂守了你的法度」（詩一一九167，KJV）；「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路一47）。

詩篇之所以在人類歷史中影響深遠，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是一本靈魂之書。它是地球上靈魂之書的先驅。詩篇碰觸到我們生命的最深處，遠遠超過意識與思想的努力。詩篇幫助我們將生命中最深奧的部分展現出來。深邃與遙遠是靈魂最大的特徵，也是靈魂的本質。這也是為什麼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會在他的《隨心所欲》（*Care of the Soul*）一書中，以靈魂這個概念，來表達自我「最深刻」的地方。

也因為靈魂是生命的源頭與集合，有時候，靈魂會被用來等同於一個人。不管是聖經或是平常的對話中都如此。當我們說「可憐的靈魂」，我們的意思就是「這個人很可憐」；當一個人看到「SOS」（Save Our Souls，意即「拯救我們的靈魂」）這個國際通用的求救信號，所做的不外乎就是要拯救受困危難中的人。當靈魂被拯救，一個人也就得救了。詩人說：「我的靈魂在獅子中間」（詩五十七4，KJV），他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就在獅子中間；希伯來書作

者談到「靈魂得救」（來十39），它的意思也就是人被拯救。任何事情都伴隨著靈魂而來。然而，一個人絕對不同於他的靈魂。人的組成除了靈魂之外還有其他部分，也因此我們才有可能重建破碎與損壞的靈魂。

罪作為心理學上的實體

當一個人的生命狀況，導致他的內在資源衰竭或死去，以致無法讓所有的生命要素，照著原初的特質與功能彼此運作，我們可以用「罪」這個單數名詞來形容；換言之，罪指的不是行爲，而是狀況。罪的意思不是我們錯了；而是我們的內在組成亂了套。彷彿電線交錯，我們被打結、被扭曲。不管是思想、情感，甚至包括身體的各個部位，全都出了問題，整個生命都「連結錯誤」。

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到大腦的意志（一般也稱之為心、人的心靈）。因著整個系統出狀況，我們的意志變得漫無目的、七零八落，被動且毫無招架之力。

對於靈魂破碎與損壞的這種狀況，保羅給了清楚的說明，我們都「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二1），「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羅七19）就算從沒聽過保羅的名字，他所形容的現象，我們也都不陌生。當然，仍有程度上的差別，不過沒有人可以完全逃離這種意志枯萎的景況，某些時候其慘況甚至牽

連廣泛，讓人徹底失能，陷入混亂當中。結果，我們「很有效率地」遠離一切的良善。再怎麼樣願意行善，做正確的事也沒用，因為我們已被設定，就是準備要去行惡。我們才會看到有人總是在缺乏思考的情形下，做了那些事。

在這狀況裡，心思變得混亂、茫然，容易被誤導。情緒掌管一切，並與他人起衝突。身體和社會環境更是充斥著錯誤的言行，推動著人們一錯再錯。更可怕的是，我們的理智還為不好的事情，找到正當的理由，讓人以為所謂的壞事其實是好事（或至少沒那麼壞），把好事當成了壞事（或至少沒那麼好）。

保羅，這個深思熟慮的哲學家，再一次地將這情況適當地描繪出來：「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羅一32）

總是有精心設計的自以為義、合理化的正當理由，這也成了靈魂處在破碎狀態中，心思最主要的功能。古希臘文化之所以流傳著「諸神要誰滅亡，必先使其瘋狂」這種句子，背後的深層原因亦是如此。種種自以為是、「合理化」的行為，早已違背了一個人的心思原本該扮演的角色。心思理當幫助我們找到正確行動的道路，那條通往正義、正直，乃至於良善的路；然而，當一個人全身上下都投入在惡行當中，心思的功能就從「理性思考」變成了

「合理化」思考。爲了讓自己做的事情有正當理由，我們的心思把每件事情，都轉變成「正確」、「良善」和「不得不做」的事。這就是瘋狂。

福音之「光」

因此之故，傳統的基督信仰所描述的悔改與恢復，才會認爲一切都要從一個外在於整個人類系統的新思想而來。這個新思想會帶來新的情感，讓人有足夠的意志力去完成新的行動。毫無疑問，這個新思想就是福音的內容。福音對我們實際活在其中的世界，有了全新的描述。這個世界變成是由一位如此深愛著世上每件事物，也愛著你我的「位格存在」所創造和管理。祂差派自己的兒子來拯救我脫離一切的敗壞。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這一切，特別是周遭環境正以各式各樣敵對的思想、情感、習慣，一層又一層地環繞著我。更可怕的是，我自己也把外在的這一切全部內化了，使用這些東西來定義真實的人生、我的人生。

然而，這個新的思想，也就是福音，用超自然的力量，打破了那個籠罩在我奄奄一息心靈外面的鐵籠。這是行動的恩典，是神恩慈的作爲。隨著這個打破的舉動，也帶進了新的情感。這情感是非常複雜的，結合了對新的思想、對真理的渴望，以及對自我內在是如何反抗這一切的

沮喪。這便是經典的「認罪」，從這裡，開始有力量進入我們破碎的靈魂，帶領它開始重建。不過，這股力量仍未被完全「擁有」，「認罪」總是會讓人想要抵擋，而且抵擋好一陣子。這段時間，我們並沒有完全認同神的手在我們靈魂上的工作。新的思想與新的情感沒有變成我們的，還是比較像外來的、強迫的，隨時可以討厭和拒絕。

然而，新的思想與新的情感，確實讓我們在做出新的選擇這件事上，有了可能性。我們的意志，也就是靈魂最基礎的層面，一方面只能透過概念和想像而行動，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情緒和情感的推動。這是自我做出決定的力量，也是根植在靈魂中的一個部分。不過，這股力量從來就不可能絕對地獨立、單靠自己，只有神才有辦法。所以，當我們有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再加上恩典的陪伴，我有能力做出新的選擇。我可以選擇站在新的思想、新的情感的那一邊。我可以說：「是的，我想要讓這個想法變成真的；我決定要感受神、回應神，而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意思。」這樣做，就是信靠神了。

那隻出現在我靈魂與生命黑夜，想要來牽住我的手，如今接收到我微弱的力量與回應，那隻手又會以更大力的方式來回應。這就是「從上頭而生」的意思。我的手和神的手這樣來來回回互相緊握，就是真實關係的建立。我的心思、情感、意志、身體與社交生活的每個環節，如

今都能感受到神的同在。破碎的靈魂得到了更新的力量。我開始朝著光明和整全邁進。

有一首衛斯理所寫的偉大詩歌，以深刻的神學來描述這樣的心理運作：

我靈受困，多年牢獄；被罪包圍，黑暗重重。
主眼發出復活榮光；我靈甦醒，滿室光明！
枷鎖脫落，心靈獲釋；起來隨主行。

在靈命成長上更主動

儘管一切的靈魂更新、重新塑造，最初都來自於外在的力量，卻不代表過程中的任何時刻，我們可以只是被動等候。這一點，聖經當中關於悔改與相信的教導，也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任何已經有了新生命在裡面的人，該如何迫切地脫下舊人、穿上新人，如何恐懼戰兢做成得救的工夫。沒錯，耶穌告訴祂的朋友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十五5），但是這句話的意思同樣也代表了：「如果什麼都不做，你們就離了我」。在恩典中的靈命塑造過程，被動從來就不排除主動，主動也從來就不排除被動。

因此，從天而來對生命與人格的種種「介入」，本身

並不會形塑我們擁有基督的樣式。這些介入不會讓靈魂的恢復整全自動發生，彷彿下一秒就可以達到「我所願意的善，我會去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不做」的境界，讓罪「不能作你們的主」（羅六14）。反之，我必須學習並且接受品格改變過程中，與神同行屬於我們的責任。想要化解靈魂破碎帶來的重擔，背起順服與輕省的軛，讓生命得以完全，與耶穌成爲朋友，並且活在神國之中，我們需要擬定明智、持續不斷的計畫。

邁向整全的日常計畫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怎麼做才能恰當地幫助我們被改變？計畫是什麼？一般而言，答案就是：進行靈性的操練。也許有些人不會用這個詞，但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什麼是操練？操練就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的活動（某些我們可以做的事），這些活動可以帶領我們抵達一個地步，讓我們能夠做到原本單靠直接的努力做不到的事。操練是人類靈魂架構中一個很自然的部分，不論是在教育、文化方面，甚或是其他面向，幾乎沒有什麼重要成就能夠在沒有操練的情況下就完成的。從學習語言到減輕體重，全都需要操練。換個角度來說，也因為操練，人格的組成才有可能，每一個人才有辦法爲自己想要成爲什麼樣

的人負責。動物也可以訓練，不過牠們永遠沒有人類所具有的這種自我操練能力。

在靈性生命的領域中，操練的原則甚至更爲重要。有一回，我在研討會中遇到一位很有錢、也很具影響力的領袖，他告訴我，每一次要跟叛逆的兒子說話，他都無法讓自己不「爆炸」。「你當然可以，」我說。這位領袖吃驚地看著我，認爲絕不可能。「只要告訴你的太太，」我繼續說：「下一回再對兒子發飆，你就贊助五千美金讓她捐給慈善機構，而且往後每一次都這樣。」他愣了一下，然後嘴角開始浮現明白的笑容。

儘管上述的例子很有趣，不過靈性生命的操練確實有個更重要的關鍵。靈性操練最主要的，並不是解決我們行爲上的問題，儘管那也是效果之一。這也是爲什麼和大多數人的想法不同，頗受歡迎的各種「十二步驟」課程，對我來說並不是靈性的操練。當然，那是操練。更精確地說，這些步驟大多數都聚焦在我們能夠做到的事上：參加聚會、站起來公開說話、如果有需要就打電話尋求小組其他人的幫忙；透過這些事情，使我們能夠做到單靠直接努力做不到的事，也就是「保持清醒」。不過，雖然對酗酒的人來說，「保持清醒」確實非常重要，可是那幾乎不能算是靈性素質的標誌。讓自己不對兒子發飆，同樣也不能算是。

在靈性生命中（特別是在跟隨基督的生活中）操練的主要目標，就是讓整個靈魂的狀態得到改變。那是從裡面開始更新整個人，涵蓋了思想、情感、品格等等，有時候甚至無法從外在行為看到的面向。這也是保羅說，當脫去舊人、穿上新人，並且「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10）時，心中浮現的想法。

不管是耶穌或是祂最初的學生，他們的教導中最醒目的，不外乎就是我們不能只是恪守著律法。這樣做只會讓你成為法利賽人的一員，落入偽善的陷阱。反之，你必須讓自己靈魂的每個功能都得到改變，讓律法與行為變成自然而然就能流露出來的事情。這就是基督徒方式的靈命塑造，當我們思考耶穌各種關於行為的教導，例如登山寶訓等等，都必須持續把這一點放在心裡。

舉例來說，關於祂「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的教導。如果你用盡心思就是想要做到這件事，你會發現，自己是帶著苦楚和怨恨去做的。反之，如果你成為了一個有著基督內在品格的人，適當的軟弱反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你甚至不會想太多。

我們在基督教歷史與著作中看到，一個合理的、平衡的、持續不斷的正确操練，的確能夠幫助一個人變得更好，也在這個人與基督發展互動關係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儘管在過程中，靈性操練並不是全部（並非

每件事情都是靈性操練)，卻是必不可少的。靈性操練不能取代其他事情，若是沒有福音、神的話語，或是聖靈的工作，靈性操練也無法在我們的生命中帶來影響。然而，福音或是靈，也不能取代靈性操練的位置。當然，對有些人來說，就是無法有足夠的能力進行操練。靈性操練不是「他們能力範圍內」的事，起碼現在不行。這些人需要其他不同事工的幫助，按著實際需要與狀況調整。不過，只要不是曾經傷得太徹底，任何一個經驗到由上而生的人，通常都能在簡單的建議和鼓勵之下，開始採取某些溫和但堅定的操練，來邁向整全之路，像是：獨處、靜默、禁食、背誦聖經、有固定時間的個人敬拜，或是參加群體敬拜……等等。不同的操練，對於我們各種不同層面的錯誤和破碎，有著不一樣卻能互補的效果。⁶

獨處和靜默在幫助我們修正扭曲的社會關係上，是一個非常主要的操練。不管曾經有過什麼好的念頭或是意圖，在實際面對社會環境加添在我們身體上的種種掌控時，我們總是顯得無力。耶穌當然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才會知道，彼得宣稱絕對不會背叛的說法，如何與後來耶穌受審時的實際行徑不相符。事實上，社會處境及深植在體內的各種難以移除的習慣，讓彼得否認了耶穌三次，儘管在事發之前，彼得曾經清楚地被提醒過。

正因為心思、感覺，以及身體的錯誤習慣，是如此

地與整個社會關係相連結，對大多數人而言，用一段較長的時間保持安靜和獨處，是他們幫助身體與靈魂擺脫罪的循環，進而在天國裡找到新習慣與新方向的惟一道路。選擇這樣做，並且學習怎樣做得更有效率，能為我們奠下根基，幫助我們做到原本單靠努力（有時甚至是在還有恩典協助的情況下）仍做不到的事。

事實上，獨處和靜默是恩典的強大工具。讀經、禱告、上教會，以及其他各樣基督徒圈子裡常見的活動，往往在靈魂的轉變上，沒有太多的功效，這是有目共睹的。若是所有認真做到的人，真的可以被這些事所改變，變得更健康、更公義，世界一定會大不相同。此一目標難以達成，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和靈魂往往太過疲憊、破碎、滿是衝突，以至於在教會從事的各種活動，往往無法有效執行，很多時候甚至還退化成律法主義式的行禮如儀。此時，用一段長時間來獨處和靜默，包括休息，都可以讓我們掙脫困境，變得更有力量。

換言之，我們必須要操練。一般而言，神不會強迫我們去注意祂。假如一個人的心思就是不願意從阻礙、拖延中，進行獨處和操練的事物上抽身，神通常會讓他如願。可是，神呼召我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神」，藉著把時間用在靈魂的操練上，安靜地來到神的面前，祂願意讓自己被認識，進而重新導正我們的心思、情感與選擇。



我們的身體也會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從中得到休息與力量。

禁食是另外一個核心的操練，訓練我們不再老是想要滿足自己的慾望，讓神的國度成爲我們現實生活的核心。從另個角度來看，這是耶穌所說的「十字架」不可或缺的應用。簡言之，十字架的意思其實就代表了：不要去做或是不要得到你想做或想得到的事情。對很多人來說，我們想要的東西往往就成了我們生命的全部。結果，當我們想要的東西受阻，憤怒就是最常出現的反應。隨著我們想要的東西愈來愈繁瑣，對破碎的靈魂來說，憤怒幾乎已經成了常態。就拿開車來說好了，憤怒就像家常便飯，傳染病般地到處蔓延，儘管對社會來說，開車的時候動怒是多麼危險的事。然而，這還只是其中一個現象而已。

作爲幫助我們放棄某些食物、飲料的操練，禁食最大的功能，就是讓我們得以從「必須得到想要的東西」這個習慣中釋放。我們學會了儘管想要的東西被剝奪，依舊可以心平氣和，有力量做其他事情。就算慾望沒有得到滿足，我們也會學習說：「那又怎樣？」

更積極地來說，我們還學習到，神會用祂的方式滿足各種需要。除了「麵包」和其他食物外，我們還有「神的話語」來支撐我們的身體和整個存在（參：申八3~5；太四4；約四32~34）。從最根本的經驗來說，禁食釋放我

們，好進入神的豐盛當中。這件事在幫助我們重整靈魂上，有著非常巨大的效果。

歷世歷代進行操練的基督徒都知道，禁食會是如何幫助我們脫離慾望和感覺的轄制，甚至包括了食物以外的範疇。

背誦聖經是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最後一個操練。事實上，背誦聖經是「讀經的操練」的一個分支。一般而言，「讀經」作為靈性操練的一種，主要是讓我們的心思得以聚焦在神的工作與話語上面。我們在進行任何讀經研究的時候，目的都是要透過研究的對象來理解背後的秩序，這個秩序能形塑我們的心思，讓靈魂和生命從中甦醒。因此，將心思放在神的律法上，有助於把神的秩序帶進我們的心思和靈魂中。隨著神的律法成為內在生活與外在行動的藍圖，靈魂就能得到重整。藉此，我們也得以整合進永恆國度的脈動當中。

我們所擁有最主要的自由，就是永遠都能夠選擇要將心思放在哪裡。藉著操練獨處、靜默與禁食，這樣的自由變得更有力量，也因此能更有效率地用神在聖經中的話語來充滿我們的心思。為了達到目的，背誦聖經就很關鍵。讓人震驚的是，如今在基督徒的心裡，對聖經的認識竟然那麼微薄。假如我們對聖經不熟，又怎麼期望聖經來幫助我們呢？這是不可能的。反之，背誦聖經使我們有能

力讓聖經時常出現在心思當中，進而將自己安置在神的生命潮流中，也就是妥拉、神的道。

在整本聖經裡，若要尋找一段跟操練最有關係的經文，非約書亞記一章8節莫屬（它在詩篇第一篇和馬太福音六章33節裡，得到迴響和擴充），這段經文也教導了我們如何修復靈魂：「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背誦聖經可以幫助我們咀嚼、默想，也能幫助我們實際地遵行，而這一切又回頭幫助我們亨通、凡事順利（祂會為我們定義什麼是「亨通」、「順利」），因為我們藉著內在擁有像祂一樣的品格來與神同行。

如果有人認為，自己記不了那麼多的聖經經文，答案或許只能在獨處、靜默和禁食中找到。靈性的操練需要彼此配搭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反過來，背誦聖經也有助於其他的靈性操練。歷世歷代基督徒流傳下來的這些操練，能為我們完成一個合理又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計畫，好「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12~13）。

靈命塑造

現今人們常說的靈命塑造，談的也是破碎靈魂的恢復，如何從與神疏離的情況下復原。的確，這是一場靈魂的革新。人所擁有的心靈，並不同於靈魂，它是靈魂的核心部分，具有自我決斷的力量；那是人的心和意志，安置在靈魂當中做出選擇的力量。人性中最需要重建的地方就在這裡。從這出發，由神而來的重整將擴散到生命的其他部分，甚至包括我們的身體。事實上，人的心靈和意志也可視之為一個人的自我控制中心，由上而生，為的是讓人們可以藉著靈性的操練，重建或重新安排混亂的靈魂。有趣的是，某方面來說，靈性的操練也是一種使用身體的特別方式，讓恩典與真理得以進入我們整個生命。

藉著這些活動，神「使我的靈魂甦醒」。這一切的成果，就在於我可以按神的方式秉公行義，彷彿這是內在本質的自然流露。如今，我的經驗和回應正確地與神連上了線，或至少往這方面發展。想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心理學、一個關於靈魂的理論，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能夠用更多的事實研究，發展出對於靈命塑造過程與其結果更完整的理解。

這一點不只是對基督徒重要，對純粹的心理學研究也很關鍵。如今人類正面對著各種專業上的認識論危機，

因為我們對人的認識無法滿足社會上不同領域的需要。法律與教育、醫療與經濟（或許我們還應該加上宗教？）等，正是因為對於人類靈魂缺乏適當的了解，無法明白生命真正的運作過程，因而陷入了黑暗當中。我們這個時代迫切需要對靈魂發展更適切的認識，而又有什麼比基督教心理學的角色更重要？承認靈魂這個實體，我們就能開始探索靈魂的本質，尋找任何一個可以有效幫助靈魂復甦的工具。

進深閱讀

- Foster, R.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3rd ed. (HarperSanFrancisco, 1998). (中譯本：傅士德，《屬靈操練禮讚》，周天和譯，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82。)
- Moore, T. *Care of the Soul* (HarperCollins, 1992). (中譯本：湯瑪斯·摩爾，《隨心所欲》，李永平譯，台北：智庫，2004。)
- Moreland, J. P. "Restoring the Substance to the Soul of 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6 (March 1998): 29-43.
- Ventura, M. "Soul in the Raw: America Can Sell Anything, Including That Most Ephemeral Commodity: The Soul." *Psychology Today* 30, no. 3 (1997): 58-83.
- Willard, D. *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 (HarperSanFrancisco, 1988). (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 _____. *The Divine Conspiracy* (HarperSanFrancisco, 1998). (中譯本：魏樂德，《神聖的約定》，徐成德譯，台北：中主，2007。)
- _____.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NavPress, 2002). (中譯本：魏樂德，《心靈的重塑》，譚晴譯，香港：天道，2006。)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

福音派的核心要素

我用來討論「敬虔」這主題的方法，奠基在一個假設之上：自從宗教改革以來，促成個人與社會改變的其中一個引擎，就是「福音派的」（evangelical）思想與經驗。儘管並非都用這個詞，所指的仍是同一種支撐的力量。不過，我之所以對福音派感興趣，並不只是因為它是一股推動社會現象的動態力量，而是因為這股力量對於人類個別實存的影響。然而，因著許多原因，這股力量如今已失色許多。

「敬虔」這個詞，常被用來形容各種內在與外在的奉獻狀態和行動，這種奉獻的主要對象是神，不過一般來說，也包括了對父母親的奉獻（當我們說「孝敬父母」的

時候)，甚至可以擴大解釋到任何類似於兒子對雙親的適當關係（例如，當我們把學校說成「母校」時）。從外面來看，敬虔是一系列例行的活動，為要帶出一份支持性的關係，好尊崇那些給了我們生命與美好的人。這份關係能夠穩定我們、讓我們的生命更有內涵，推動我們往更高的人性理想邁進。

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談到他在 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間的學術生涯時，曾經這樣寫道：「今天的宗教機構似乎已不再像以前一樣，能夠將基本的價值觀帶給年輕人。處於如此的環境，所有的大學，也包括哈佛，需要認真思考如何面對道德標準衰頹，這個遍及普世的問題。」伯克校長接著說：

今天的倫理課程已不再是教導一系列與道德有關的真理，而是試圖鼓勵學生小心思考複雜的道德議題……課程的主要目標不再是傳授「正確的答案」，而是讓學生變得更敏感，可以找出倫理問題，並且更熟悉過往所積累最好的道德思想，用理性來裝備他們，好面對在個人生命和專業領域中將會遇到的倫理議題。

最後，他下結論：

儘管道德的發展對於個別的學生或是整個社會來說，都很重要，我們卻不能說高等教育機構對這問題已有足夠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大學裡，教師和管理階層仍未把這當成嚴重的問題來對待，用實際的討論和行動來解決。

我是德瑞克·伯克的「仰慕者」，慣常將他的《人才的代價》（*The Cost of Talent*，1993年出版）列為我在南加州大學教授「美國生活中的專業與公益」課程的課本。伯克的這本書，在結論的地方注意到一個問題：今天有許多重要的專業人士（特別是教育和公共服務方面），在薪水待遇方面「嚴重低落」，我們該怎樣化解這種收入不公的現象？伯克惟一能說的是，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的確如此！可是，我們又該從哪裡下手？如果我們始終都缺乏足夠處理道德問題的知識基礎，又怎麼可能希望所有的大學會投注更多的心力在道德發展上呢？許多知識分子根本不認為道德是個知識領域，而過去八十年來關於道德價值的書籍，大多數都認為，道德的問題在於制度的錯誤，甚至認為道德的說法是無意義的。

這就是我現在要討論的主題：福音派傳統裡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同時提供了足夠的知識和群體，能讓人們在當中找到發展道德的基礎。這個傳統為人類整體生命找

到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沒理由宣稱，福音派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傳統是獨有的。這種想法不但不合乎歷史也徒增阻力。還有許多同樣聚焦在基督的敬虔派別，與福音派共享某些重要的元素。舉例來說，約翰·衛斯理早年出版的其中一本書《基督徒的藍圖》（*The Christian Pattern*），儼然就是金碧士《效法基督》的精簡版。福音派看重的敬虔要素，也在許多基督徒運動中出現，並且經常豐富了福音派信仰的發展，儘管他們不是用「敬虔」這個名稱，也不具有相似的外在樣貌（舉例來說，可以想到的是神祕主義中的萊茵河流域派〔Rhineland Mystics〕）。無論如何，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傳統，仍是福音派運動能夠被清楚界定的顯著特徵，而我現在想要列出當中幾個主要面向。

在進行之前，我們也應該知道，歷世歷代福音派信仰的特徵，不必然是今天福音派所強調的重點。最近有位以福音派立場發言的講員，便認為福音派有三個主要的特徵：相信耶穌的獨特神性、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以及相信重生的必要性。不過，這個二戰過後的福音派立場，很清楚只是整個福音派當中的一個變化。

在我的想法裡，歷世歷代的福音派敬虔傳統的三個重要元素，分別是：認罪、悔改轉變過敬虔生活、見證神在靈魂中的救贖工作。

認罪不再是福音派裡受到重視的主題。在許多地方，我們已經看不到這個特點。然而，此一現象其實只是近年的事。影響葛理翰歸信的佈道家末底改·漢（Mordecai Ham），會在一個地方講道好幾個禮拜，在那之後，才讓人們有機會接受基督。當時，這是常見的事。往往，這種心智上的沉痛，還會影響到那些已有信仰的人。在喬治亞州的薩凡納（Savannah），這樣的張力甚至讓基督徒沉重到必須進鎮裡租借一棟商業大樓，讓他們先為自己辦個聚會，才有辦法公開邀請其他的人來接受基督。

衛斯理最有名的一句話：「在我傳講恩典之前，我一定會先傳講律法。」無疑是我們的準則。如今，這一點已經被徹底忽略（如果還曾經被人知道的話）。不再有人真的想這樣做，更別說要習慣這樣做了。然而我認為，從過去到現在，福音派敬虔的基礎，除了仍然強調認罪、強調我們遠離了神、強調從永恆中失落之外，也要強調怎樣從罪的捆綁中釋放——從無力停止犯罪的景況中釋放。

馬丁·路德、理查·巴克斯（Richard Baxter）、施本爾（Philip Spener）、約翰·衛斯理、查爾斯·芬尼，以及其他許多知名人物，他們看待福音的傳統，總是用許多力氣處理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以及被罪的綑綁。有時候，這樣的傳統會和完美主義沾上邊——一個在各種福音派形式中都揮之不去的幽靈。然而，某些形式的認罪，至今依

舊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該有的標準，存在於各個福音派傳統當中（儘管容易引起各種混淆）。沒有了認罪，就沒有問題需要福音來解決。想一想，「我有需要」這件事，可以替代「認罪」在敬虔中的角色嗎？在當代文化中，「罪」這個字，已經在各種分析和理解當中消失。然而，沒有了罪，福音派一點意義也沒有；換言之，看重罪應該是任何福音派信仰無可爭辯的事。

廣義來看，福音派的第二個基本要素，是悔改歸信。這包括了和好與重生。重生的概念如今已在許多福音派神學裡失落了。許多時候，我們強調的是和好與饒恕——有時，這個強調甚至被「基督會滿足你所有的需要」所取代。更有些時候，重生的教義完全被「稱義」的教義給吸收了，變成只是跟身分認同有關。然而，這並不是福音派傳統該有的樣貌。如果不要只是讀最近流行的東西，也去讀讀那些重要神學家的著作，就會發現，重生或是擁有新的生命（「從上而生」），一直以來都跟饒恕一樣，在悔改歸信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事實上，我們或許還可以說，饒恕還隸屬於重生之下呢！因著信心，我們領受了來自恩典的新生命，在這過程中，因著恩典的光照，我們的罪當然就被饒恕了。沒有饒恕與和好，我們不可能活在神的裡面，神也不可能活在我們的裡面。

第三個要素，見證，如今仍存在於許多福音派的運

動當中，不過，大多數的見證方式都跟傳統大不相同。在過去，見證都被視為悔改歸信的一個部分，信念和悔改不可分開。

我們可以看到，福音派傳統中三個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基本元素，多少都帶著操練。之所以是「操練」，因為它是「恩典的工具」（借用衛斯理的用語），是一個人的生命得到支持與發展的重要方法。毫無疑問，我們不該將操練視為一種懲戒。種種操練當中，包括了參與神話語的服事、個人研讀聖經、禱告，以及全人的聖潔和紀律。換言之，福音派的敬虔，可以延伸至我們的整個生命，凡我們所做的，都可以是信仰基督的一部分，也是見證的一部分。

這也是將路德宗「信徒皆祭司」概念的一種轉換和運用。「信徒皆祭司」的意思，主要指的並不是信徒都可以做祭司做的事情，都該從事宗教活動。反之，任何一個信徒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說是祭司的行動、是為神而做。這個信念確實在許多福音派傳統中（雖然不是全部），都貫徹得非常徹底。

最後，敬虔還包括了參與在「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的努力中。這包括了幾層意思，像是把金錢和好行為給出去。衛斯理早年所帶的小組，之所以有那麼強大的力量，就是當中的每個人都被期待要給出某個東西，不管那東西有多小。每一回參加小組的時候，你給的東西就能

幫助教會、幫助那些有不同需要的人，甚至是幫助窮人。今天的福音派在給出去這件事上，仍高於一般人。雖然作為標準的什一奉獻，並不總是每個人都能做到，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不時有超出這個標準的行動出現。

收割已熟的莊稼也需要見證。這意思特別是指個別地與他人在神面前討論他們的處境，討論神的護佑；當然，也指參與公開的福音行動，包括跨文化的宣教。福音派的敬虔，除了在「尋找失喪的人」這件特別的事上需要努力，也需要在生命的各個領域裡，把福音與個人的關係呈現出來。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們得以看見，為什麼罪的概念仍然非常重要。

最後一個收割莊稼的努力，就是為真理站出來。廣義來說，這包括了「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除此之外，也代表了要為社會上的公義、良善，以及各種對的事情站出來，甚至是「向權威說實話」，參與各種政治上的努力。

對於那些認真思想，曾在福音派圈子裡見過世代更迭的人來說，若是錯失了上述的三個領域，他們很有可能會認為自己並不稱職。福音派的人會認為，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必須從心出發、向神而去。這一切都不是為了外在的益處、不是要取悅他人，甚至不是要取悅神。反之，這是以一顆誠實透明的心，站在神的面前，呼喊著：「照我

本相，無善可陳」——誠如那首福音派的聖詩所言。

這首詩將「透明」完美地詮釋成福音派所追求的一種理想：不是為了誰做調整、也不是要引誰的注意，只是為了要活出我真正的樣子，因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無需做其他事情來掩飾本來的自己。因為我可以這樣來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也能夠以一個弟兄或姊妹的樣子，來到你的面前，同樣說著：「照我本相，無善可陳」。我們都可以、也都應該以這點為基礎來面對彼此，因為我們完美地展示了福音派的敬虔樣貌。當然，這不是福音派的專利，我們可以在其他的傳統裡，看到相近的一種敬虔態度。不過，對福音派來說，我們確實強調這樣的透明性，是按福音過生活的一部分。

更進一步而言，福音派所追求的敬虔，不外乎要以耶穌門徒的身分而活；所謂的門徒訓練，當然也就是一個學習和成長的過程。這也是彼得後書三章18節為何常被福音派所引用的緣故：「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換言之，藉著門徒訓練這個學習的過程，我們不斷與耶穌復活後的同在互動（透過祂的話語、祂的位格，也透過其他人），一點一滴地讓生命可以活得就像祂一樣。當代福音派一個主要的問題，便是失落了門徒訓練的概念。一般來說，已有不少的福音派人士假定，你可以當個基督徒，卻不用當耶穌的門徒。事實上，

也有許多人真的就這樣信了。事實上，這樣的假定還不是只在福音派的圈子裡。作門徒的意思，就是要在國度的生活裡當個耶穌的學徒或學生，可是今天的福音派卻讓訓練門徒變成機構的事，認為地方教會無需參與其中。

說穿了，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什麼是作門徒。這個情況多少跟某些神學的發展有關。在許多教會，因著信心、靠恩典得救的教導，把人們帶到一種境地，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這一點也不奇怪。我的背景是南方浸信會，我們可以用上一個小時講道的時間，告訴會友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救恩，然後又用半個小時的唱詩時間，好讓你可以做些事情讓自己得救（其實也就是到教堂前面去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已）。

事到如今，我們已經不只是被恩典拯救了，我們其實是被恩典麻痺了。在這背後，有著很深的困惑。我們無法看清楚，與恩典對立的不是努力，而是賺取。賺取和努力是兩件不同的事。賺取是種態度，恩典毫無疑問與之對抗；反之，若是看到一個真正被恩典點燃的人，可以預期的是，他將會有許多驚人的努力，如同保羅所說，他「比眾使徒格外勞苦」（林前十五10）。毫無疑問，福音派的傳統總是非常努力，舉例來說，偉大的宣教士（如戴德生、克理·威廉等等的人）就很努力地要走出去。有些人對他們說：「你難道不相信，神自己會去拯救祂要拯救的

人嗎？」他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沒錯，這就是我為什要去的原因！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想要在那裡。」對任何真正明白和領受過的人來說，恩典帶來的是無比的動能，是最好的生命引擎。

另一個福音派常犯的毛病，就是在順服基督的同時，變成了律法主義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強調的往往是試圖而非訓練。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福音派裡總有那麼大比例的法利賽人——老實說，福音派應該要比任何一個組織，不管是宗教或世俗的組織，更少發生這個情形才是。舉例來說，當你試著要「祝福咒詛你們的人」，就會發現單單只有試圖是不夠的；你必須為此接受訓練。這樣的訓練是作門徒的一部分，然而如今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卻把信耶穌和順服祂、活得更充實這些事給分開了。除了門徒訓練之外，沒有其他的橋了。如果你想要做到耶穌說的，你必須把力量投注在「成為那個會自然而然作出這些事情的人」上面。

福音派的傳統之所以不再重視門徒訓練，是因為我們不再把基督當成最偉大的老師。如今這個概念對福音派的人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這一切也跟過去這一百多年歷史中，現代主義者與基要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有關。因著這場爭論，基要派和保守派開始認為，「把基督當成老師」等同於認為「耶穌只是個人」，換言之，等於忽視

基督的神性。這想法導致許多人打從心裡就抗拒「基督是老師」的觀念。結果很合理，沒有了老師，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學生和門徒。我們變成了神聖事物的觀眾和消費者，而不是參與在耶穌的生命中，失去了有意義的操練。

操練是某些可以幫助我們完成「無法靠著直接努力做到的事」。然而，就算福音派的傳統中，總是有著豐富的靈性操練與觀念，如果我們不把耶穌當成老師，這一切都無法運作。因為沒有老師，與操練有關的看法也就無法在福音派裡起主導作用。

從上面的討論發現，想要找回福音派傳統、思想與經驗所具有的力量，以轉變與帶動當代社會與個人的道德生活，我們可能會遇到的種種問題。緊跟著這些問題的，就是如何處理宗教與理性的問題。這問題其實也跟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的爭論有關——雖然不僅於此。許多福音派人士，以及絕大多數基要派立場的人，都把理性和知識劃分到魔鬼的那一邊，他們成了強硬的反智主義者。這些人認為，「在另一邊」的那些人（現代主義者）之所以有問題，就是因為他們開始思考，或許還因為他們讀了太多的書，特別是德國人和法國人寫的書。結果，福音派武裝了起來，為要抵擋各種理性觀點。

幸好，有愈來愈多的福音派人士想要釐清這個問題，重新把基督視為老師、視為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這一

點對許多人來說都難以想像，不管他是不是福音派)，就是他們必須先做的事。假如要福音派的人在世上選一個最聰明的人，很少人會把耶穌列在當中。這一點真的讓人非常難過，根本可說是現代版本的幻影說。如果耶穌是神，祂怎麼可能是個笨蛋？如果你根本不覺得這個人有多聰明，你又怎麼可能會想當祂的門徒？


幾年前，一個由福音派與其他宗派組成的合一運動，喊出了「耶穌是主」的口號。這個運動最後並不成功，而且很快就不見了；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把耶穌的整個人性，也是任何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運動最關鍵的要素，帶進整個活動當中。如果你根本就不覺得耶穌很聰明，在你生活中的每件事上都能游刃有餘，那麼你稱祂為主是什麼意思？以基督為中心的敬虔，就是要重新把基督的偉大放進我們的信仰當中。我們必須要信賴保羅所說的：「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弗三8）。

只有這樣做，福音派那改變生命力量的理想，才會開始浮現。只有這樣做，才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德瑞克·伯克這樣的領導者所問的問題，的確可以在福音派裡找到答案。伯克不是惟一一個問出這些問題的人，可是如果無法在實踐的層面，找到關於真實、美德與良善的知識，一如過往歷史中，福音派傳統中所提供的一切，我們又該往哪裡去呢？

哈佛哲學教授喬治·赫伯特·帕瑪（George Herbert Palmer），在他那本以一八八九年「威廉·班頓·諾伯講座」（William Belden Nobel Lectures）為基礎寫成的著作《倫理學的範疇》（*The Field of Ethics*）中，列出當時倫理學中所認為的重要人物，結論道：「倫理學研究的是如何讓生命更完滿、更豐富，而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是要讓生命貧瘠與處處受限」，而後者，很不幸地，往往成為今天福音派所描繪的景象。帕瑪接著說：「耶穌的話語——也是菲利浦斯·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所景仰的——宣告說，祂來是要讓人得生命，並且活得更豐盛，這無疑是天上地下所有宗教、道德與公義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這樣的看法，把耶穌放在祂應該在的地方，也是過往歷史中福音派傳統一貫的觀點。

福音派的觀點和傳統，將一位真實的救主帶給了人類，這位救主能為今日的世界帶來豐盛和完滿的生命。我相信、盼望，並且祈禱，藉著這次哈佛大學的領袖們所舉辦的研討會，能為世人打開這條通往深刻思想與生命的更新之路。

為什麼？

 《世界基督徒大學》雜誌（World Christian/U，以下簡稱 WC/U）：為什麼我們應該進行操練？

魏樂德：一個簡單卻又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若不是藉著操練，世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難以達成。這一點對於在基督裡的靈性生命同樣成立。真正該問的問題，並非我們是否應該進行操練，我們都會操練，而且任何人都會同意我們應該操練。我們需要小心思考的是，什麼樣的操練是我們應該執行的，又該如何進行。

我們生命中學到的很多東西，都是社會互動下被強加給我們的，像是學習走路、學習說話等等。除了這些基本的事物外，每一件在我們生命中所發展出來具有價值的

事情，沒有一個不是經過了操練、自願的選擇，以及有計畫的行動而來。正常來說，只有那些當事人自己選擇並且自我要求的操練，才有可能真正形塑一個人。那些能夠接受訓練安排的小孩，才有可能成爲偉大的音樂家。如果他不接受，就不可能；不管父母師長再怎麼希望，你就是不能強迫這件事發生。

所以，「爲什麼要操練？」的一個簡單回答，就是我們生命的品質、尊嚴、豐盛，沒有一個不是從操練而來。沒有操練，我們將會帶著失敗、覺得自己一文不值的心情長大，變成別人的負擔或是害群之馬。或許在你的教會，就曾看過那些未經操練、沒有紀律的人們，所落入的悲慘景況。如果你不操練，根本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帶著恩典的操練，能夠爲我們創造出合乎理想的生命：能夠切實地禱告、有力量去愛人等等。




WC/U: 在福音派的教會裡，我們常常被教導，作個門徒就是要每天讀經和禱告。可是，這兩個活動很容易就變得徒具形式了。


魏樂德：是啊，所以你在福音派的教會裡常會看到的一個最大祕密，就是很少有人認真的讀經和禱告。因爲他們不覺得這是整個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值得高度渴望，也不覺得這是無論如何一定要做的事。

有些切實讀聖經的基督徒，則有另一個問題，他們並不真的認識聖經。他們並沒有把聖經當成一個與真實有關的議題來看待，不知道聖經可以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更新與改變。舉例來說，很多人會照進度來讀經，但是大多數人讀聖經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想要一年讀經一遍，而這個計畫的惟一好處，便是到了年底，你可以跟別人說，你讀完聖經了。這是律法主義。（當然，還是有些人可以從中得到幫助。）


在這背後其實帶著某個想法，想要把某件事情按部就班做完，好像「這件事情一點也不有趣」，所以才要一次一小部分地來完成。你絕對不可能用這方法來讀《戰爭與和平》，或是其他任何精采的文學作品。新約裡絕對沒有任何一句建議，認為作門徒是由每天讀經和禱告所組成的。事實上，這也帶領我們進入學生問題的核心。我們對什麼是門徒有了完全錯誤的看法。學生以為上教會、讀聖經、禱告、有時候作些見證，就是門徒了；然後，他們進到學校，檢視了自己的時間表，想著「我應該在『靈修時間』學作門徒」。他們不會反過來說：「我現在的大學生活，就是我的門徒訓練。我的生命就是我作門徒的地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們連這是什麼意思也弄不清楚。

 **WC/U:** 我是否可以把門徒訓練塞入閱讀歷史課本的空檔中……

魏樂德：是啊！這是許多學生事工者常給的建議。事實上，他們只是在延續這樣的概念：只有在某個時間做的某些事情，才是真正的作門徒。儘管這樣做能帶來一些幫助，卻永遠不會有預期的效果。

 **WC/U:** 我們也常會問一個遭遇困難的人說：「你的靈修生活如何？」

魏樂德：對啊！這是另外一個有趣的觀念，以為你的靈修生活可以让你避開一切困難。


 **WC/U:** 這樣的想法認為，我的生活可以完全沒有麻煩……

魏樂德：這確實是個誘人的想法！學生其實處在一個非常特別的環境裡；他們再也不會有第二次機會擁有這樣的時光。學生常認為自己沒有時間作門徒訓練，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把各種價值排出順序；他們不知道怎樣以作門徒為核心來排優先順序。過往受到的教導，讓學生認為某些「正經」的活動才能算是門徒訓練，然而，卻不曾被教導該怎樣重整自己的力量，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能認真地跟隨基督。結果，學生無法看到作門徒其


實跟讀《理想國》，上統計學、化學課，都有內在的關聯。

的確，「動機」已成為作門徒這件事上，最主要的問題。動機來自於異象視野，而異象就必須倚靠國度福音的宣講，讓人知道「神的國」是一份邀請，讓人將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都放在神的治理之下。換言之，不管是統計學、《理想國》，甚至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以及你手上所做的任何事情，全都可以成為每一天經歷神恩典的契機。你開始能享受這個領域所帶來的價值。就像任何一種運動或是音樂創作的背後都存在著動力，異象也能為門徒的操練提供相同的動機。當你一旦可以演奏一小段的貝多芬，那就是一份很棒的禮物，這份禮物將提供養分，也將帶來支撐的力量。

隨著踏進國度生活中，人們將體會到這樣的生活帶來何等的喜樂，明白「獨處再也不是剝奪；禁食變成學習讓神用話語餵養我們的機會」。研經、服事、參與教會團契，都有了嶄新的意義，因為它們都是整全生命的一個部分；這個整全的生命能幫助我們做出決定，從研讀聖經、禱告，到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找到其相對應的價值。問題在於：「我們應該怎樣擁有讓這一切都具有意義的生命？」

 **WC/U:** 我該如何開始？生活操練的步驟為何？

魏樂德：要有計畫地讓自己長時間獨處，這是一切的開始。不是要「找」時間做這事，而是你必須選擇去創造時間。

 **WC/U:** 「長時間」的意思是什麼？一個禮拜嗎？

魏樂德：當然，一個禮拜是個理想。但是你必須先從一個下午，或是二十四小時開始。不要想當英雄。不要去做你還無法掌控的事情。一個初學者若一開始就用一個禮拜獨處，到了那個禮拜的最後一天，很難不會瘋掉。參加一個退修會，或是一系列有團契、有獨處等活動交替的場合，會是很好的開始。另外一部分的建議是：開始想想，為什麼你想要做這件事。不是非要完全想清楚不可，但是你必須先有一些釐清。過程中，可能也會有某些失望。參與了一次退修會，不代表回家以後就可以行在水面上。好好想想什麼是你想要的，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最好是能給出類似這樣的答案：「做這些事的目的，是希望學習能更多經歷神。」



WC/U: 為什麼獨處是很好的開始？

魏樂德：藉著獨處，你得以從隨時隨地都要有所回應的景況中脫身。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參與教會的敬拜做不到這件事，因為在你想要有所改變時，身邊的人往往總是潑冷水；他們希望把你關在他們希望你成爲的樣子裡。你需要單獨一段時間。在獨處中，你找到了意義，經驗到與神的互動。這是聖經所說「先求神的國」這句話的部分含義：你要尋求與神更有意義的互動。可惜的是，我們無法從教會的教導中學習到太多關於「與神互動」的事。有意義的與神互動，並不會因為我們站著唱了「你要先求神的國」，就會自動發生。



WC/U: 對很多人來說，要理解異象和動機的關係，還是有些困難。我們看到德蕾莎修女的榜樣，然後想著：「沒錯，我想要像她那樣，但是我要怎樣從現在這個景況變成像她那樣呢？」

魏樂德：我曾經聽過一個南加州有名的傳道人問過類似的問題，他自己的回答是，德蕾莎修女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為她每天讀經和禱告。所以，我們照做就好。當然，德蕾莎修女既讀經也禱告，但真正重要的是，她是在一個有著大量獨處、靜默、服事、認罪等等的操練生活

中，進行讀經和禱告的。很多人不知道獨處的效用，所以並不理解背後的理由。一個真正可以幫助你開始的地方，就是讓你自己無事可做。然而在我們的時代，無事可做已被視為罪惡深重的事！



WC/U: 所以，我就是坐在那裡？

魏樂德：簡單來說，確實如此。當然，你還是可以呼吸，也可以起來走動走動。然而，這是對守安息日這條律法的應用——讓我們停止勞動，不再用工作的方式來做任何事情。背後的理由就在於，神的國總是那樣溫柔，當我們老是想要做這做那，神的國就會放手讓我們繼續那樣。我們老是想著做這做那，就永遠無法擺脫世界對我們的影響。這不是很有趣嗎？神的國理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啊！獨處是尋求神國最主要的方法，當然，也要有靜默包含其中。這是一種鬆土的操練。



WC/U: 當一個人開始操練靜默，例如拔掉電話線、關掉電視和收音機，即使只是安靜一小時，不用多久，就會感到不安。靜默真的可以變成一種享受嗎？

魏樂德：是的，獨處帶來喜樂和力量。你必須從周遭環境，甚至可說是打造了你的生活樣貌的種種刺激和回應

中抽離出來，停止去想那些事情。然後，我們就能領受靜默帶來的一切。從中，你將會找到喜樂。




WC/U: 為什麼你會開始研究操練？

魏樂德：主要是因為讀了約翰·衛斯理和查爾斯·芬尼的書；然後，我開始更多閱讀在他們之前的著作。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對他們所擁有的能力印象深刻，並且發現，這能力不只是因為神做工在他們身上，還跟他們的一些行為有關。我學習到，在禁食和滿有能力的講道、教導，或是陪伴他人之間，原來有著不可思議的「正相關」。




WC/U: 更有能力的意思是指什麼？

魏樂德：指的是結出良善的果子。除非曾經歷過，否則很難想像，到底更有力量的講道是怎麼一回事。也因此，如今的我已很少在沒有經過半天時間禁食的情況下，進行講道或教導了。此外，我還會更有計畫地進行其他的禁食。

 WC/U: 更有計畫的意思是指一週一次？還是兩週一次？

魏樂德：比那更多。不過，每次禁食時間不是都要那麼長，端看你覺得如何。一般操練的法則是：如果這有難度，或許你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多做幾次。

 WC/U: 就像減重……

魏樂德：沒錯，或者說像學彈鋼琴。你需要練習。價值並不在操練的本身，一個健康的人的標誌，就是他知道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吃藥。「屬靈的」閱讀對我也很重要，我很倚重的一本書是泰勒（Jeremy Taylor）的《聖潔的生與死》（*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每一次閱讀，都能得到很好的省思。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與神互動的循環：讀聖經，讀一本好書，把書中所讀的實踐出來，好好體驗，然後再回到聖經，如此繼續下去。藉著操練而來的體驗，能幫助我們以更大的信心採取行動。操練是尋求神國的簡單步驟，並不是要賺取神的國，而是要去認識。當然，找到神的國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讓生命活在神的治理中。



WC/U: 你是否也有支援群體？

魏樂德：不，我沒有。在我的生活圈裡沒有。這是書本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當然還有一些朋友。不過我能想像，擁有一個群體帶來的好處。過往有許多類似的群體，例如，聖法蘭西斯、依納爵（Ignatius）、聖奈里（St. Philip Neri）、衛斯理的「聖社」（Holy Club）、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早年的朋友們，以及今天葛理翰身旁的那群服事夥伴。不過，我們也要小心群體，不要讓群體占據了我們的靈魂。有時候，我們也需要避免想著要怎樣向自己的群體報告發生了什麼事。這點帶我們到另一個操練：守密的操練。神的國是在隱密之處，神在隱密處觀看。所有的操練，只要有可能，都該祕密進行，不要讓人知道，不管是禱告、禁食或施捨，都當如此（參：太六）。



WC/U: 我們要如何避免讓操練變成律法主義？

魏樂德：這真的很危險，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它的樣貌。律法主義在人類社會當中，更像是我們呼吸的空氣，也會出現在非宗教的領域裡。律法主義起因於我們想要在別人面前有更好的表現，有時（我們就是這麼愚蠢）甚至想要在神的眼中表現得更好。我們如果可以在進

行各種操練之餘，再跟某個特別的人士練習懺悔和「問責」，會有助於避開律法主義的危險。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人總是需要他人認為我們很好。上述守密的操練教導我們，如何不倚賴別人的觀點而活。操練的時候，就好好做，然後禱告不會被知道，並且試著不要被知道，除非牽涉到要說謊的情況。這些操練一方面訓練我們有辦法負荷他人的過錯，另一方面也訓練我們承擔他人的誤解。福克斯曾說，我們需要「把眼目從他人身上移開，轉移到基督身上」。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尋求神的國，就是看見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參與，與祂一同作工。神的國就是神的治理、神的行動。想要認識神的行動，就必須投注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期待在那裡與神相遇。每一個就讀大學的學生，都理當看見神的手參與在每件事情當中。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耶穌是邏輯學家

今天，很少看到有人會把「耶穌」和「邏輯學家」這兩個詞放在一起，形成一個句子，除非那句話的目的是要否認這兩者間有任何的關聯。當然，「耶穌是邏輯學家」這個句子，並沒有違反任何的文法，就像「耶穌是木匠」一樣。但是，對第一眼看到的人來說，還是會覺得這是一種分類學上的錯誤，或是邏輯概念的錯置，有點像看到「紫色是睡覺」、「有更多的人住在冬天而非住在城市」或是「你是走路去上班，還是坐午餐去上班？」。

我們的文化很難把耶穌和聰明才智連上關係，當我在某些場合說耶穌是史上最聰明的人，常會聽到某些基督徒認為這是個矛盾的看法。今天，我們自動把耶穌排除在

聰明和知識的生活之外。很少有人認為祂是個思想家，會使用類似的邏輯方法，處理亞里斯多德、康德、海德格等人處理的議題。

這個事實有助於明白，今天的我們怎樣看待耶穌和這世界的關係，特別如果我們的工作又剛好是在藝術、思想、研究、學術方面。假如耶穌在邏輯方面那麼遲鈍，又怎麼可能走入上述工作領域當中，更別提要引導我們了？如果每一次進入各樣專業和技術的領域，都得把耶穌留在門外，我們又怎麼能夠在工作中作祂的門徒，將祂視為我們的老師呢？很明顯地，我們需要將祂重新定位，仔細觀察新約福音書所描繪的耶穌是怎樣使用邏輯思考能力，想必對我們會很有幫助。

當我們說：「耶穌是邏輯學家」，意思不是說耶穌像亞里斯多德或弗雷格（Frege）那樣，曾經發展過邏輯的理論。當然，祂有能力那樣做，如果耶穌真的是基督徒所說的那樣。祂可以寫出類似《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或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這樣的書，也可以為「模態邏輯」（modal logic）提供另外一種公理系統（axiomatization），為各種「邏輯語言」找到是否完備的證據（事實上，這些思想家努力呈現的秩序，想必也是耶穌的責任範疇）。

祂當然可以，就如同祂也可以把相對論的物理學公

式、地殼的板塊運動理論，交給彼得和約翰。祂當然可以，如果祂真的是基督教傳統所宣稱的那一位。可是祂沒有這樣做，任何人只要願意停下來想一想，大概都可以知道爲什麼，不過這不是我這裡要談的重點。當我說：「耶穌是邏輯學家」，我指的是祂所使用的邏輯洞見，作爲一個教師、一個公眾人物，祂是如何在祂的工作中運用邏輯原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些在邏輯理論的領域裡，很有創意、可說是專家的人，並不必然就比不在這領域裡的人，更有邏輯、更懂哲學。我們當然希望他們不會這樣，可是他們可能連怎樣使用自己的邏輯理論都很不合邏輯。強而有力的理論，不見得就能產生強而適當的實踐方法。或許對深諳思想史的人來說，這現象早就司空見慣；不過對我們一般人來說，有必要再強調這一點。理解一個邏輯理論的發展，當然有助於我們更有邏輯地思考，卻不是邏輯思考的充分必要條件，當然，少數根本就不需要思考的狀況除外。邏輯的洞見不是來自於邏輯的理論，而是來自對邏輯推論關係的了解。兩個主要的邏輯推論關係分別是「含義」（邏輯推衍）和「矛盾」，而它們在各種標準的推論形式中的角色，像是「AAA式三段論」（Barbara syllogism）、「析取三段論」（disjunctive syllogism）、「肯定前件」（modus ponens）、「否定後件」（modus tollens），甚

至包括「反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這樣的策略，都可以爲了實踐的目的適當運作，而不是非要達到能有概括理論的階段。¹

一個有邏輯的人，毫無疑問要知道什麼是含義和矛盾，也要有能力在各種狀況中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不過，邏輯也需要意志，某些人格特質則有助於意志的形成，這些特質包括：有能力不焦慮；有辦法在說話和思考的時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意義或概念上；委身於真理；不論最終的邏輯關係如何發展，仍願意跟隨真理的帶領。所有這些都反過來要求當事人的道德與品格。不只是堅不堅定、勇不勇敢，雖然這些也很需要。好比偽君子，就無法在邏輯的圈子裡找到朋友，騙子、小偷、殺人犯、姦夫同樣如此。適不適當的推論過程，都會讓一個邏輯的人看見自身的錯誤行爲。所以，偵探小說和電影如果不講究邏輯關係，將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反過來說，那些爲了捍衛自己偏見與偏好的人，說什麼就是要和邏輯保持距離。我相信，這是所有會思考的人都同意的。比較少被了解的事實是，一個人之所以可以合乎邏輯，只能因爲這個人把「委身在邏輯」這件事，當成他最根本的價值觀。一個人不可能是偶然合乎邏輯的，一個人也不可能突然講起道德。事實上，可以在邏輯上有一致性，可說是道德品格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爲什麼處於

我們這個抨擊美德的時代，邏輯也跟著變得不重要、被擺到了一旁。

耶穌不但沒有把焦點放在邏輯理論上，遇上特殊的場合，祂也不會追求所有邏輯架構的細節。祂的邏輯通常省略了三段論的結構，正如我們平常講話會省略一樣。祂的論點，在尊重邏輯的詳盡推論之餘，往往很精簡、不繁複。即使省略了三段論，耶穌還是能夠直接訴諸人的心思，讓聽眾由內而發，這是詳細的論證難以做到的事。這種修辭力道完全不同於繁複的論證，後者容易讓聽者因為邏輯的威脅保持距離，覺得那是由外面強加而來的。

耶穌使用邏輯不是要贏得辯論，而是要幫助祂的聽眾更加明白、得到啟發。這種理解只能從內而來，因此必須倚靠當事人自己的理解。這就是「在他裡頭成爲泉源」的意思。因此，耶穌採取的不是柏拉圖對話式的邏輯方法，也不同於今日常見的教學和寫作模式。換言之，祂不會把每件事情都講得鉅細靡遺，非強迫聽眾作出結論不可。反之，祂的呈現方法，是讓想要知道的人能自己找到入門的訣竅，讓結論彷彿是他們找出來的，不論那是不是他們特別關注的事。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是的，耶穌非常明白這一點。也因此，祂的主要目標永遠都是如何真正改變一個人的內在觀點，讓聽眾得以透過自己理智的運作，

成爲完全不一樣的人。除非一個人真的爲反對而反對，否則往往都可以體會到「我找到了」的那種感受，而不是覺得自己輸了、被打敗了的感覺。

明白這些之後，讓我們來看福音書裡的一些典型例子。這些場景應該都不陌生，只是現在我們要在故事當中，尋找耶穌邏輯思考的運作模式。

先來看馬太福音十二章1~8節。這是一段關於律法儀式的教導，特別是與神的殿和安息日有關。耶穌和門徒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吃。法利賽人看見，指責他們觸犯了律法，做了不可做的事。耶穌則是舉出那些律法同樣未被遵守的景況，做爲回應。

耶穌舉的例子，都是法利賽人無法忽略的。其中一個例子（撒下二十一1~6）是大衛逃命的時候，到了由祭司亞希米勒所主持敬拜與獻祭的地方，他求亞希米勒給他和同伴一些食物，然而當時惟一有的食物，就是用來獻祭給神的陳設餅。正如耶穌所指出的，這餅不是大衛「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太十二4），然而，亞希米勒卻把餅給了大衛和他的跟隨者，讓他們可以充飢。飢餓是人性的需求，這一點，讓人有時的確也可以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情。

耶穌繼續（第二個例子）說到，每一次的安息日，祭司在殿裡所做的事情，也總是比律法規定的還多：「當安

息日，祭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太十二5）。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邏輯地推論，當一個人沒有辦法遵照儀式律法的規定做事，不必自動就把自己視為做錯事、不順服，而覺得犯了罪；很有可能，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有更大的需要必須考量。這也是法利賽人（經過暗示之後）同意的事，否則他們不會接受耶穌舉的這兩個例子。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神並不樂見律法用來傷人。當儀文和憐憫（例如，憐憫飢餓的人）起衝突，賜下律法的神往往更喜歡憐憫。這就是神。如果把神想錯了方向，我們等於是汙辱了祂。因此，耶穌引用先知何西阿的話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太十二7；另參：九13）換言之，耶穌的邏輯在這裡不只是要修正原有的「判決」，認為門徒掐麥穗來吃是犯罪；反之，更是要帶出對神進一步的認識：當有人為了最基本的需要而觸犯某些較為枝節的律法，神不會像某些人一樣直接譴責他們。反之，耶穌為我們指出，神設立安息日的目的，「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可二27）

守安息日的例子（或者更精確地說，人們為了遵守安息日而定下的儀文規定）不斷地在福音書中出現，耶穌的回應方式，就是指出這些宣稱按照官方規定執行律法的人，如何在邏輯上不一致（參：可三1~3；路十三15~

17；約九14～16)。他們被迫要在偽善和做開這些不一致之間做選擇，事實上，耶穌也曾稱呼這些人「偽善」（例如：路十三15），暗示他們明明知道不一致的地方，還硬是接受。「偽善」的觀念其實就暗示邏輯不一致。「他們能說，不能行」（太二十三3）顯出「所說」背後蘊含的意義。一個律法主義者，就算不是偽善，也會永遠都活在生命的不一致裡，因為他們總是將律法規則的重要性，看得比他們信奉的原則還重要（例如，把獻祭看得比近在咫尺的憐憫還重要），甚至就連律法的執行本身都會出現不一致的情形（好比說，路加福音十三章15～16節的例子，安息日可以牽一隻驢去喝水，卻拒絕治療一個被痛苦纏身十八年的婦人）。

另外一個例子，則出現在路加福音二十章27～40節。在那裡，挑戰耶穌的不是法利賽人，而是撒都該人。他們以拒絕復活而聞名（27節），因此想了一個情境，想要證明復活概念的錯謬與不可信（路二十28～33）。摩西的律法認為，一個結過婚的男人，沒有小孩就死了，他最大的弟弟，應該娶寡婦為妻，並且將所生的小孩視為哥哥的後代。撒都該人的「思想試驗」假設，如果這個弟弟也在沒小孩前就死了，按照摩西律法，他的下一個弟弟，應該也會做同樣的事情，然後就這樣一直循環下去，直到七個兄弟都如此（最後，甚至是七個兄弟娶過的妻子也死

了)。這個假設想要指出的荒謬在於：假如真有復活的話，那麼這個妻子會是七個兄弟共同的妻子，按照婚姻的本質，這根本就說不通。

耶穌的回應指出，這些復活的人既然不再擁有必死的身體，也就不必有性關係、不必有婚姻，也不會結婚生子。他們將擁有天使所擁有的身體，是不朽的身體。復活的概念絕不是粗製濫造的想法。結果，耶穌瓦解了撒都該人的假設，不認為任何的復活所擁有的身體，都要完全延續現在這個模樣。因此，一個女人同時和七個兄弟擁有夫妻關係的假設，對於復活來說根本就不需要。

然後，耶穌再一次地將教導發展到關於神的本質上，這也是祂自始至終最關注的事情。耶穌以撒都該人接受的前提出發，卻得出後者無法接受的結論。耶穌指出，死人復活其實是從神在荊棘裡向摩西的自我描述而來。神在那個事件中，把祂自己形容成「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路二十37；亦參：出三16）。這一點是撒都該人可以接受的。然而耶穌也指出，在摩西那個時候，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經「死了」很久，神不可能是死人的神。這意思是說，一個死了的人不可能與神發展出委身、事奉的關係，神也不可能和死人之間維持著盟約和信心的關係。與神的盟約關係中，人是活著的，因為在神那裡，人都是活的（路二十38）。我們無法想像活人的神

會與一副死了的身體、一個不存在的人聯合，並且維持著信心盟約的關係。

（順帶一提，今天有些基督徒思想家認為，敬虔的人在他們的身體死後直到身體復活時，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沒有意識的；這些人的解釋也能提供我們對這段經文有多一點的認識。）

另外一個耶穌明顯有意使用邏輯的例子，正好也在上述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那段經文的後面。偶爾，耶穌會用謎語來進行教導，需要聽眾也用邏輯來理解。討論過復活的議題後，撒都該人和環繞耶穌身邊的其他群體，都不再有勇氣去挑戰祂的思辨能力（參：路二十40）。於是，祂反過來問了一個問題，為要幫助聽眾更多理解彌賽亞的事情，這是當時的人都引頸企盼的。

透過詩篇第一百一十篇，眾所皆知和彌賽亞有關的經文，耶穌指出了一個明顯的矛盾之處：彌賽亞怎麼可能既是大衛的子孫（這一點所有人都同意），又被大衛稱為「我主」（路二十42~43）？耶穌問：「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路二十44）耶穌期待的是，祂的聽眾應該要明白，彌賽亞不只是大衛的子孫而已，更是比大衛還要大的那一位，因此彌賽亞這個君王的含義，遠比猶太人在政治上的元首（啓一5）還要大得多。給大衛的應許也會遠遠超越了大衛，因而重新解釋大

衛和彌賽亞之間的關係，更成爲之後使徒和初代門徒必學的功課（參：徒二25～36；來五6；腓二9～11）。

最後一個我們要看的邏輯使用，是福音書記載中，最有教學意味的場景之一。耶穌的比喻和故事，常常展現出祂的邏輯使用方法；不過，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卻是一段出自登山寶訓的有名經文。在那裡，耶穌教導了關於姦淫和情慾的看法：「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太五29～30）

耶穌在這裡真正要做的是什麼？假如以爲祂的意思是要人把身上某個部位切除，好逃避將來的刑罰，那就是誤解了耶穌。我們必須把上下文的脈絡放在心中。耶穌是在展示一種「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太五20）。後者所追求的義，是把不犯任何錯誤當成目標的義。如果把不犯任何錯誤當成目標，達成的方法就是切去身體的某個部位，好讓行動完全變得不可能。當你根本就不能做什麼的時候，你也不會去做那件事了。剜出你的眼睛、砍下你的手，如此這般，你將只會剩下軀幹，用滾的進入天堂。和天堂的獎賞比起來，失去百體中的一體根本就微不足道。這是當一個人相信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之後，必然得到的結論。耶穌其實是在催促聽眾去想一想，如果真的

照他們的原則去做，會是怎樣一個情形。祂把聽眾的原則（也就是不犯任何錯的義）變得荒唐可笑，祂希望他們可以放棄這些原則，看見並且進入「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在那裡，愛和憐憫才是最根本的事，而不是獻祭。耶穌當然知道，就算把肢體切掉，你的心仍然可以有恨意，不管是對神還是對人。所以，這一切都不能真的幫助我們。耶穌教導的核心，就在這裡。沒有邏輯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上述這些出自福音書的場景，對任何一個研究聖經的學生來說都很熟悉。然而，就像我們所知道的，熟悉也有可能是缺點。我希望能幫助讀者以新的眼光來看耶穌：將祂視為能夠適切使用邏輯工具來進行知識性的工作，是這方面的大師，並且游刃有餘。

我們需要知道耶穌是個思想家，這絕不是一個不好的形容，而是重要的工作。耶穌從來不排除思考，反而更加顯明，祂是人類當中最偉大的思想家，「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祂不斷使用邏輯洞見的力量，幫助人們靠近真理，從他們的內心和思想出發，更認識自己，也更認識神。事實上，「思考」這件事，也在祂自己的「智慧」（路二52）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來，我們常常只看到、聽到耶穌的所言所行，卻從未認為祂真的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出這些事情，或

覺得祂說的話背後真的很有邏輯洞見。我們並沒有把祂想成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祂可以把餅和魚變得愈來愈多，也可以行在水面上，卻覺得祂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辦到的，彷彿祂只是用了不需大腦的咒語或祈禱。我們以為，祂教導如何作個真正的好人，卻沒有深刻的知識和道德的洞見，祂只是無意識地把進入祂裡面的文字再吐出來而已。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之所以用這樣的角度來看耶穌，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覺得知識是人類的事，但耶穌是神聖的；我們覺得邏輯代表勞力工作，但祂是恩典。我們是不是忘了什麼？也許忘了祂其實也是人？或是忘了恩典的對立面不是努力，而是賺取？我們認為人的思想是邪惡的，祂怎麼可能有人類的思想、人類的知識？所以，讓祂與我們保持距離吧！讓祂「高高在上」，高到一個地步可以脫離我們實際的生活——特別是當這些東西都跟我們的腦袋有關。這是為什麼從邏輯來看耶穌，把耶穌當成邏輯學家的想法，如此讓人震驚的緣故。當然，這個想法還可以擴充到耶穌是科學家、研究員、學者、藝術家、文學家。耶穌就是該與這些領域「格格不入」，不是嗎？到了今天，我們似乎更容易把耶穌當成電視佈道家，而無法想像耶穌是當代的作家、老師或藝術家。但是，這些都是真的！如果祂是神，祂怎麼可能是笨蛋、經不起邏輯的挑戰、缺乏各個領域的

知識？祂難道不該是個最偉大的藝術家、演說家？當保羅告訴歌羅西教會的人，在基督裡藏著「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西二3），他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所以，還有其他的可能嗎？

今天在基督徒的教育圈裡，有愈來愈多的人討論「如何整合信心和學習」。通常，這些討論很難有具體的結論。部分原因在於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完成的思想任務，如果只有行禮如儀的語言，沒有充分認知當中的複雜與困難，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不過，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我們思想耶穌的方式。不只是對祂的談論內容，也在於祂是如何進入我們的思想當中：我們是如何自動地在生活的世界中給祂定位，又是如何藉此來定位自己。我們認為耶穌和「世俗的」知識無關，也和學習與邏輯無關，結果我們發現自己也跟著變得一樣。祂不屬於那裡。

然而，我們要知道，對於今天每個專業領域的工作，耶穌不但不陌生，更是駕輕就熟。毫無疑問，看到當前許多專業人士的驕傲與沾沾自喜、彼此相輕的現象，祂也會持續地予以譴責。在許多地方，我們的專業都渴求著祂的同在。如果我們真的視祂為人類的思想先驅——事實上，除了祂，還有誰呢？——那麼，就該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不管是什麼領域）裡，將祂擺在最尊崇的位置，是這領域最有辦法的人。我們應該在每件要做的事情上，尋求

祂的合作和協助。

凱薩琳·馬歇爾（Catherine Marshall）曾說過一個例子。有一回，她想為家裡的窗戶設計一組新的窗簾，但不管怎麼試，就是無法將她心中的設計實現出來。帶著一點惱怒，她決定放棄，離開去禱告。禱告的時候，她反覆思量這件事，突然有個點子冒了出來，她想到怎麼把設計實現出來了！果不其然，沒多久，她就把事情解決了。這讓她上了一課，原來耶穌也是室內設計大師。

類似的故事在人類許多活動的領域裡都不陌生，卻很少出現在知識和藝術的領域。因為對耶穌缺乏適切的了解，我們總是靠自己來進行知識性、學術性，以及藝術性質的工作。我們沒有信心，耶穌可以在我們每天都花上許多時間進行的事物上，也成為好的領導者與老師。結果，我們的表現常常達不到應該達到的成果，有時甚至比不相信神的人還糟糕，因為我們是用「肉臂」（參：代下三十二8）在做事情。我們對耶穌的信心不足，沒有辦法看見祂真正的樣子；祂是所有美善事物的大師。

在這裡，我只是提及耶穌經常被忽略的一個面向，沒有針對這點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但這絕對是值得研究的。當今天我們文化中的各種權威機構、大學、專業人士，都不把耶穌當回事，重拾耶穌的這個面向是健康的信心表現。事實上，只要知道我們該在福音書裡找些什麼，

可以很輕易地就看見耶穌是如何在祂的教導當中，大量、用心並充滿創意地使用邏輯。想要明白耶穌說的是什麼意思，一定要先能把握和欣賞這些邏輯。只有這樣，耶穌的聰明才智方有可能被人理解，進而使祂得到該有的尊崇。

因此，一個基督教學校最好的課程，就是帶著學生針對耶穌的教導，進行更充分的邏輯分析研究。這一點必須要和其他研究耶穌話語的方法（例如：背誦聖經、導讀法等靈修操練）並用。這麼做，將為信仰和學習之間的整合，提供豐富的實質內容。

儘管對今天的人來說，聚焦在耶穌的邏輯，聽起來是一件奇怪的事，這其實只是反映了我們時代的處境。在教會歷史上，有許多信仰活潑的年代，「耶穌擅長邏輯思考」對他們來說，是件再熟悉不過的事了。

我認為，約翰·衛斯理這篇值得重視的文章〈給神職人員的提醒〉（An Address to the Clergy），正是為了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會所寫的。在那裡，他用很長的篇幅談到一個服事基督的人，該有什麼特質。他講到需要對聖經有很好的認識，然後還加上：

也需要一些科學方面的知識，至少我認為那是合宜的。這些知識過去被認為並不適合用來理解聖經，後來卻發現它們很有幫助。除了各樣的知識

(藝術的或科學的知識) 外，我認為我們還需要邏輯思考。還有什麼可以比邏輯思考更能幫助我們明白藝術的美好？能幫助我們清楚明白各樣的事物、辨別真理、合理地做結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透過邏輯不也有助於學習和教導、說服和相信？更何況，沒有邏輯，該如何進行科學的研究和比較？

所以，熟悉邏輯的第二部分（形而上學），如果不是必要的，也絕對是合宜的：(1) 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安排腦袋裡的觀點，澄清內心的憂慮（讓正確的判斷、理性地下結論得以可能），以及(2) 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許多有助益的作家，這是沒有邏輯就無法辦到的。²

同一篇文章的後面，衛斯理提及不管是不是傳道人，都應該做到的事。他問：

我是不是能忍受並掌控科學？是否能以邏輯穿越每一道科學的大門？如果不行，面對各樣的門檻，我將蹣跚而行難以跨越。我是不是真的了解科學的價值，並且樂意好還要更好？隨時準備使用它，遵守該遵守的原則，當事情發生，我是不

是能自動自發回應？我真的懂這一切嗎？與三段論有關的模式與感受，是否已進入我的理解當中？我有沒有老是掩飾自己的輕忽，或是受人影響嘲笑這些看來奇怪的詞彙？我是不是能夠把紛雜的情緒整理出來，把假設以三段論的方式呈現？我有沒有縱容自己的懶惰與愚笨，聽信了風雅之士的話，以為「邏輯一點用也沒有」？事實上，邏輯有個最起碼的好處（不管在哪裡），就是能讓人少說長道短，找出重點，知道是什麼以及不是什麼，明白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我是不是能理解形而上學，儘管不像士林哲學家、司各脫（Scotus）、阿奎那（Aquinas）那樣的深度與廣度，但至少能夠在科學和邏輯原則上有些初步的萌芽？我是否可以面對這一切，釐清各樣顧慮，把所有的想法在腦海中排好順序，進而幫助我可以帶著輕鬆愉悅的心情，來閱讀亨利·摩爾（Henry Moore）的著作、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追尋真理》（*Search after Truth*）、克拉克博士（Dr. Clarke）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和屬性》（*Demonstration 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³

我猜想，這樣的信息對於今天的傳道人訓練機構來

說，是否太過古怪、震驚，甚至覺得不可思議、難以想像。然而，對於衛斯理當時的讀者，以及過去像是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芬尼等偉大的傳道人，讀到這樣的文字都會同意，注重邏輯其實可以訓練出更好的傳道人。對早期的清教徒，甚至是晚近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如魯益師和薛華（Francis Schaeffer）來說，同樣如此。他們全都看重邏輯的使用，並且帶出很大的果效和影響。這些偉大的教師當中，沒有人會覺得邏輯思考可以取代對聖靈的倚靠。反之，他們會認為，使用邏輯，正是與聖靈一起回應處境、與聖靈一起工作的方式。只要看看五旬節，彼得講論的力道和邏輯架構，就可以清楚看見聖靈和邏輯間的連結關係。

相反地，我們今天普遍倚重的，卻是如何藉著故事與圖像所帶來的情緒感動人。我們並不明白人類的心靈本質，不了解在產生信念或信心這件事上，情感或情緒並不是一個可靠的對象。就連「看」這件事，都需要你知道看見的是什麼，才有意義。是我們的認識能力、我們洞察事務的能力，可以產生信念。如果我們只是藉著情感的力量要改變人心、塑造品格，卻忽略人的理解能力，最後都會以失敗告終。

幾年前，我在收音機裡聽到一位據說在講道學上很有名的老師，分享他認為說故事在講道中的重要性。這位



老師提到，他才從一個北美佈道領袖那裡聽說，後者可以每年都講同一系列的講章，只要把故事改變一下就好，而且從來沒有人發現。或許，這個例子是要以幽默的方式指出用故事來講道的重要性。然而，我卻覺得，這個例子讓人看見，原來講道的內容從來沒有被聽眾聽進去（如果真的有聽到什麼東西的話），而這件事一點也不重要。

把心思放在耶穌如何進行邏輯思考這件事上，可以幫助我們更有信心地相信，耶穌確實是一切知識與創意的主，鼓勵我們在可能參與的知識領域中，把祂視為該領域的大師。換言之，我們要在這些領域當祂的門徒，而不是盲從這些領域的流行思潮或是頂尖人物。正確地看待耶穌，也可以鼓勵我們在基督徒的生活脈絡中，以祂作為老師的典範。我們可以從祂那裡學習最好的邏輯思考，一如祂所做的那樣。一旦可以用耶穌的方法來教導祂的信息，相信我們都可以在所服事的人身上，看見耶穌曾經達成的果效。⁴



Part 4

與靈性生活有關的好書：
視野與實踐



羅北克的 《現代神祕經驗者的信箋》

羅北克（1884-1970）無疑是當代耶穌門徒的一個偉大典範，他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在隱密之處與神的國互動，同時又能參與在一個遍及全世界的事工中，將主耶穌的影響與革新傳遞出來。他以有力的方式讓世人看見，在小事上忠心的人，隨著在品格與知識的長進，神也會加添更多的責任在他身上。

身為美國賓州人，羅北克在普林斯頓大學、協和神學院，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於一九一五年獲社會學博士）接受教育，並以「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牧師的身分前往菲律賓。經過十四年在馬尼拉市與卡加延省（Cagayan）成功的教學、寫作與服

事後，一九二九年，羅北克開始意識到，他最希望的是能夠進入民答那峨島上，與兇悍的伊斯蘭教族群莫洛族（Moros）一起生活。於是，在一個名為拉瑙（Lanao）的村子中，羅北克經歷了一連串讓他感受深刻的信仰經歷，因而激勵他發展一套技巧，將莫洛族的語言變成文字，讓他們嘴裡所說的話轉變成各式各樣的符號。這個方法，不但能讓莫洛族人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學會如何閱讀，更能馬上幫助他們教導其他的人。有名的「一人教一人」計畫於焉誕生，搭配著羅北克的語言學方法，一九三五年更在印度成立了基金會，到世界各地推廣識字運動。羅北克因而成爲語言學界、宗教學界，甚至是政府單位的國際知名人士，他與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次私下會面，更被認爲間接促成了一九四九年杜魯門在就職典禮上宣布的「第四點計畫」，美國將在全世界推動「一個勇敢而全新計畫……來改進和發展未開發地區的生活」。

《現代神祕經驗者的信箋》（*Letters by a Modern Mystic*）初版於一九三七年，所收錄的幾封信，都是羅北克寫給住在美國的父親，時間從一九三〇年的一月三日直到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二日。儘管是信箋的格式，這本書承繼了奧古斯丁《懺悔錄》的精神，描述羅北克自己如何進深到與神活潑互動的生命中。心理學和神學的訓練，讓他可以觀察並且記錄自己門徒訓練的經驗，詳細而清晰，讓

其他的門徒都能受益。

這本小書（也是羅北克其他著作）的主題如下：

降服於神的旨意，代表生命中的每分每秒、一舉一動，都要與神合作。

這樣的合作是藉著內在持續與神對話而來。

這場對話，屬於我們的部分，就是讓神進入我們的心思意念當中。

我們可以透過各種試驗，藉著不同的經驗載具，來學習如何持續地讓神進入我們的心思中，直到養成以神的角度來思考事情的習慣。

接著，神會穿透我們的內在，改變自我的內在世界，也改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讓這一切都變成神的行動場域，好讓基督福音的應許，都能落實成豐盛的生命。

任何人在任何處境下，都能建立這樣的習慣，只要他們願意持續在各種環境中努力和試驗，將會發現這是有可能的。

羅北克自己又是如何透過試驗體會到這一切的呢？一九三〇年經歷到轉變的前兩年，在民答那峨島，羅北克意識到自己愈來愈難忍受身為一個十五年資歷的宣教士，

卻無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每分每秒都追求跟隨神的旨意」。從那之後，他開始學習每幾分鐘，就讓自己的行動與神的旨意有所「連結」。當時的好友曾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在一九二九年，羅北克開始發現生活作息的每一分鐘，「都有意識地聽到一個內在的聲音，不斷地問著：『父啊！什麼是祢想說的？父啊！什麼是祢這一分鐘想做的事？』」他認為，這毫無疑問是耶穌的聲音。

羅北克並沒有落入只是試圖達到目標的陷阱，反之，他知道自己需要學習如何透過靈性方法達到目標。事實上，羅北克可是個聰明而又務實的實驗者，認為自己生長在「一個心理學實驗能為靈性問題提供新角度的時代」。他用好幾天的時間，做了一個實驗，在每天的每一個小時裡，都用夠多的時間與神交談，把心思攤在神的面前。同樣地，當他「想要擺脫自我的瑣碎與無益」，用的方法就是「使用自己的意志，好在每個時刻都能感受到神的存在。透過意志，我甘願讓自己這雙打字的手，能被神直接引導；我也甘願自己的每個腳步，都有神的傾注。」換言之，羅北克渴望「讓自己的心思意念都向神完全地敞開」。然而，要讓自己的心思能夠進入那樣的狀態，每天早上就變得很重要。羅北克因此決定，「除非心思都已就緒，聚焦在神身上」，否則早上他絕不下床。下定決心很重要，除此之外，羅北克還發現，「沒過多久，這個決定

變成了一種習慣，我愈來愈不覺得這是件苦差事」，反而很快就變得很容易，並且滿有盼望。

整本書中最巧妙的部分，是羅北克討論一個人到底有沒有可能，每時每刻都觸碰到神。這也是所有關心如何建立「適當管道」，讓神進入心思當中的人，都會思考的問題。難道就不會有些時刻，神被其他的事物給排擠出去？羅北克的回答值得全文摘錄，也是透過這些文字，我們得以明白，一個耶穌的門徒在心思中，是怎樣讓意識持續地放在神身上。他同意，一定有些時候，我們會發現神好像被擠了出去，不過他繼續說道：

可是我改變了觀點。人是有辦法同時處理兩個思緒的。事實上，同一個思緒在我們腦中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半秒鐘。我們的心思是流動的，是搖擺不定的。所謂的專注，只是不斷從一百萬個角度重新回到相同的問題上。同一個時間點，我們不會單想一件事，反倒會同時思考至少兩件或三件，甚至更多事情之間的關聯。因此，我的問題就來了，我是否能夠每過幾秒就將神帶回我的思潮中，好讓我腦中的每一個想法和訓誡都帶有一些神的因素在其中？

我選擇用我下半輩子來實驗、回答此一問題。

這個實驗的豐碩成果，大多可以在《現代神祕經驗者的信箋》裡找到。後來，羅北克以更系統和實用的方法重新整理，寫成《分秒遊戲》（*Games with Minutes*, 1961）一書。書中，他將方法簡化成只要在每一分鐘裡，能夠有一秒鐘的時間，呼喚神進到我們的心思中。不過，從上面的引言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促成與神聯合、持續活出豐盛生命的方法背後，其實有著心理學的原則在其中。

開始實驗不到幾週的時間，羅北克開始注意到自己有所不同了。到了一九三〇年的一月底，藉著不斷學習這些方法，他開始感覺到自己可以有好幾個小時，都意識到神就在身邊，在任何小事情上，神都與他合作。這是前所未有的經歷。「當我需要某些東西的時候，轉個身便發現那東西就在身邊。我必須工作……但是我發現，神也跟著我一起工作。」到了三月九日，他更發現：「這個小時就能成爲天堂。對任何人來說，任何一個小時，都能與神的豐盛在一起。」如同歷世歷代許多神祕主義者一樣，我們也讀到羅北克對神說的話：「神啊，我實在很難想像，假如一個人可以比我過去那兩個小時那樣，更全心全意貫注在祢身上，將會是個怎樣的生命的。」過程中，他也經歷了困難和失敗，然而，在五月二十四日，羅北克體會到與神對話更深刻的面向。在一個沉浸於大自然之美的機會中，「我放開對舌頭的束縛，沒想到卻因而吐出許多美妙的詩

句，那是我以前從來都寫不出來的。句子不斷地流瀉出來，足足有半個小時之久，沒有任何停止、也不曾有半個音節中斷。」這次經歷，讓羅北克醒覺到，神的愛和美麗還有更深的一個面向。

經過了兩個多月，努力將神放進自己每分每秒的心思當中，羅北克興奮地說：「聚焦在神身上真的很費力，但是每件事情因此都大不相同了！」這一點在他跟莫洛族人的相處上更是特別明顯，他們看見了羅北克身上的改變，從裡到外將他視為自己人，愛他、信賴他，並且幫助他，不再在意彼此間文化和宗教上的不同。有兩個當地穆斯林祭司甚至告訴他們的族人，羅北克可以幫助人認識神。他從未假裝自己不是基督徒，卻能與穆斯林和祭司一起讀聖經、讀可蘭經，甚至一起禱告、一起敬拜。看了一個祭司的眼裡，甚至說羅北克：「根本就是伊斯蘭教徒。」羅北克則是回答：「我是伊斯蘭教徒的朋友。」事實上，伊斯蘭對於持續降服於神的重視，也是促使羅北克發展與神關係的因素，他無法忍受自己在實踐基督徒這件事上，居然比不上伊斯蘭教徒。這個內在的轉變帶來外在大規模的影響。「神真的帶來改變。每一回當我轉向祂，就像電流被打開，直接流過我的全人。」這樣「真實的同在」，讓他的代禱充滿與神聯合的大能，直接影響到許多人。

一九三〇年中期之後，羅北克的信裡有了不同的關

注主題，主要談論各種有助於與神聯合的各種實踐方法。這些也都在《分秒遊戲》一書裡，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具體化。相較於《現代神祕經驗者的信箋》，《分秒遊戲》主要是爲了引導他人而寫成的。

因爲羅北克在世界各地參與了許多社會議題，使得一般人對他的認識，主要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的內在生命。許多提到他的人，很少觸及他的靈性層面，而且很明顯不知道背後的緣由。不過，羅北克自己的文字和寫作（他曾出版超過五十本書），卻讓人得以看見，他自始至終都是個屬靈的人；他的一切，都是從每時每刻與神的關係這個基礎而來。他對這份關係的理解，從外表看來，有時並不是那麼合乎屬靈的傳統，然而，從他所帶出的影響看來，沒有人會否認，他真的是個從聖靈而生的人，由看不見的那道「風」，帶出可見的成果來（參：約三8）。

進深閱讀

- Edwards, Gene, ed. *Practicing His Presence: Frank Laubach and Brother Lawrence* (Christian Books, 1973). 這是一本很棒的對照。
- *Frank C. Laubach, Man of Prayer* (Laubach Literacy International, 1990). 這本書收錄了許多羅北克關於耶穌及靈性生命的文章。
- Laubach, Frank C. *Letters by a Modern Mystic*, foreword by Alden H. Clark, edited and compiled by Constance E. Padwick (New Readers Press, 1955;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 _____. "Christ Liveth in Me" and "Game with Minutes" (Fleming H. Revell Co., 1961). 一本實用的好書，引導我們如何用心思與神同行。

- _____. *Prayer, the Mightiest Force in the World* (Fleming H. Revell Co., 1951).
- _____. *The World Is Learning Compassion* (Fleming H. Revell Co., 1958). 第八章談到了杜魯門「第四點計畫」。
- Medary, Marjorie. *Each One Teach One: Frank Laubach, Friend to Millions* (Longmans, Green & Co., 1954). 記錄羅北克教人識字的方法。

大德蘭的《七寶樓臺》

大約二十多年前，我初次讀到大德蘭（Teresa of Avila）的《七寶樓臺》（*Interior Castle*）；那時，我對於聖經中所謂的靈性生活已琢磨多年，想要理解、實踐、傳遞出去。我也找到了不少良師益友，分別來自不同的時空背景及「宗派特色」。但是，這本著作和這位作者立刻讓我眼前一亮，在我生命中宣告了上帝獨特的臨在。這本書教導人一種與上帝之間的活潑關係，是我在別處不曾見過的。很有可能，這本書同樣也會讓你驚豔。

大德蘭幫助我釐清的第一件事，就是鑑賞人類靈魂的尊貴與價值（千真萬確的事實）。若把目光放在人的邪惡及貧乏上面（在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主要思維），容易

讓我們看不見自己的偉大，也看不見我們在上帝面前的貴重，反倒促使我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錯把自己的迷惘和卑劣看得毫無價值，一無所是，而不是看成一座壯麗的廢墟。

大德蘭力勸我們開始踏上轉變的道路，她要我們「把靈魂想像成一座完全使用鑽石和極透亮的水晶所蓋的城堡，裡頭有很多的房間。」我們一定要與上帝一起進住每個房間，或說「安身居所」，以致變成祂要我們變成的那種洋溢著榮光的人。在聖經書頁中和為基督而活的「偉人」生命裡，那些隱約的道理，大德蘭為此賦予了清楚的說明——我永是一個屬靈的人，在神偉大的宇宙中，有一種永恆的命運。我們或許離神的心意很遠，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是有可能的，在人的這場流亡之中，如此偉大的一位神能與聞起來惡臭腐敗的蟲子親密交融；而人一旦看見這個情景，便會來愛慕那如此完全良善，以及那如此不可測度的恩慈。」

七寶樓臺內的「房間」，代表我們與創造且尋找我們的神相關的生活方式。大德蘭的上司要她寫有關禱告的主題，她寫了，不過，她準確地把禱告理解為一種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種三不五時得做的操練。這本書，還有其他像是《朝聖者之路》(*The Way of the Pilgrim*)這樣的書，幫助我了解什麼叫做禱告的生活。我從中學習到與神交通

的生活是什麼意思；不只是對祂說話，也是聆聽和行動。關於神如何對我們說話的種種現象，我大部分也是從閱讀和實踐大德蘭在第三章第六居所談的內容學習而來。我認為，此處是把神怎樣對祂的兒女說話，寫得最好的地方。

透過這本書，讓我看得比較清楚的另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為何有的生活方式。對此情況，今日有幫助的資訊仍舊不多。不過，如果你願意藉由手邊第一居所到第四居所的內容，來看待日常的「教會生活」，你就能明白，很大一部分的教會生活為什麼要這麼做，可以預期有哪些好事和壞事會發生，而且，除了自己以外，在和他人一起經歷人生各個階段的同時，你也能夠給出好意見、給予指引。你會了解到大德蘭絕對是一位靈性生活的大師，帶出靈修神學了不起的深度和豐富。然而，她完全不會壓得人喘不過氣，或者只是給人「腦袋的知識」。她胸懷非凡的實驗精神，而且能自在地說：「現在我也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然後繼續一路進行下去，再說出讓人驚奇不已的啟發。她所說的這些方法，你都可以拿來試試看。

事實上，在她所有的教導背後有一個可靠的次序，讓人在靈性生活上循序漸進地成長；這點對我個人的背景來講非常重要。她將之內建在靈魂的「城堡」模式當中。她其實是在告訴我們：「好，這個是成果的樣子；這個就是你要走過一遍的；這裡是你開始的地方；這裡有一些事

情要做；然後這一點你可以預期會發生，代表的又是什麼意思。」她的表達流露出一股謙遜，吸引人來試試看她的智慧之言。

最後，在我所看過的著作當中，第五至第七居所是把與神和與基督之間的合一，處理得最好的作品。關於這個連結，也能從其他地方得到幫助，例如司徒雅各（James Stewart）的作品《在基督裡的人》（*A Man in Christ*）。但是，單就合一的現象來說，那些仔細描述加以分析的情況，至今都無法超越大德蘭的「城堡」。與基督聯合——在基督裡重生、稱義、成聖、得榮耀——是今日最需要重新尋回的主題，而大德蘭對於藉著基督在靈性生活中得著救贖的處置，目前無人能及，將來可能也不會被超越。

可惜的是，《七寶樓臺》後面的幾個階段，甚至是整本書，被人當成「不同宗教」的作品來讀，而不是把它當作描寫「密契」現象的另類基督教作品。我們確實能夠理解，現今為何可能會有這種角度的閱讀，不過，這樣做會偏離本書的主旨，剝離上下文的脈絡，對於那些信仰基督和聖父的人（也對大多數的其他人）沒有益處。當然，大家可以各憑所需隨意從中拾取，然而消弭掉特色之後，讀者在學習與神同行這方面，本書能幫助的也就有限了。

關於如何閱讀這本書，我有個建議。按照今日的標

準來看，這不是容易讀的形式，你必須像在挖掘寶藏一樣——其實你真的就是在挖寶藏。首先，持續一直讀，只管讀下去，先看到一個全貌。在讀的過程中，把主題和分段清楚標記起來，讀到最後，再把大綱概略抓出來。想要了解大德蘭教導的用心，這麼做很重要。然後，再回到本書的最前面，從頭到尾慢慢地讀。這一次，可以把醒目的句子註記起來，以便進一步研讀。接著，深思默想這些句子；不必然要逐字逐句，而是隨著心中的感動去讀。呼求「至高君王」幫助你，就像祂幫助大德蘭一樣。然後，你的靈魂——那座鑽石城堡，將會藉著那神聖的臨在，愈來愈光彩閃耀。

路得·芭彤的《會晤孤靜》

帕斯卡（Blaise Pascal），這位十七世紀著名的科學家、神學家和基督徒，曾經在他的《思想錄》（*Pensees*）裡寫下一段有名的句子：「人類一切不快樂的源頭都出自一件事實：我們無法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之所以如此，帕斯卡認為，起因於「人類的處境實在太過卑微，我們這必死的生命如此可悲，以至於沒有人能正視這一切而不覺得痛苦」。因此，我們最好小心一點，盡可能不要「正視這一切」。於是，我們用上了帕斯卡所說的各種「消遣」，藉著其他事物來轉移焦點、遠離自己：「無怪乎有那麼多的人喜歡吵鬧和刺激；無怪乎人們把監禁看成可怕的處罰；無怪乎獨處的快樂竟被視為不



可思議的一件事。」

然而，一如帕斯卡所觀察的，真相卻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另外一個祕密的本能，來自原初偉大本性的餘燼，告訴我們真正的快樂，只存在於休息中，而不是在喧囂裡」。這個本能與想要找事情來消遣的渴望相衝突，結果導致人們產生混淆，以為可以藉著各樣興奮的活動來達到休息的目的，「不斷幻想著只要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就一定可以打開通往休息的大門，現在得不到的滿足終會來到」。

結果，滿足當然不會臨到。許多人都以為，我們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時間，這種想法實在錯誤。除非找到更深的解決之道，「更多的時間」只會又被我們用同樣的方式給填滿了。通往釋放與安歇的道路，存在於我們所下的決定和操練。

這個決定就是把整個世界，以及你的命運——包括你的聲譽和「成功」——都交在神的手中。這個決定不代表我們不做任何事情，儘管在某些情況確實如此。反之，這個決定關乎的是你將如何行動：你會永遠靠著神來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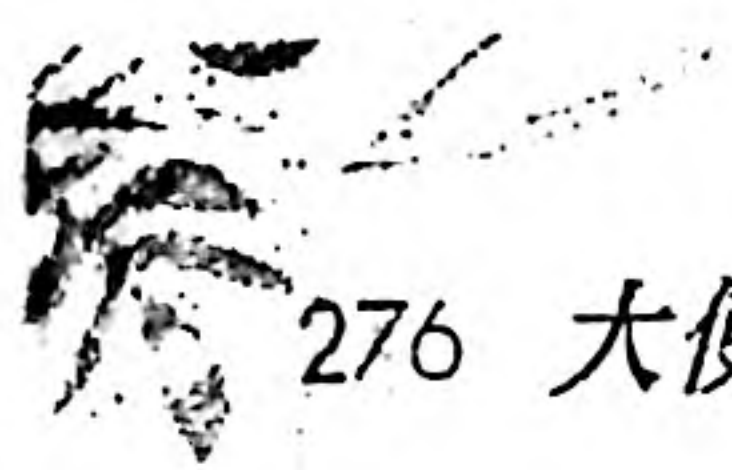
換言之，結果並不操之在你。你做該負責的部分，但是這個部分永遠都是由神來評判，而不是你！

當掃羅王選擇不等撒母耳，自行扮演起祭司的角色，向神獻祭（撒上十三8~12），他決定要「讓事情發

生」。他相信的是「肉臂」，認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是舊約聖經大部分的君王都做過的事，幾乎沒有例外。事實上，這也不是君王的專利。你我之所以常常犯下明知故犯的錯，往往也是出於同樣的天性。

反之，決定要把世界和我們的命運交在神的手中，可說是完全違背周遭世界裡裡外外的每件事情。早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步之前，一套行爲系統就已經掌控了我們，滲入我們的每個毛孔細胞。保羅告訴我們，「罪已經在世上」，甚至在律法未來到之前。我們是被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壓力，由內而外地形塑著。因此，我們需要幫助。我們必須學會選擇那些「有助掙脫束縛系統，進而與神恩典行爲相遇」的事情。這些「事情」就是幫助我們活在聖靈中的各種操練。從古至今，這些操練早已存在基督教的歷史當中，可惜如今常被誤解和拒絕。對那些並不了解今天人類危急處境的人來說，操練看來是那麼地奇怪，甚至有害。然而，對於想在神的裡面找到靈魂安歇處的人來說，這些操練的必要性無庸置疑，它們能幫助我們擺脫帕斯卡精確描述的忙亂困境。

那些有辦法「安靜待在自己房間」（除了某些異常的情況）的人，其實也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操練，讓自己不再被任何突發狀況給威脅的人。過往存在於體內和靈性中想要操控一切的傾向，如今不再掌控，也不再讓人因而沮



喪。這些人從經驗和恩典中學會，萬事萬物都安穩地在神手中。當然，有任何的需要，他們仍會採取行動，卻是帶著愛、喜樂、和平的行動。

獨處和靜默，無疑是今天靈性生活上最激進的一種操練，它們向人類慘況與錯謬的淵藪直接發動攻擊。選擇獨處，就是選擇什麼都不做，而且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所有的成就都要放棄，我們學習「放手」。要真的獨處，靜默就是關鍵要素。除非我們也跟著靜默，什麼也不聽、什麼也不說，才有可能真的甩開世界對我們的操控。獨處和靜默的時候，甚至要停止對神有任何要求。神是神，我們是我們，這就夠了。我們學到自己是擁有靈魂的；學到神就在這裡，整個世界都是「天父的世界」。

適度的獨處和靜默，能讓這世上驅動人心的忙碌、瘋狂、自我膨脹（甚至包括有信仰的人），逐漸被對神的認識所取代。不論到哪裡，對神的認識都不會離開我們。屆時，甚至不需要有具體外在的獨處和靜默行為來維繫我們的內心。如今，不論我們「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西三17）。這一切都不再出現於預定要做的清單裡，不再是一件需要想到才會做的事。換言之，我們已經成爲了那樣的人。爲了讓獨處和靜默的力量更深、更大，我們仍需要不時回到這兩個操練當中，但是至少已經把這兩件事變成「可以隨身攜帶

的」了。

置身當代處境（特別是宗教處境），需要有人提醒我們獨處和靜默（讓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的存在。我們需要有人教導獨處和靜默是件好事，需要有人指導如何開始、會有什麼事發生、該怎樣持續下去。路得·芭彤（Ruth Haley Barton）從她的屬靈導師學到這一切；我們則可以從她身上學到。

假如，你真的想知道什麼是「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來四9），不妨就做個決定，把所有的一切成果都交託給神，開始在路得·芭彤和《會晤孤靜》（*Invitation to Solitude and Silence*）這本書的引導下，進入獨處和靜默的世界中。呼求耶穌與你同行，信任祂的幫助。不用多久的時間，你就會明白柔和謙卑的耶穌所應許的：「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究竟是什麼意思。不論是生是死，這一切都會成為你我生命中不可動搖的基石、輕省的擔子。

我與詹姆士·勞森的《享受基督——屬靈偉人的深刻見證》

在我生命中，影響我生命最深的書，除了聖經，就是在詹姆士·勞森（James G. Lawson）所寫，很少人知道的《享受基督——屬靈偉人的深刻見證》（*Deeper Experience of Famous Christians*，中譯本由橄欖出版）。印第安納州安德森市（Anderson）的華納出版社（Warner Press）一九一一年初版，二〇〇〇年則由俄亥俄州尤里克斯維爾市（Uhrichsville）的巴伯出版社（Barbour Publishing）再版。

從文學或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特色並不明顯，或許說明了為何少有人知道，並且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然而，當我在一九五四年從大學室友杜雷（Billy

Glenn Dudley) 那裡收到這本書，它就在一個非常適合的時間點上，進入了我的生命。或許，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打開了我的眼界，從歷世歷代的門徒身上，看見基督裡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豐盛。這本書帶給我的，是個基督教屬靈著作的世界，幫助我理解和操練在基督裡的生命，其意義已遠超過了書的本身。

因為教義上獨特的偏好，作者在詮釋「深刻經驗」的時候，幾乎都是以聖靈的充滿或是聖靈的洗來解釋。老實說，把這樣的框架套在各個有名或不是那麼有名的基督徒身上，讓人有些遺憾，此一框架的不足，也很快就可以從書裡描寫的種種經歷中看出來。不過，幸運的是，儘管有著這樣的教義偏好，並未阻礙作者仔細考察實際發生的事情，而能為這些讓人矚目的基督跟隨者，提供包羅萬象的描繪。儘管他們的生命，以及與神的深刻經歷，很少能跟作者從聖靈的洗和充滿此一教義角度相符。

全書以聖經的人物出發，從以諾到使徒保羅。有趣的是，作者緊接著討論了「外邦的聖徒」（希臘、波斯和羅馬），同樣也是放在聖靈影響的角度來談。下一章，則是轉而關注早期教會的知名基督徒，直到全章的最後，才非常簡短地轉到了宗教改革與「改革宗教會」。

第一個被勞森選出來單獨談論的人物是薩沃那柔拉 (Girolamo Savaonarola, 1452-1498)，一位宗教改革的先

驅。薩沃那柔拉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當時的我真的被震撼到）便是他對聖潔的追求，追求一個全然不同、超乎自然的生命品質——一種「從天而來」的生命。薩沃那柔拉甚至爲了達成這樣的生命，準備獻上自己所有的一切。事實上，這樣的生命，出現在勞森介紹的每個人物身上。而且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帶動這些人往前的深刻經歷，並非全是聖靈的充滿和聖靈的洗，儘管聖靈確實都參與其中，也都有真實的充滿和洗禮。

的確，這些人的經驗中，不時都帶著洗禮和聖靈充滿的特徵；然而，更常見的，其實是這些經驗的時刻，往往出於對某個真理的澄清和理解而來，在那之後，才有如浪潮般的感受隨之湧上。這些經驗，通常就像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所說，是一種「敞開」，不但深到骨子裡，更因此永遠改變生命。

所以，勞森這樣描述本仁約翰（John Bunyan）：「本仁約翰走過一片原野時，他感覺自己從可怕的懷疑和絕望中被釋放了，有一句話突然臨到他：『你的義在天上』。憑著信心的眼睛，他似乎已經看見耶穌，他的義，坐在神的右邊。他描述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我身上的鎖鍊卸下了，我的痛苦和鐐銬也都解開了，所有的試探也隨之消散；從那時起，那些可怕的經文，不再困擾我。因著神的恩典和慈愛，我歡喜地回家。』」¹

我認爲，把書中各章談到的人物介紹出來，也有助於理解此書對我的影響。接著薩沃那柔拉之後的是蓋恩夫人（Madam Guyon）、芬乃倫（Francois Fenelon）、喬治·福克斯、本仁約翰、約翰·衛斯理、喬治·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克理斯馬斯·伊凡斯（Christmas Evans）、羅倫佐·多羅（Lorenzo Dow）、彼得·卡特賴特（Peter Cartwright）、查爾斯·芬尼、比利·布銳（Billy Bray）、雅各·聶樸（Elder Jacob Knapp）、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艾爾（A. B. Earle）、法蘭西絲·哈威迦耳（Frances Ridley Havergal）、戈登（A. J. Gordon）、慕迪、卜維廉將軍（William Booth），以及最後一章「其他著名的基督徒」（包括金碧士、彭威廉〔William Penn〕、亞當·克拉克〔Adam Clarke〕、威廉·蒲朗衛〔William Bramwell〕、威廉·卡沃索〔William Carvosso〕、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rd〕、愛德華·培森〔Edward Payson〕、杜樂雅·楚鐸〔Dorothea Trudel〕、布倫哈德〔John Christolph Blumhardt〕、菲比·巴樂馬〔Phoebe Palmer〕，以及布立思〔P. P. Bliss〕）。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勞森所列「著名基督徒」的清單，是帶著選擇性的，在很多地方也不算完整。不過，對當時閱讀的我來說，這些事情都沒造成困擾。反之，這些看來都可說是相當平凡的人，卻讓我有了深刻的印象，他

們所擁有的奇妙生命，也可以是我能擁有的。我從小生長的信仰圈子，人們基本上都很良善，不過，他們所看重的常常只在於信仰是否正確，以及其他人是不是也接受了這些信念。當然，這很重要，可是如果我們只看重這件事，帶來的後果就是一個又乾又無力的宗教生活，不管這個人再怎麼真誠，依舊難以抵擋各式各樣的試探。

換言之，看見神的行動實際介入了人類的生命，直到二十世紀都沒有停止，讓當時的我受到很大的鼓勵，敢於相信聖經與基督所應許的一切，對今天的每個人來說，仍深具意義。那些尋求主的平凡人物，最後真的找到了祂——事實上，主也親自到來，向他們顯現祂自己。很清楚的是，這些「著名的基督徒」找尋的並不是經驗，甚至不是聖靈的洗或聖靈充滿的經歷。他們尋找的是主自己，是祂的國度和祂的聖潔（太六33）。

從勞森筆下這些人物的故事，可以看得出來，尋找是活在基督裡的一個主要部分。那種「只在意教義是否正確」的基督教觀點，就實際層面來說，是不看重尋找這件事的。他們關心的是到底「到了沒」，卻不看重持續的尋找，認為旅途的下一站就是死後上天堂。但是在「著名基督徒」的光照下，我發現那條「看重持續尋找」的道路，這條路正如聖經所說的（例如：腓三7~15；西三1~17；彼後一2~11等等），正是神定意要賜給我們的生命。因

著信心從恩典領受的救恩，並非只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生命；同樣地，努力瘋狂地尋求神，並非等同是「靠行為得救」，而是信靠基督救恩的一種自然表現。持續地作門徒，搭配著持續地尋求更多的恩典與生命，是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的必然反應。當然，這個反應所帶來的成果、對神的經歷，不會一蹴可幾，卻也絕非不尋常；有時候很深刻，有時候又剛好相反。

「更深刻」也代表了「更全面」。勞森所挑選的「著名基督徒」，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非常中肯。這一點教了我很多事。這些人物的背景很多元，來自各種文化與宗派。當中有不少浸信會的背景，正好也是我的宗派，因此給我很大的幫助。不過，也有出自天主教、聖公會、循理會、救世軍等背景的人。

明白對神的經歷、聖潔的呼召和力量，並沒有宗派的界線，讓我知道要小心分辨許多用來排擠他人的教義和宗教儀式，並且不該過度強調。

用保羅的說法，我學習到的是分辨瓦器和寶貝的不同（林後四7），我應該更看重的是寶貝：基督活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我們都該活出順服基督的生命。從神而來的祝福很自然就會讓人開創出一些宗派，但是個別的宗派都不該自視為神賜下祝福的惟一方式。任何一個宗派或是傳統，我們都該尊重，因為神真的祝福了這些宗派的人。然

而，這一切終究只是瓦器而非寶貝。同樣地，我們也該謙卑地知道，自己是個瓦器。

對聖潔的渴望、對力量的渴求、對祝福的需要，也沒有社會和經濟上的限制。這件事對我來說，也很重要，因為很多「著名的基督徒」在人群當中，其實並沒有什麼地位，甚至否定了他們原有的地位。我自己不但因此得到個人的盼望，更看到聖經所說「沒有學問的小民」（徒四13），到了現在這個時代，依舊可以為整個世界帶來關於神的認識。勞森讓我看見，不管一個人在世俗眼中有多不重要，神是如何能夠透過他來帶出重大的改變。我也因此明白，自己的生命或服事若有任何的價值，也不是因為我的緣故。

緊接著勞森的書之後，我也開始把這些「著名基督徒」所寫的書籍找來閱讀。首先，是金碧士的《效法基督》，那本書至今都還是我的良師益友。然後是約翰·衛斯理，特別是他的日記與講道。在那之後，我讀了勞威廉的《呼召過聖潔生活》，以及泰勒的《聖潔的生與死》。還有就是芬尼的各種作品，特別是他的自傳與奮興講道集。

隨著我的閱讀擴張，我開始閱讀路德和加爾文的作品，並且觸及晚期清教徒的著作，同樣獲益良多。這些書幫我建立了更完整的神學架構，支撐我過一個在基督裡渴求聖潔與力量的門徒生活，並且避開完美主義和「行爲與

功德」的陷阱（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三卷，在這件事上特別有幫助）。我也從潘霍華那裡學到不作門徒的愚蠢，他所說的「廉價的恩典」，其實並沒有偏離路德與加爾文的看法。

在閱讀這些基督徒偉大著作的同時，我也持續閱讀哲學家的作品，從柏拉圖開始。我高中畢業之後，曾經過了兩年的務農生活，便是從那時候開始讀柏拉圖（我把柏拉圖的書放在我的帆布袋裡）。

所有這一切的閱讀經歷，持續把我帶回聖經，特別是四卷福音書。我發現耶穌和祂的教導——一如保羅所說「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弗三8）——正是人類努力追求的真理和智慧。

耶穌回答了生命的四個重要問題：什麼是真實（神和祂的國度）？誰「蒙祝福」活得美好（活在神國度裡的每個人）？誰是真正良善的人（任何一個被神的愛所充滿和浸透的人）？以及，我該如何成爲良善的人（在國度生活裡忠心地作耶穌的學徒，從祂學習怎樣用祂的方式來活出生命）？

這些問題是所有人類都該回答的問題，因爲關係到生命的本質，也是每一個偉大的老師必須處理的問題。在福音書裡，耶穌基督以與眾不同的答案回答了這些問題，並且透過祂的子民展現出來，讓更多的人可以理解與檢

測。祂不迴避任何問題，也不逃避任何議題。今天，我們的世代正等候著祂的門徒來做同樣的事情。

我從未停止感謝勞森和他的小書。對當時的我而言，《享受基督——屬靈偉人的深刻見證》來得正是時候，使我得以從真實的人身上看見，耶穌基督與祂國度的具體展現，見識到活在聖靈中的生命。換言之，我因此「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弗一18~20）

任何一位捧起這本書的讀者，都應該能從中汲取那簡單卻又明顯的真理，也就是聖經所描繪關於基督和祂國度的真理：凡專心尋求神的人，就必被祂尋見（參：耶二十九13）。這正是人類生命最終的目的。

20

司傑恩的《一間奇妙的房子》

在所有威脅信心、觸動基督徒神經的事情當中，失去所愛之人無疑是最難承受的一件事。最大的痛苦，就是生離死別的痛苦。我再也無法拿起電話跟我的姐姐和父親講話這件事實，成了心中持續不斷的傷痛。不過，在面對死亡（不幸的是，死亡的規則至今無人可以倖免）時的恐懼與不確定，多少也跟我們無法直接理解死後的生命情景有關。

身為基督徒，我們都知道（或至少聽說過），基督和祂的門徒是如何榮耀地描述未來那個與神同在的生命。可是，恕我坦白地說，很少人真的相信這一切。所謂真的相信，代表的就是在所做的每件事上，都自動地把這一切當

成真理。我們存在的每個孔隙，都相信耶穌每一個朋友的結局，要遠比死亡好得多。面對生離死別的痛苦，我們可以因為所愛之人如今都已「更進一步地深入」神的偉大與祂置身的世界中，為著他們所享受難以盡述的福祉感到喜樂。也因此，耶穌才有理由對祂身邊的朋友說：「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約十四28）

換言之，耶穌面對死亡的態度，總是無憂無懼的，就連釘在十字架上都不例外。當時有一個和耶穌一起釘十字架的可憐人，發現了耶穌是誰。他請求耶穌得國降臨的時候，能夠記念他。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在耶穌那裡，「樂園」被理解成一個讓人嚮往的地方，一個充滿生命的地方。

和這個宣稱相近的，是耶穌談到「人若遵守他的道，就永遠不見死」的經文（約八51~52）。這也就是說，他們將不會經驗到人類普遍預期將會發生在身上的事情。同樣地，祂也在前往拉撒路的墳墓時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十一25~26）因此，耶穌以人的身分敗壞了死亡，無疑是初代基督徒的共識（參：來二14~15；提後一10）。

所有一切的核心就在於耶穌，祂活在肉體死亡的兩

邊：祂的與我們的。詩歌很真實地唱道：「因祂活著……」。因此，有了對於耶穌超越死亡的豐富經驗，讓保羅很有信心地這樣說：「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我們……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林後五6~8）透過自己的經歷（在仍未經歷復活的情況下），保羅得以瞥見那個被釘十架的犯人與耶穌相遇的世界。

當保羅告訴腓立比教會，「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21），因此「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腓一23~24），他正在表達自己對於生命的延續有著單純而不變的信心，而這一切都來自於過往的經驗，奠基在神所造的世界，以及耶穌在其中的地位上。因著過往的經驗，讓生命的延續得以成為保羅心中最真實的一件事，也讓他可以很自在地就把耶穌和祂的國度視為永存的真理，永遠承載著每一個耶穌所關心的生命。保羅的行事為人都搭建在這樣的基礎上。

這份對於生命將在神的手中得以延續，持續與祂同行世界中的確信，釋放了我們不再「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帖前四13）。也是在這一點上，司傑恩美妙的故事能夠幫助我們。書中的聖經與神學內容相當扎實，儘管對許多閱讀聖經和進行神學反思的人來說，故事所描述的具體內容、圖像和行動，還是會使得他們感到驚

歎。爲了解決我們的需要，這樣的驚歎是必要的。這需要是何等巨大——甚至可說是嚇人的，如果你曾看過基督徒在面對肉體死亡時所忍受的痛苦。耶穌之所以會在拉撒路的墳前哭泣（約十一35），不外乎就是因爲祂想到，當人們看不見在神裡面不死的生命，面對的將會是何等悲慘的景況。事實上，當時耶穌的身邊便是被類似的慘狀所環繞。

同樣重要的是，司傑恩在《一間奇妙的房子》（*A Room of Marvels*）的處理方式是輕柔的、溫和的，甚至還帶點俏皮與幽默。然而，背後所傳遞的，卻是深觸人心、滿有智慧，並且再真實不過。我們可能都曾在魯益師或是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有過類似的經驗。在這裡，司傑恩巧妙地結合了上述種種特質，你可以像閱讀其他文學作品那樣來閱讀司傑恩的文字。好好享受其中，藉著想像力，這本書讓肉體死後的生命，以及與這件事有關的真理教導，變得非常真實。你的靈魂將因此「對於生命將在神的手中得以延續，持續與祂同行世界中」，有了更多的確信，神的話和神的靈會藉著這些文字進入你的生命裡。我們不再承受無意義和痛苦的重擔，這種重擔將落在那些無法具體地將生命視爲永恆靈性實體的人；反之，我們將能夠以一種裝備我們、支持我們，在生命中引導我們的方式來看待聖經的真理，進而活在神的豐盛世界中。天堂，是現在就開始的。

臨別贈言： 「所以，你們要去……」

現在，該去做什麼？
改變世界嗎？不！

讓教會悔改嗎？教會有著神的光照和護佑，豈不因此更有責任要起來引導人們嗎？聖經不是說：「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嗎？

不過，答案仍是「不」。不是要先「讓教會悔改」。

「所以，你們要去……」所代表要優先採取的行動，就某種意義來說，其實是：我要悔改。

如果，想要讓教會和世界悔改，我們要先從自己開始。若真的明白作耶穌的門徒是怎麼一回事，就會知道，從自己做起是最有效也最明確的一件事情。我們的主從來



就沒有說要讓世界悔改，或是要改革宗教組織。祂確實說過，一旦被聖靈充滿，我們就要起來作祂的見證，「直到地極」（徒一8）。所謂的見證人（witness），指的就是那些能夠讓其他人知道某些事的人。他們是機智（wit）的一群人。他們不是機械怪手，雖然他們所做的，確實帶來激進的改變。

反之，主對祂的門徒說：「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除此之外，神沒有給我們其他的任務。換言之，其他任何事情，都該先放在一邊。

所以，當「我們去」的時候，我們是以門徒的身分去的。並不是今天一般人所說的「基督徒」——這個詞當然也很好，只要我們的意思優先是指作耶穌的門徒。不要忘記，當初領受耶穌大使命的群體，全都是由平凡人組成。然而，耶穌與他們在三年的時間裡，一起建立親密的團契關係。他們親眼看見耶穌如何活在神國度的脈動中。每一天，都從耶穌的教導、引導、指正中受到影響，看到祂的死亡，也知道祂超越了死亡。他們並不完美，然而在耶穌的團契中，這一點也不是問題。每件事情都轉向了他們所學到的事，以及知道誰是真正的「主」。

因此，「當我去」的第一步，就是作祂的門徒，持續從祂身上學習如何現在就活在神的國度裡——用我的生命，實際在過的生活，而非只是在教會或「宗教」的場合

裡。這是耶穌說「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兩者並不分開）的真正意思，是祂最主要的教導，同時也滿足了徘徊世上每個人的首要需求。我們要作出激進的選擇：選擇老師，從祂那裡接受你該受的建言和訓練。凡是聽過耶穌的人，都會採取此一信心的舉動，任何輕忽或是迴避作選擇的人，都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參：路十四26）；事實上，他還置身在極大的危險中。沒有作出激進選擇成爲祂學徒的人，是不可能真的「相信耶穌」，也不可能透過祂來相信神。不管這個人做些什麼，都不會「有用」。正如本書前言討論過的，今天的我們正處於類似的困境中，我們發明出一種不同於作門徒的信心，或許還稱之爲「基督教」，照著這一切在過日子。

反之，一旦用基督的生命作爲門徒的內涵，以耶穌的人性爲依歸，我們就處於「作見證」的位置，帶領別人來認識祂，讓人對「真實」有所醒悟。過程中，人們將學習到自己是誰，神對他們的心意又如何。透過在每件事情上都倚靠耶穌，每個人都可以學習成爲應該成爲的那個人，成爲內心渴望成爲的人（彷彿那是惟一的可能！）。在「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約二十17）照顧下，個個都成爲耶穌的學徒。藉著領受指導和訓練，三一真神擁抱著他們，也擁抱著其他的門徒（約十四20～26），讓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做到耶穌所說的

事。再也沒有「大抗命」。

現在，我們有了該做事情的骨架。藉著實踐的信心踏入大使命裡，真正掌權的那一位將會看顧過程的一切，正如祂也總是在我們這麼做的時候參與其中。祂「總是」與門徒「在一起」，也因此「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才會真的是個真理。但是在兌現這些支票之前，一定要注意，種種一切的目的，都是爲了讓人成爲耶穌的門徒。

好吧，不過，有人可能會說，教會和世界又如何呢？難道就不管了嗎？當然不是！不過這不是你我的工作。更何況，假如我們想靠自己來改變教會和世界，很有可能會傷了許許多多的人，甚至讓自己陷入慘況裡。那是神的工作，祂會完成，以原本就該有的方式。我們要麼是一點頭緒也沒有，要麼就是只知道點皮毛。

可是，我們難道不該針對當前的處境爲世界做些事情嗎？毫無疑問，我們是必須的，肯定有許許多多的機會將出現在眼前。我們要盡力而爲。但是不要靠你自己來承擔，企圖讓某事發生。每時每刻都要記得，誰才是整個場景的主導者——不是你也不是我。在神在人面前都要謙卑，特別是在那些認爲我們錯了的人面前。

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任何想法或是想改變的事情，變得比作門徒的操練還重要，甚至取而代之，要不斷地與

耶穌同行。這應該是我們要持續的任務，使得我們能夠向身邊的人作見證，並且產生有力的影響。我們將走在通往改變世界與教會的道路上。

有些人會認為，透過耶穌的門徒訓練，讓內在變得更像基督的方法，把信仰變得太「私人化」（「寂靜派」或「敬虔派」常被這樣連結）。事實上，他們只是並沒有真的明白，住在基督裡的靈性生命是怎樣運作的。沒有人能夠把神在耶穌門徒生命裡點燃的火焰「私人化」，耶穌自己就曾指出這一點：「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一個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太五14～15；參：可四21；路十一33）。

此一事實已一次又一次地，在歷史中得到展現，其中又以西元第二到第三世紀的中東世界最為顯著。一種獨一無二的新生命，伴隨著強大的力量，從這個人散布到那個人，整個世界都因著這股停不下來的力量而驚動。特土良（Tertullian）在他的第一本書《護教篇》（*Apology*）裡便如此說到：「人們哭喊著整個國家都被包圍了；基督徒出現在平地、在港口、在離島。各種性別、年齡、環境、階層的人，都加入了這個教派；許多人為著這個損失而哀嚎。」

俄利根（Origen）也在《駁克里索》（*Against Celsus*）裡寫道：「除了基督宗教外，其他的宗教形式都將被摧

毀。基督宗教將單獨存在。終有一天，基督宗教會獲得全面的勝利；在那一天，基督宗教的原則將進入每個人的心中。」

特土良還指著周遭的羅馬世界說：「彷彿不過昨日，如今我們已經充滿了屬於你們的每個地方——城市、小島、城堡、鄉鎮、集會、你們的軍隊、你們的族群、商店、皇宮、元老院、廣場；你們只剩下了廟宇……你們的殘暴與算計做不了什麼事。我們的數量增加的速度遠超過你們所摧毀的。殉道者的血液是他們的種子。」

因此，不管是改變世界還是改變教會，我們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個別地成爲耶穌的學徒，因爲祂是救主，要來拯救神所愛的世界。「所以，我們要去」的方向很清楚：去成爲耶穌的門徒、祂的學徒，並且活在神的國度裡。一旦我們的言行舉止都學像耶穌，就成了祂的見證人，引領更多的人來認識和渴求這份信靠基督的生命。這一切都是真的，是有用的，任何人都能參與其中。世上再也沒有什麼能與之相比。

這就是一切所有。

附註

第一章

1.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translated by R. H. Fu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中譯本：潘霍華，《追隨基督——作門徒的代價》，鄧肇明、古樂人譯，1965。)
2. Leo Tolstoy, *The Kingdom of God and Peace Essays*, translated by Aylmer Mau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158.

第二章

1. A. W. Tozer, *I Call It Heresy* (Harrisburg, Penn.: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74), pp. 5f.

第四章

1. 參考我的著作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s* (Harper & Row, 1988)，第一章。(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第六章

1. 我在這裡談論的重點，都是發展自我的著作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NavPress, 2002)。 (中譯本：魏樂德，《心靈的重塑》，譚晴譯，香港：天道書樓，2006。)

2. 參 Richard McBrien, *Lives of the Saints* (HarperSanFrancisco, 2001), pp. 18ff., 書中有很好的描述。
3. 可參考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NavPress, 2002), pp. 38, 40 的圖。(中譯本：魏樂德，《心靈的重塑》，譚晴譯，香港：天道書樓，2006，第40、43頁。)
4. 參考我的著作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s* (Harper & Row, 1988), p. 16. (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5. *An Augustine Synthesis*, edited by Erich Przywara (Peter Smith Publisher, 1970), p. 89.

第七章

1. Gerald G. May, *Care of Mind, Care of Spirit* (Harper, 1982), p. 6.
2. Marcial Maciel, *Integral Formation of Catholic Priests* (Alba House, 1992).
3. 進一步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考我的著作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s* (Harper & Row, 1988). (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第十章

1. 參 St. John Cassian, *The Monastic Institutes* (London:

Saint Austin Press, 1999)。

第十一章

1. 關於這一點的進一步討論，請參考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NavPress, 2002) (中譯本：魏樂德，《心靈的重塑》，譚晴譯，香港：天道書樓，2006)，特別是第二章。
2. 更多相關的闡述，可以參考 Frank Laubach, “Letters of a Modern Mystic” and “Game with Minutes,” in *Frank C. Laubach: Man of Prayer* (Laubach Literacy International/New Readers Press, 1990).
3. Thomas Watson, *All Things for Good* (1663; reprint,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6), p. 74.
4. 摘自 Dallas Willard,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s* (Harper & Row, 1988), 165. (中譯本：魏樂德，《靈性操練真諦》，文子樑、應仁祥譯，台北：校園書房，2006。)
5. 進一步相關的討論，請參考 Richard Foster,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Harper&Row, 1978) (中譯本：傅士德，《屬靈操練禮讚》，周天和譯，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82。) 以及他的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HarperSanFrancisco, 1998) (中譯本：傅士德，《屬靈傳統禮讚》，袁達志譯，香港：天道書樓，2001。)，亦可參考我的《靈性操練真諦》。
6. 參考傅士德的《屬靈操練禮讚》，以及我的《靈性操練真諦》第九章，裡面有許多靈性操練的清單與說明，每一種操練也

都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第十二章

1. 此一境況，我在《神聖的約定》(*The Divine Conspiracy*)的第二章有更詳盡的討論。(中譯本：魏樂德，《神聖的約定》，徐成德譯，台北：中國主日學，2007。)
2. 對於這股在靈魂的事情上重燃興趣的討論，可參考 M. Ventura, "Soul in the Raw: America Can Sell Anything, Including That Most Ephemeral Commodity: The Soul," *Psychology Today* 30, no. 3(1997): 58-83.
3. 歷史上與這傳統有關的人物，包括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亞里斯多德(《論靈魂與尼各馬可倫理學》[*On the Soul and Nicomachean Ethics*])、普羅提諾(Plotinus, 《九章集》[*Enneads*])，特別是第四章)，這些書有各種不同版本。在基督教的傳統裡，特土良(Tertullian)寫過《論靈魂》(*On the Soul* [available i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seri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0])，中譯本：德爾圖良，《論靈魂和身體的復活》，王曉朝譯，香港：道風書社，2001)。此外，奧古斯丁也有許多關於靈魂本質的著作。與奧古斯丁同期，還有伊米撒(Emesa)的主教，梅西烏斯(Nemesius)寫過一本《論人的本質》(*On the Nature of Man*, available in volume 4 of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5])，用了許多篇幅討論靈魂的事。基督教裡關於靈魂最經典的討論，仍是阿奎那莫屬，特別是在他的《神學大全》「論人」的段落 (*The Summa Theologica*, part 1, questions 75-90, many editions)。

4. Plato, *Laws*, book 10.
5.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2.
6. 更多關於靈性操練的討論，可以參考傅士德《屬靈操練禮讚》，以及我的《靈性操練真諦》和《心靈的重塑》。

第十五章

1. See my “Degradation of Logical Form,” *Axiomathes* 1-3 (1997): 1-22, esp. 3-7.
2. Herbert Welch, ed.,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Eaton & Mains, 1901), p. 186.
3. Welch,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p. 198.
4. 本章討論過的許多主題，可以進一步參考 J. P. Moreland,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NavPress, 1997)。

第十九章

1. James Gilchrist Lawson, *Deeper Experience of Famous Christians* (Barbour Publishing, 2000), p. 133. (中譯本：

詹姆士·勞森，《享受基督——屬靈偉人的深刻見證》，橄欖編譯小組譯，台北：橄欖，第115頁。）

版權說明

本書內容全都經過授權。若有任何未經同意，版權上有所疏忽的地方，並非所願。如有任何類似情況，懇請告知，以便在未來的版本中補正。

第一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0, 1980). Also published as Appendix II in *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 (HarperSanFrancisco, 1988).

第二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 occasional publication, *The Journey* (1995), for a Biol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第三章

First published in *Promise*, a Korean Christian publication of Tyrannus International Ministry, January 1996.

第四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 1990).

第五章

A short version of this piece appeared in *Leadership Journal* 19, no. 4 (Fall 1998): 57.

第六章

An address for a conference at Samford University (Beeson Divinity School), Birmingham, Alabama (October 2-4, 2000), later published i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For All the Saints: Evangelical Theology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edited by Timothy George and Alister McGrath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3), pp. 39-53. Used by permission.

第七章

These remarks, prepared for a seminar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Richard Mouw as president of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on October 22, 1993, were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vol. 28, no. 4, ©2000, Rose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Biola University: 254-58.

第八章

First 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Educator's Handbook on Spiritual Formation*, edited by Kenneth Gangel and James Wilhoit, Baker Academic,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

1998.

第九章

A booklet first published by Tell the Word, a publishing ministry associated with 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Washington, D.C., 2003.

第十章

Previously unpublished. In the fall of 1999 a small group of Christian teachers gathered in retreat near Idaho Springs, Colorado, to prayerfully reflect on the meaning and prospects of Christian spiritual formation today.

第十一章

First published in *The Pastor's Guide to Effective Ministry*, edited by William H. Willimon, Beacon Hill Press, 2002.

第十二章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ey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vol. 26, no. 1, © 1998, Rose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Biola University.

第十三章

This is a considerably revised version of a talk given at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Alonzo L. McDonald Family Professorship i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tudies in 1998.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conference volume *Where Shall My Word'ring Soul Begin?: The Landscape of Evangelical Piety and Thought*, edited by Mark A. Knoll and Ronald F. Thiemann, ©2000,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第十四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World Christian/U* (January 1989), a magazine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第十五章

First published in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vol. 28, no. 4, 1999.

第十六章

From *Christian Spirituality*, edited by Frank Magill and Ian McGreat, Harper and Row, 1998.

第十七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eresa of Avila: Selections from The Interior Castle* (HarperSanFrancisco, 2004).

第十八章

Taken from *Invitation to Solitude and Silence* by Ruth Haley Barton ©2004 by Ruth Haley Barton.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InterVarsity Press, P.O. Box 1400, Downers Grove, IL 60515. www.ivpress.com.

第十九章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ndelible Ink*, edited by Scott Larsen (WaterBrook Press, 2003).

第二十章

First published as the Afterword in *A Room of Marvels* by James Bryan Smith (Broadman Holman, 2004).

訂購辦法

- 校園網路書房

網址：<http://shop.campus.org.tw>

- 博客來網路書店

網址：<http://www.books.com.tw>

- 信用卡或郵遞訂購

可直接利用傳真電話：02-2918-2248

或者直接郵寄：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0號6樓

如已傳真，請勿再投郵，以免重複訂購

- 郵政劃撥訂購

劃撥帳號：19922014

戶名：校園書房出版社

- 書目價格為台幣建議售價，但會依當時物價調整，敬請到校園網路書房或致電本社查詢。

- 一律掛號郵寄訂書。郵購金額滿1500元免郵費，500元（含）以上郵費80元，500元以下郵費55元；國外郵購金額1000元以上，郵費以金額20%計；1000元（含）以下，郵費以金額25%計；400元（含）以下，郵費一律100元。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社服務電話或使用電子郵件接洽

(02)2918-2460分機240~244或E-mail：sales@campus.org.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am~5：30p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大使命與大抗命：再思耶穌的門徒訓練 / 魏樂德

(Dallas Willard)著；應仁祥，東紋尼譯. --

初版. -- 新北市：校園書房, 2016.03

面； 公分

譯自：The great omission : reclaiming Jesus's
essential teachings on discipleship

ISBN 978-986-198-484-1(平裝)

1. 基督徒 2. 靈修

244.93

105000738

當我們自行研發的門徒訓練、教會增長、社會參與都失效的時候，該是拿起耶穌「大使命」的門徒說明書，重新遵照指示的時候了。

在今天的基督徒當中，存在一個普遍的假設：我們可以只作個「基督徒」，而永遠不用變成門徒。作門徒與否，竟然成了只是一種選擇。於是，教會裡充滿了「不作門徒的基督徒」，我們既無法活出像耶穌那樣的獨特生命，也無法使「萬民」跟隨主。

這是對耶穌「大使命」的「大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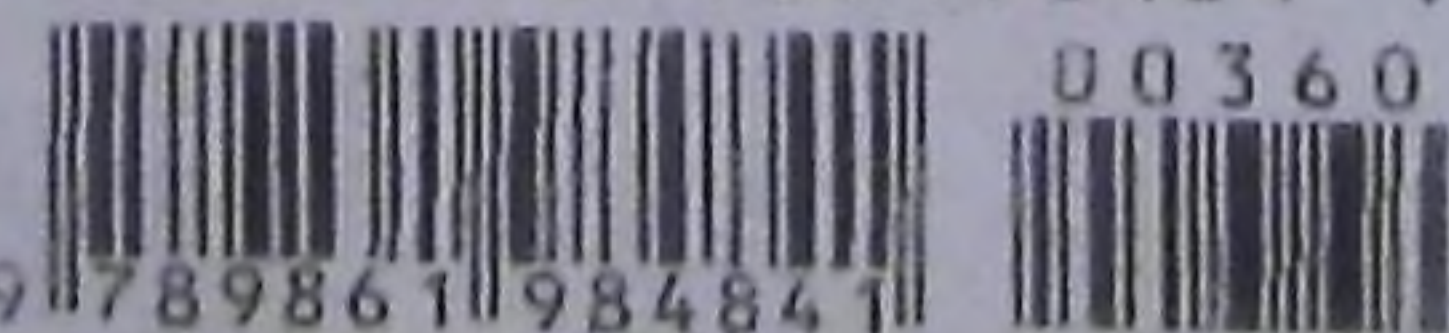
我們如今不得不承認，許許多多基督徒的生命，與耶穌所應許的、新約聖經所展現的天國生命素質，有著極大的差距，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在當代福音派思想家當中，魏樂德根基於深刻的信仰省思，清楚地描述靈命塑造在「作主門徒」上的重要性，好使門徒能真正活出像耶穌基督那樣的生命，帶出一場持續到永久的道德革命。本書反映出魏樂德對於問題的診斷和解決方案，對於「大抗命」的反省和「門徒」定義的釐清，以及對於「靈性塑造」、「靈命操練」在門徒塑造上的貢獻。魏樂德的神學反思，將會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思考和挑戰。

NT\$360

設計 / 李家珍

ISBN 978-986198484-1



9 789861 984841

00360

校園書房出版社

A1562